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百卷文库

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工作者协会 编

初中生

同心出版社



本卷主编的话

《初中生》杂志从1985年创刊至今，已走过了整整11年的历程，蓦然回首，留下的，是一串串闪光的脚印。目前，我刊发行量已近300万份，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10家期刊之一，并曾多次荣获全国性大奖。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广大作者的支持和读者的厚爱分不开的。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作为一家学生刊物，我们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作者，十几年来，刊发的学生习作已成千上万。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帮助中学生尽快提高写作水平，应中国少儿报刊协会之约，我们特从近几年所刊发的学生习作中精选了100多篇汇编成册。书中所选的这些习作，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范文，而且涉及到了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将其按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即：自我篇、家庭篇、学校篇，社会篇，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学生作文的题材领域，不仅抒发了当代中学生的远大抱负，记录了他们成长的轨迹，而且叙述了中学生所体验到的浓浓的亲情，反映了他们对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不仅描绘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体现了中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而且勾划了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凝聚着中学生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思考。因此可以说，这本薄薄的习作选，几乎囊括了初中学生的全部世界。

21世纪即将来临，现在的中学生，将是未来世纪的建设者。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未来社会对今天的青少年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而一定的写作能力，又是一个人步入社会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我们选编此书，就是希望中学生能开阔视野，从同龄人的优秀作文中受到启发，得到借鉴，从而全面提高写作水平和鉴赏能力。同时，该书不仅是广大青少年练习写作、提高写作和鉴赏能力的重要参考书，也是语文教师指导和讲评作文、家长辅导学生作文的极好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序

余心言

中国的少年儿童报刊，正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正式出版的已经超过200家。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有面对中学生的，有面对小学高年級的、低年級的，还有面向学龄前幼儿的；有的以图为主，有的以文字为主；从内容看，有综合类、科普类、文艺类、艺术教育类、学习类；还有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

在广大少儿报刊编辑以及少年儿童文学工作者、美术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少儿报刊源源不断地为广大少年儿童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健康成长。少年儿童报刊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报纸和刊物都是定期出版的。它的长处是能够及时向读者提供新鲜的信息，满足读者的需求。缺点是不便保存和检索。虽然现在已经有了计算机手段。但似乎还没有哪一家报刊已经做到全文输入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的使用也还远未普及。许多优秀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了，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是事过境迁，也就成了明日黄花，后来的读者想找也找不到了，许多读者还根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作品。而少年儿童又是人生的成长阶段，每年都有上千万的新读者进入这支队伍，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老读者离开这支队伍。新的读者需要新的知识、新的读物；他们也有许多需求同他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是类似的。报刊又不可能老是炒冷饭，大量刊登过去的作品。这是一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使一些作者辛勤劳动的精神产品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新一代小读者的需求，这是一个值得花气力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的组织下，各家少儿报刊编辑部共同努力，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好办法。我翻阅了已经编好的几本书稿，感到内容是相当精彩的。一册在手，不同的读者就可以饱览自己喜爱的报刊中多年积累的精华。

这一套文集出版的另一方面功效是，便于各少年儿童报刊回顾总结自己的经验，互相交流，共同进行规律性的探讨，促进整个少年儿童报刊事业向新的高峰迈进。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今天的雏鹰将要在新的天空中搏击。他们有理由要求获得更精美的精神营养。我相信，我们的少年儿童报刊百花明天必将更加光彩夺目。

1997年1月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自我篇

一双大脚

黄君秀

爸妈的脚板又宽又长，遗传赐给我同样的礼物。上学后，长期重复那遥远的山路，我的脚板磨得更加粗壮。许多人对我说：“女孩子生一双大脚，太难看了。”

从小学到初中，我穿的都是又长又大的布鞋。同学们穿着漂亮的尖头皮鞋在我面前晃过，那有节奏的皮鞋声把我引进无边的幻想，可醒来后却只能回味莫名的痛苦。摸着那丰厚的脚背，我真恨不得用刀割掉一层。我甚至开始为这双大脚自卑，从不敢在大众场合伸出这双丑脚，连关于鞋子的问题也从不涉及。室友们试穿皮鞋的高兴劲总把我推进无底的深渊，那乐趣对我来说简直是奢望，永远也不会光临我。

一天，好友告诉我，脚越大，就越要穿小皮鞋，束缚它的生长。我终于从无边的苦海中看到了一丝光明，当天中午就上街买了一双皮鞋。我咬紧牙把一双大脚挤进去，说不上好看，肥厚的脚背肌肉明显地鼓出。“也许过十来天，这双大脚就会变得小巧玲珑。”我安慰着自己。

穿了一个下午，我感觉到脚背隐隐作痛，像针在刺。晚上洗脚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双畸形的大脚，两道深隐的皮鞋印还呈现出清楚的血痕。那个晚上，我痛得失眠了。

第一次，我感到自己是何等愚昧，竟自己折磨自己，自己欺骗自己。第一次，我体会到了作茧自缚的痛楚。

原来天性来不得半点压抑，自然美才是最真实的，才是最美丽的。

我的中国心

于晴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无论何时我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从小我就爱听张明敏的这首《我的中国心》，可由于当时年龄小，不能明白其中的含意。我曾幼稚地问过妈妈：“妈妈，‘中国心’是什么？”当时，妈妈轻抚着我的头，深情地说：“这是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也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具有的一种感情。”也许就是妈妈这句话，成了一粒种子，埋进了我的内心深处……

1992年6月，我和妈妈作了一次跨越国界的旅行，来到一水之隔的日本，探望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爸爸。

由于我从小就学习弹钢琴，这方面的水平较高，所以爸爸特地为我联系了一位钢琴老师——信浓小姐，让我跟她继续学琴。

一天晚上，我演奏了几首中国乐曲，信浓老师听完，伸出大拇指赞叹不已，还特别强调我的弹法与一个德国大师很相似。我告诉她，我是由一位中国老师教的，一个很普通的老师。

信浓老师又问：“你每天在哪儿练琴呢？”我听了感到很奇怪，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还是一五一十地回答道：“在家里练呀！”

“你们自己家里也有钢琴？”信浓老师露出一脸怀疑的神色。

“当然！”

“噢，简直不敢相信，连中国人家里也会有钢琴！”她边说边做了一个很夸张的动作。

听了这番话，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原来这些外国人一直把中国人看成二等公民，把中国看成落后国家。我的心紧缩成一团，如同一只握紧的拳头。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从这一天起，我心里的那颗种子便开始迅速萌发，我也开始成熟起来。我用红、黄两色的水彩笔画了一面五星红旗，把它贴在床边，每当我躺在床上，就像躺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一样……

过了几天，信浓老师一大早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晚上有一场钢琴比赛，让我作好准备。我高兴极了。我一定要为中国争口气！我一定要夺魁！

晚上，我穿着礼服，轻抚着床头那面五星红旗，不知怎的，我觉得有一种感情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地唱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是第一个参赛选手，当我走上台的时候，我镇定地宣布：我有两首参赛曲，一首是《彩云追月》，一首是由中国作曲家改编的日本民歌《樱花》。

也许是我将自己的情感全部融进了演奏之中，我只觉得热血在沸腾，曲子越弹越激昂，我的心潮也越来越澎湃。我仿佛看见了奔腾的长江，咆哮的黄河，雄伟的长城，巍巍的黄山……我看见了祖国的一切！

当我演奏完毕，台下掌声四起。一位在东京大学任教的老教授执意要我留在日本，到他们那里深造。我谢绝了。我知道，日本有优越的生活环境，一流的教学设备，这些都比中国强。但是，儿不嫌母丑，我的根在中国，我的心在中国，离开了祖国的人就如同一个离开母亲的婴儿一样。也许这就是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受到海外游子喜爱的原因吧。

每次回忆起这段往事，我总会用我的心哼起这首歌：“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我当小记者

于超

掰掰手指头，我当记者已有4年历史了。在这里，我想向大家说一些平日的采访故事。

印象最深的是拜访文学大师巴金老人。在巴老90华诞那天，我和“十佳少年”之一的张琳作为代表来到了巴老家中。在我们之前，已有许多人早早赶到了，会客室里一片欢声笑语，写字台上堆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贺卡。那天，老人显得格外精神，似乎早已把病痛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走过去，把一张贺卡送给他，又展开了为贺寿而特意绘制的两幅国画，巴老特别高兴地收下了，对着贺卡看了又看，然后，用不太连贯的四川话说：“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们，但有一样，就是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学做真人。”这番并不长的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霎时，闪光灯闪个不停，掌声涌动起来。巴老还给我题了词：“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

我很喜欢经典音乐，因此对音乐大师的杰出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次，获悉世界级指挥大师祖宾·梅塔和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访沪演出，下榻在新锦江大酒店里，我立即拎着傻瓜相机，兴冲冲赶往酒店。刚到三楼，忽然发现电梯旁通道里正站着那位著名的梅塔先生。不一会，帕尔曼也坐着轮椅出现了。我疾步上前，恭恭敬敬地递上名片，并用英语示意，希望我能和他们留一张合影。梅塔大师看看我，笑着点了点头，推着帕尔曼的轮椅，和我站在一块儿。就这样，一张珍贵的合影被摄下了。照片中，两位大师都在微笑，尤其是帕尔曼，笑得如同孩子一样快乐。他们似乎在用表情告诉我，音乐与微笑都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我也比较注意采访年轻人。曾采访过上海的主持人袁鸣，越剧王子赵志刚，还有香港影星张国荣等。与他们交谈，总有一种亲切的感受。听他们谈自己的经历，对于自己，是鼓励，也是鞭策。

虽然我是记者，但小记者毕竟不同于大报记者，要让别人不另眼相待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许多采访机会都要靠自己争取，还要耗去不少学习时间。因此，做一个小记者，应该说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我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几年的收获是很大的，自己在社会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有这样一个角落

张霓

初三了，学习生活枯燥无味，一天到晚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来。面临毕业考试的我，为了不掉队，一天到晚埋头在学习中。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几次考试，我都进步了，同学们羡慕我，我也得意起来。

慢慢地，同学们遇到学习上的一些问题时常来讨教于我，我自然是尽力解答，因为每个问题的思考、解决，对我也是一种锻炼。但是，段考时，我的成绩退步很大，我伤心极了。看着平日里成绩不如我的同学这次考试却排在了我的前面，我妒嫉了，恨他们为什么会比我好。突然，我觉得我不该给别的同学解答题目，那样做是在帮助他们超过我。于是，我决定不再为谁解答题目了。

有一天，张浩拿着一张纸和一支笔，从我对面走了过来，一看便知他是问问题。“这次考试你考得那么好，还有问题来问我吗？”没等他开口，我就冲他说着。他笑了笑，“我说你今天怎么啦？说话带刺，难道我考好不好吗？”“对，你该考好，平日那样努力，考不好，对得起你自己吗？再说，男孩总比女孩聪明，努力把力就上去了。”“别说我了，看看这道题目吧！”他转开了话题。“我不会做这题，太难了，你另请高明吧！”其实题目并不难，只是计算复杂些，但我不愿告诉他。他失望地转身又去问另一位同学，自然得到了解答。我坐在位子上，看着他和那位同学讨论着，猛然间，一种不安和惭愧袭上我的心头。

我反省着，自己的失败是骄傲所造成的，同学的进步是他们努力所得到的，而我给他们的只不过是一点微薄的帮助。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的心灵深处，竟有这样一个角落，那里充满了人性的弱点——妒嫉、自私、骄傲。虽然有人说每个人都有自私的时候，但我愿用我的爱、我的汗水、我的努力去填没它，直到不再有这样一个角落。

女孩的烦恼

龚艳

上苍造人总不那么周全。女孩那优异的成绩让人佩服，女孩那漂亮的脸庞让人赞美。女孩是个快乐的小天使。渐渐地，女孩发现自己身边的伙伴都如同春笋般长高了。而自己，就像永远长不大似的，在教室里的位置，是一个劲地往前移；在队伍中，自然也就成了“排头兵”；和同伴们并排走，总比她们矮一个头。更可恼的是，每当如实告诉别人自己已17岁了时，对方总会以惊异的眼光将女孩打量一番，说：“17岁了？看不出。”

女孩真想痛哭一场。

一天，女孩突然看到一份杂志登有《矮个子的福音——助长灵》的广告，尽管价钱有些棘手，但她愿意试一试。手捧着杂志，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迅速长高，这滋味真是妙不可言。然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以后，女孩又看到了许多类似的广告，她不惜代价，一一作了尝试。每次尝试，她都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一夜之间就长高，哪怕是两厘米、一厘米也好呀！但偏偏事与愿违，都以失败告终。女孩失望了，愤怒地大叫：“骗人！骗人！骗人！”

然而有一天，女孩看到了拿破仑的故事。她陷入了沉思：拿破仑是个身材矮小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古今中外，那些有成就的人，难道都是身材高大者吗？为什么我就那么死心眼？老想着长高就能长高吗？于是乎，女孩的脑子开了窍：个子虽比别人矮一截，但思想、精神可不能矮于别人呀！同时，女孩也深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必要苦苦强求长得那么高？让这恼人的琐事统统见鬼去吧！

女孩终于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了。一个快乐的女孩又回来了。

这个快乐的女孩就是我。

电视迷

王玉敏

提起看电视，咱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咱看电视的热心程度是非他人能比的。”

记得在五六岁时，因为当时村中还没有电视机，咱便在别人的怂恿下去别村看了回电视。谁知看了一次竟着了迷。如此三番五次后，家长大人便逼问夜夜晚归的我干什么去了。那时我人小，怕挨打，便从实招来。自此，家长大人便将咱严加看管，咱便再也没机会去别的村看电视了。

天无绝人之路，几星期后，对门的邻居从城里搬来全村第一台电视机。咱“近水楼台先得月”，此后便被邻居家的电视拴住又着了迷了。咱不说不吃饭就去看电视，不睡觉也去看电视，只说两件事你就知道了。

看见咱这眼了吗？小？对，这便是看电视的“功劳”。据妈妈说咱小的时候，眼睛也跟那大葡萄似的，全因后来在邻居家看电视时离得太近，日久天长才变小的。所以后来看电视时，妈妈总在旁边监视着。咱也不知眼睛小是不是看电视造成的，但经妈妈不止一次地说，便也信以为真，每次看电视都远而观之了。

又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因天气热邻居家便把电视机搬到外面来看。咱照例第一个到，在院子里找了一块洗衣服的木板坐下来，凉凉的，舒服极了。也不知坐在那里看了多久，“困神”开始向我袭击了，虽然电视节目正好看，而一时意志不坚强，后来的事全都知道了。第二天醒来时，惊奇地发现自己正躺在自家的床上，还以为是电视里的那位警察叔叔用摩托车把我送回家的呢！咱高兴万分，下决心今晚去后再睡着。谁知正异想天开时，却被妈妈羞得无处藏着：“你这孩子怎么搞的，昨晚怎么在你大娘家睡着了？你大娘关门时发现木板上躺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你小子。叫人家把你送回家来还不知道呢！还嘟嚷着看电视哩！”咱嘿嘿一笑，却照看不误，只不过再也没敢睡过觉。

现在家中早已有了电视机，且是彩色遥控的，再也不用担心睡着了。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总觉得在家中看电视，不如小时候在邻居家看得过瘾。

“集资生”

李燕喜

我们，“集资生”，其实是在升学考试一次或大或小的疏忽中诞生的，于是便有了字典里查不到的词汇，有了这听起来恼人的称呼。

但我们却有着与正常录取的同学同样的希冀与追求，需求与企盼，然而我们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拼搏。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除了父母的关怀、自身的努力，难道就不更需要老师的谅解与信任、同学的帮助与支持吗？

而今，老师检查学生的学业唯一便捷的方式便是考试，分数便成了老师区别学生优劣的签证。“集资生”在老师的眼里，因基础差，而成为班级的包袱；因成绩不好，而成了另册中人。父母也会因此而失去交集款时的热情与信心。渐渐地，“集资生”的心灵空间，也从此播下了哀伤与痛苦。

夜从蝙蝠的翅膀上抖落下来，明月给紧张的一天划上了一个似圆似缺的句号，天空里的星星似醒似睡地闪着一双调侃的眼睛。

想到再过几天就要进行开学考试了，我的心就失去了往日平缓的韵津：命运会怎样安排呢？结局又会怎样呢？我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害怕那个结局。匆匆流逝的时间，容不得我心灵的休息，容不得我灵肉的喘息，我将这样惶恐地踏入考场。卷入一场不流血但流汗的战争。为了这场战争，我付出了许多，付出许多完全多余的情绪。我恨它怨它又不能回避它。

记得班主任说过，这次考试要把学习好的与差的都列在成绩单后。这对我而言，无疑是无法回避的可怕的情形，难过的我又发愁，想到平日里，我学学学，到头来学到了什么？难道唯一的回报仅仅是羞愧与伤痛吗？我不敢反问自己，多想拥有一对长翅，无忧无虑地在蓝天白云下快乐地飞翔……

老师，同学，看见过秋后飘零的枫叶吗？它看似笑容看似火焰，其实那是血染的色彩。“集资生”正如那片飘落的枫叶，更需要温暖与支持。相信生活的爱不分彼此，相信所有的友情都要萌发！

哦，风铃

郇莹

女孩子难免有些浪漫。有风的夜晚，总想在小屋的窗前挂上一串风铃。微风过去，流淌出串串清越的音符，会给我的梦境增添多少温馨的情致！总幻想着某一天忽然收到一个精致的纸盒，打开一看，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串美丽的风铃……可惜，这天总也不来。

周末陪爸爸逛街，在一家礼品店里见到一串风铃，简直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晶莹剔透，泛着幽幽蓝光，柔和又细腻，心型架，系一个粉紫的蝴蝶结……暗藏了好久的情愫全都被它勾起，我甚至不顾少女的矜持，使出儿时的浑身解数，缠着爸爸买了下来。如获至宝地捧回，小心翼翼地挂起来，再细细欣赏这件杰作，如同面对一位久未谋面的老友，我的心儿呀，像在大风中鼓得饱满的帆，欢乐随着风铃一起荡漾。一时间便有千种柔情涌上心头，暗暗付度：今夜的梦，一定美得醉人。

一夜睡得极踏实，居然无梦。第二天醒来，已是红日满窗。我急切地将目光投向窗口，心陡然一沉：我心爱的风铃不见了，只剩下那个紫色的蝴蝶结，在风中轻轻摇曳，窗前的地上满是亮晶晶的玻璃碎片……我蓦然记起：昨晚，只顾陶醉，忘了关窗！

呆望着满地碎片，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了“心痛”。于是记起不知哪位诗人说过的话：“最美的东西，也往往最脆弱，犹如昙花一现，匆匆即逝……”我明白了：浪漫，原来刻意不得。

我想有个家

王灿灿

家是什么？

家，是社会的一个小细胞，是自己温暖的小窝，是宁静的避风港，是慈母的怀抱，是窗前那一缕迎接远方游子的灯光。

我呢？没有小窝，没有避风港，没有怀抱，没有灯光。我有的，是父母间无休止的打骂争吵。

终于，父母离异了，我像一只被抛弃的丑小鸭，茕茕子立。“如问家何在？飘飘雨里风里，凄惨惨眼里心里。”

从此，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门门功课都亮起了红灯。我成了不求上进的坏孩子，走到哪里都直不起腰，没有尊严，没有人格。为什么？我没有家！

我爱好写作，可每当我拿着写好的作文投稿时，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把不屑的目光投向我。凭什么？我没有家！

因为没有家，我只能在梦里梦见爸爸妈妈亲亲密密。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此情此景，多么令人向往，可是，这只是梦，醒来后，笑容还未从我的脸上消退，泪水已经蒙住了双眼。

去年中秋夜，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在街上走，身边不时飘过欢声笑语，不时擦过一家三口，乐融融的。可我只是一个人，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天上的明月啊，你把清辉洒给每个人，为什么不把欢乐也分给每一个人呢？

没有家，我学会了嫉妒，我嫉妒那些可以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的同龄人；没有家，我只能孤影自怜，黯然神伤。

如果有家，我一定会幸福，一定会快乐，老师信任我，同学们喜欢我……我会得到我本该拥有的一切。

我多么渴望有个家。

难忘 16 岁

梁挺

穿毛线衣的日子，牢记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于是急急忙忙地订个学习计划。头几天还做得有模有样，后来某人的一句名言成了我偷懒的借口，学习计划也不再生效。此“名言”曰：“不可不娱”。

噢，16岁，易变的年龄！

各种夏装争艳的季节，也按捺不住一颗蠕动的心，打点行装准备去独自旅行。没想到妈妈一百个不准，美梦破碎。我赌气不吃饭，以此抗议妈妈的多虑。猛然回头，那脸上已被岁月耕耘出一道道皱纹的母亲和被压弯了腰的父亲，使我意识到：哦，今年我已满16岁！

穿牛仔裤的时候，残秋也就到了。梦变得不再幼稚，雨也不再单调。很想潇洒地和朋友们挥挥手算是再见，也总以为那样才是帅。没想到车子一动，憋了很久的眼泪便随即而落。“让我一次哭个够吧。”我自我叹息着。到新学校没几天，收到朋友们的来信，于是又欢呼起来：“金秋，我爱你！”老师摇头：“这小孩。”

唉，没办法，谁叫我才16岁？

大衣挡不住寒风，一个劲地往脖子里灌。我伤感地拿了本书在草地上走。难道这风要吹走人间的温暖吗？难道为班里多做一件好事就是出风头？难道在同学生日那天悄悄地送上一份祝福就是收买感情？我痛苦地思索着。

想通了，脱下外衣跑几圈直至全身发热，向远处的大山呼喊：“嗨嗨哟——”心情忽地好起来了。

16岁，一首难懂的诗。

“16岁的秘密装满沉沉的书包；16岁的日记写满长长的思考……”

16岁，花一般的年龄。在16岁的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诗有不同的歌……

投入地爱一次

田美娟

也许由于某种偏见，也许由于性格执拗，对于“爱”，我竟有一种不屑一顾的看法。我不知道受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为它付出一切。从“哇哇”哭叫的小孩长到迈入花季的少女，我竟没有体会“爱”的真正含义，只一味地认为“爱”是一种虚幻的东西，根本不存在。

上了初中，我的性格比以前更孤僻了，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对于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善意帮助都置之不理，只一味地我行我素，认为世间本来无真情在。随着学科的增多，学业一紧张，我更加成了“套子”中的人，把自己死死封闭在自我、狭小的圈子里。这一切，当然瞒不过班主任的眼睛。

“田美娟，你学习倒还刻苦，只是性格太内向，不太合群。”班主任破例地找我长谈了一次，“……记住，要用爱心去感受生活，用爱心去接受别人，你会觉得世界是很美好的。”长长的谈话幻化成我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用爱心去感受生活”，让我好迷茫，好疑惑。

一转眼又到了星期五，我收拾好书包，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路上的人真多，汽车也多，灰尘扑面而来，呛得人很不好受。看见车少了些，我便急着穿过马路去。

“叭嗒”一声，不知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摔倒在地，书包甩出老远，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我立刻觉得右手掌火辣辣的疼，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了。

“大姐姐，你怎么啦，疼吗？”一个稚嫩的童音在耳边响起，夹杂着焦急、关切。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来到身旁，伸出手，使劲地想把我拉起来。小女孩的举动吸引了行人，许多人围了上来。我慢慢地站起来，揉着发疼的大腿。“姑娘，没事吧，走路要小心啊！”一位白发老爷爷说。“姐姐，你的书包，给。”一个男孩举着书包对我喊道。我接过书包，书包已被拍打干净，里面的东西也收拾好了。“哎，像你们现在的学生，独自出来读书，以后要小心点才好啊。”一位大婶拍着我身上的灰尘说。望着行人一张张关切的脸，我觉得有一股暖流在胸中荡漾，眼里酸酸的，就要落下泪来。不知是激动，还是什么，我竟说不出一句谢谢的话来。见我没事，人们渐渐散开了。我久久地伫立在那里，望着他们的身影渐渐融入茫茫人海。猛地，我心头一动，这不就是爱吗？这是一种真诚的爱，这是一种关切的愛。

休完双休日，我回到了学校，又投入紧张的学习。但那天一幕却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每每想起，就好激动。从此，我开始变了。我从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感受出了爱的真谛：从母亲那隐隐的白发中，我发现了母亲那深切的爱；从父亲的循循诱导里，我找到了一种深沉的爱；从同学那欢快的笑语间，我感受到诚挚的爱；从老师亲切的目光内，我读出了一种关切的愛。

“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敞开你的胸，别再犹豫……”我不禁跟着录音机轻轻地哼了起来。

挨骂也快乐

曾桂花

人们都喜欢听好话爱表扬。但我的脾气特别怪，挨骂也快乐！

记得还只两岁时，春节到外婆家拜年，兜回了几袋糖粑粑，吃腻了，就你两块他三块地送完了。妈妈当面没说，背后拍着我的屁股骂：“蠢鬼！蠢猪！”我不感到痛，不感到恼，当然没有哭，还笑嘻嘻地走进那群光屁股的娃娃中。

我读书了。有一天晚上，看“猪八戒”着了迷，睡晚了，第二天上课直打瞌睡，没听讲，作业全错了，又马虎，老师轻言细语地说了我几句，没当回事。此后仍这样，成绩一天天下降，期中考试竟背了“榜”，好苦恼。于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把我“押送”到老师那，叫跪在地上，老师毫不留情地“骂”了一阵。我也算有“耳性”，再也不看电视了，作业也认真，终于成绩一天天

见好，期末考试竟名列榜首，好不快乐！

进了中学，班上要选干部，班主任对学生不了解，一次摸底，指着小张、小李、小王，一个个问：“在小学当过干部吗？”都摇头。这时，我站起来：“我当过！”

同桌小胖子轻轻骂起来：“臊！出色！你能！”老师却说：“好！行！”我瞥了小胖子几眼，没说话，可心里好快乐！

于是，我出任班上卫生委员。当干部可不容易，总会与同学们发生纠纷。就说那次“国庆卫生”检查吧。

吃过中饭，我便开始检查了。当到寝室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团糟，除了脸帕、口杯摆放不整齐外，地都没打扫干净，窗户也没擦。于是，我把打扫寝室的喊来了。谁知还没发问，他竟先“爆炸”了：“叫我干什么？是不是要重搞呀！我没选你，今天就偏不重搞，看你这位‘出色’的卫生委员能怎样！”他的话这么重，激怒了我，本想骂他，但想到自己是干部，不能胸怀狭窄，便抑制了。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不是为难你，看看，这寝室像个什么样子？你睡着舒不舒服，看着顺不顺眼？”他滴溜溜转着眼，是又要开口骂？骂吧，我才不怕呢！你越骂，我越要你重搞，今天是非搞好不可！嘿，怪啦！他没有骂了，却拿起了扫帚和抹布……

经学校检查评比，我班第一名！作为卫生委员的我，心里好快乐！

天边有云头 亦云

太阳还没有出来，空中只有几块浮云。打工的人却早已干了半天活。一个个光着膀子淌着汗，嘴里还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吭哟吭哟的劳动号子响彻整个建筑工地。为了未竟的学业，牛娃已经苦干了两个多月了。以他的年纪，虽然并不适应这样的劳动强度，但他还没有叫过一声苦。

“牛娃，有信！”一个粗嗓门在喊他。“喂！”牛娃放下手里的一叠砖瓦，撩起衣角擦擦满额头的汗水，小跑着过去。奇怪，爹怎么舍得花两角钱寄信？千万不要发生什么大事！望着那天边的云朵，牛娃内心一阵不安。信是他父亲托人写的：“孩子，你说啥也得回来一趟。你娘又不能干重活，家里一切都靠我。如今我这把老骨头也累倒了。现在是双抢时候啊，只有你那9岁的妹妹在忙乎着田里的活……”牛娃一阵心酸，眼泪簌簌地往下掉。

说实在的，牛娃心里好不懊恼。没上完初一就因为家境贫寒而被迫辍学。幸亏同村的一位大伯“开恩”，带着他打工，准备攒足了学费再读书。牛娃想起昨晚在被窝里数学费的情形：小心翼翼地抖开包布，一层又一层，轻轻抚摸着已经压平了皱痕的旧钞票，嘴里数着5元、10元……只差20元。当时他高兴地想，又可以回到魂牵梦萦的课堂了。然而一封家信，使他的希望……泪水濡湿了他托在手中的信笺。能不回去吗？“不，不能！”他别无选择。牛娃眼前浮现出妹妹的身影——弱小的身材，黄瘦的面容，因为瘦弱而显得格外大的眼睛。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9岁的妹妹已被生活磨练成一个小大人了。他仿佛看见9岁的妹妹抓住稻子吃力地割着。他的眼睛模糊了，泪水重新涌上了眼眶。

他别无选择，匆匆赶回家去。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骄阳似火。山路旁没有树木遮掩，阳光便热辣辣地射在人身上。牛娃渴得嗓子冒烟。他抬头望望天空，使劲咽一口唾沫湿润干涩的喉咙。天空很蓝，很高，几乎令人眩目。除了几缕虚浮的云飘在天际之外，什么也没有。

到家了。牛娃推开吱吱嘎嘎响的木门。屋里阴暗、潮湿。好大工夫后才能看清东西。母亲不在。尽管医生叮嘱她要静养，家里人也竭力不让她干活，但她还是趁人不注意悄悄地干些活儿。牛娃看到躺在床上的父亲，禁不住热泪盈眶。他知道父亲的脾气，如果尚有一分力气站起来，他是绝不会躺着的。

稻田里，妹妹的身影已远远在前头了。他也赶紧干起来。一边割稻一边想着复学的事，以致手被划破了还不知道。看来今年复学无望了。他望着大地和天空的交界处，望着那天边的云朵心想：先拿那“学费”让父亲去看病吧！并且一定要说服他去。

汗珠叭嗒叭嗒成串地往下掉，有些顺额头流进了眼睛。牛娃抬起头来揉眼睛，无意中又瞧见了那天边的云朵。他突有所悟，觉得自己复学的希望就像那云朵。虽然那云朵可望而不可即，但总有化作雨滴落下来的时候。自己如果今年没有机会重返课堂，难道就甘心这样算了吗？盯着那云头，牛娃恍然悟彻。他下定决心：我不能一味地懊恼，而要积极地创造条件。我不是还可以自学吗？对，把别人念过的书借过来。自然，“无师自通”比有老师教要苦许多，但我不怕苦……

想到这里，牛娃内心一阵激动。他感到，一年来心头仿佛压着的一块石头，现在终于搬掉，身心顿觉轻松无比。他迅捷地弯下腰去抬跌落在地的镰

刀。在弯腰的一刹那，他深情地望了一眼那天边。
天边，依然有云头。

踏青去 李晁

走出书本与试卷，踏青去。

走过小桥。鱼儿在清冽冽的溪水里乐悠悠地游；草坪上露滴睁大着眼，弄不清究竟是黄牛啃吃青草呢？还是青草啃吃黄牛……

——嗨！陌生的朋友，你可知春深几许？

走过小树林。阳光似一只只金色羽毛的小鸟，从树叶的腋下钻出来，在林间的小路上——颤动的琴弦上蹦跳成一枚枚可人的音符。一个美丽如花的少女，正在画板上挥毫洒墨，欲留下眼底的娇好！

——嗨！陌生的朋友，画里可有一个活泼如小鸟的我？

走过小村。墙角一条贪睡的葛藤，伸着懒腰，把头探出高不过膝的竹篱笆。疑是村姑的秀发的袅袅炊烟，纤纤瘦瘦、温温柔柔如一只手，远远地向我轻轻地摇呀摇呀摇。

——嗨！陌生的朋友，你可知道热情的农民伯伯邀我喝春耕喜酒？

噢嗨，噢嗨，窗外的阳光正好，春意枝头闹，踏青的时候到了！年轻的朋友，让我们脱掉身上的棉袄，也脱掉棉袄似的烦恼，扑进春天，扑进大自然。尽可以赤脚板亲吻大地，大地母亲会送我们一份温馨，一份自信，于每一根神经的末梢；尽可以十指为锄，植自己这棵青春树苗，相信且看见，那么一天，洒一片凉荫，掩一片鸟鸣，撑一片蓝天。吹起了久违的口哨，潇潇洒洒挥一挥手，向春天问好！踏青去，踏青去……

我就是我，正乎邪乎

王柳青

鄙人免贵姓王。我这个人嘛，正如一位实习老师所说：“介乎正邪之间。”

鄙人爱好球类运动，什么篮球、足球、排球等等，都会两下子。但技术欠佳，在球场上只能当个后卫什么的，却总爱冲锋向前，弄得后门空虚，我方常常惨败，少不了被奚落一顿。自幼喜欢中华民族的瑰宝——武术，但无名师指点。在书本上学习了一点“三脚猫”似的功夫，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和大哥“单挑”，结果每次均“鼻青脸肿”，疼痛不已，但仍不“痛改前非”。

我最崇拜曹操，他心胸宽广，诗词写得豪迈，带兵打仗也很有气魄，不愧为一代英豪；我也很崇敬雷锋，但好事没做几件，“小错”吗，正如班主任老师所说是“不断”。

我对书籍可是爱不释手，但什么武侠、艳情之类却极少过目。得到一本好书，便如同经冬的小草迎接第一场春雨，跋涉在戈壁中的人看到绿洲，狂喜不已。往往为了一本好书，与姐姐发生“口角”，但每次都“孔融让梨”，你说，我五尺男儿岂有和女孩“死缠烂打”之理，书看得多了，有时不免心血来潮，写下一篇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章，便想投稿，便又有所顾虑：怕自己文采不好，闹出笑话。我如此钟爱书籍，但未能了却自己的夙愿，学习成绩总不见好，有几次考试，简直惨不忍睹。看来我得好好努力。

我觉得我国几大族之一的“追星族”的发烧似乎很可笑，是不是我太保守了。他们有的不惜花费几小时，甚至10多小时，冒雨熬夜等待明星，有的用几十、上百元人民币去买一张门票，毫不心痛，为的是一睹“星们”尊容，或得到一份签名。与其这样花费时间，不如好好读书；用几十元钱买几本好书看看，既可以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又可增长自己的见识，岂不乐哉。在如今高科技发展的社会，不趁年青时多学习本领，到时才知道“老大徒伤悲”已经太迟了。我们还是应以学习为重。

看，我就是这样的人，正乎？邪乎？

月亮河

梁伟栋

湛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圆月，圆圆的月亮下淌着一条弯弯的小河。河边是绿茵茵的草地，草地上躺着一个天真的幼稚的小男孩，眨着那双秋水似的眼睛数着天上的星星。

童年的我不知为什么总喜欢躺在村口的那条小河旁，听那潺潺的流水声，看那河水中圆圆的月亮。微风一吹，那月亮就不断地向我点头，微笑。好惬意，好舒服。于是我把这条无名的小河取名为“月亮河”。

在以后的岁月长河里，已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告别童年的天真幼稚，也记不起什么时候在小校园内和同学们一起唱歌学习。进入初中，也许是年龄增大的关系吧，我开始用头脑去思考每天的得与失，思考如何安排自己青春的庆典。我开始迷恋上岑凯伦、琼瑶的小说，心儿过早地罩上了一种成熟。当别的同学尽情欢乐，四个一群五个一堆地打闹嬉戏的时候，我却默默地走开了。我不属于他们，我应该走自己的路。但我并不因此而悲哀、寂寞，因为我拥有那条弯弯的“月亮河”。只有在它面前我才能把真正的自我展现出来，无论是喜是怒，是悲是乐，是好是坏……多少次失败，伴随多少心酸和懊悔，我来到月亮河边，它轻轻地拂去挂在我眼角的泪珠和内心的惆怅。用潺潺的水声为我鼓劲：“只要你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你的前程就会硕果累累，灿烂辉煌！”一次次成功，赢得同学们的钦佩、老师的赞许、家长脸上的笑容。第一个知道我的欢乐的也是月亮河。我站在河边尽情地蹦呀，跳呀，然后脱掉鞋沫跑到河里和它一起享受这成功的喜悦。我的思绪飞扬游荡，像一匹野马在快乐的平原上狂奔。这时，月亮河告诫我：“小心呀，不要骄傲。”我使劲点了点头：“放心吧，我的月亮河。”我14岁那年，因为家庭搬迁，所以只好和我那弯弯的月亮河分手了。别了，和我相处了10余年的月亮河；别了，生我养我教我的那片黑土地。临行时，我久久地望着“月亮河”的方向，不知不觉泪水渗出了眼窝，流进了嘴角——苦、咸……我终于深情地喊了一声：“我爱你——月亮河。”

如今我已经是初二的学生了，学习非常紧张，不能再回家乡去看望那条弯弯的月亮河了。然而，在我的人生的画卷里永远记载着一个天真幼稚的小男孩躺在一条弯弯的小河旁看月亮数星星的故事。

一块酥糖

陈冠伟

这是一块酥糖。天蓝色的包装纸上，有精美的书画：一面是一首用草书写的诗，字体虽小却有气势；诗的两边，画有一龙一凤，那龙腾云驾雾，张牙舞爪，那凤彩羽飘飘，摇头摆尾。另一面的正中，有四个精巧的美术字：金陵酥糖；下面是一幅画：李纨课子。呵，这是曹雪芹的《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中的李纨，她正在给她的儿子授课呢！漂亮的母亲正弯下腰，对她那胖乎乎的可爱的孩子讲着什么。把包装纸剥开展平，竟是古装衣服的形状，真妙啊！

人们常说：当今，想买一样货真价实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东西太多了。这酥糖虽有如此精美的包装，但不知道怎样呢，莫不也是华而不实？我拧了一小块雪白的酥糖放进口中。我的眼睛顿时眯成了一条缝：呵！甜丝丝，酥透了的感觉！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消半分钟，一块酥糖就被我解决了。嘴边留着余香，我不由在心中赞叹：这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真是难得！

在冒牌货百出之际，竟仍有“出淤泥而不染”之物。它们不仅外表好看，内容更加实在。由此我想到了做人的道理。有人说做人不能华而不实，其实，“实而不华”固然不错，但既实又华不是更好吗？

日 记

易俊

我写日记喜欢用蓝色圆珠笔，趁夜深人静，就着如豆的灯光，认真地密密地写好，很干净，翻起来蓝蓝的一页页一行行，如流动的湖水一般，很美丽。校园里槐花开了，暗香飘散，要记下来；老师亲切的微笑，要记下来；同学一句漫不经心但又十分的精彩话，要记下来……

日记最怕别人偷看。一般要妈妈不偷看女儿的日记很难，除非她不爱女儿。我常常羡慕别人有个既爱女儿又不偷看日记的好妈妈。

我多么希望抽屉不需要上锁，多么希望心灵不需要太多的设防，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在希望？

我有一个大鸟笼

湘客

我有一个大鸟笼，大鸟笼里关着千千万万只有名儿没名儿的小鸟。鸟儿们在我的大笼里自由自在地飞翔，还变化着各种美妙的姿势，啁啾着，唱许多动听的歌。

我的千千万万只小鸟不用我照看，也不用我喂食，更不用我动手编织精致的笼子。

鸟儿带给我无穷的乐趣。我用心听它们歌唱，什么烦恼都会烟消云散。鸟儿伴我长大，教我唱歌和飞翔。

我的大鸟笼多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们有吗？

其实，你们也是有的。星期天去到原野上或树林里，你们便会发现，你们原来也有那么多可爱的小鸟，也拥有一个世界最好的大鸟笼。

你们知道了，所有的人都应拥有同一个大鸟笼，它的名字就叫大自然。

苏杭纪游

左永宁

1996年8月2日 晴

来到号称“东方威尼斯”的苏州，心里便迫不及待地想去看拙政园。据说它是明代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所造，是全国四大名园之一。

走进拙政园，首先见到的是一缸缸、一塘塘的荷花，原来这里正在举办荷花展览。荷花被称为“花中君子”，自古以来就被文人墨客所吟赏。但在我看来，它远不如木芙蓉出色。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总带些个人的喜好。这时，塘中划来了几只小船，几个卖莲蓬的大嫂，慢慢地划着桨，叫唤着买卖。想必王献臣当年也是坐在小船里，带着家人，饮酒吟诗……这又让我想起了无名氏的《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突然，身旁的导游按了按喇叭，高声说：“大家请看，这就是至今尚存的明代小桥。”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真有一座小石桥，宽不过1米，长大约2米，很不起眼。可仔细一看，上面雕刻的花纹圆润细腻，精致古雅，绝对的明代风格。桥下溪流水声淙淙，真是“小桥流水”！

过了九曲桥、六角亭，又是一座小桥。导游告诉我们，这就是电视剧《红楼梦》黛玉葬花时经过的那座桥，它坐落在树荫下，显得幽暗古朴。我想象着黛玉提花篮、握花锄、掩埋落红、悲戚吟唱的情景。黛玉是不幸的，如果她当时不是住在大观园里而是生活在自己的故乡，生活在父母身边，也许她的命运会是另一番样子吧。

到一山丘上的亭中小歇，见到一种不知名的花，花瓣如胭脂，绿叶如翡翠，娇艳可人。来得一枝，却是有色无香，令人扫拙政园淡雅古典，留给我的印象很美。

1996年8月7日晴

来到杭州西湖边，正是中午。只见蓝天渺渺，碧水粼粼，心胸顿开。路边的垂柳长发飘飘，在风中翩翩起舞，那细柔的声响就像一曲美妙的迎宾曲。石子路把我们引到葡萄藤下的长廊里。坐在长廊的石凳下，闭眼聆听蝉的吟唱，感受从葡萄枝叶缝隙里透过来的微风的轻抚，真是舒服！

我们光坐船去湖心亭。但见湖心有个小岛，上面树木葱茏，鸟鸣婉转。上了岸，一座麻石砌的牌楼平静从容地立着，正中写着“湖心亭”三个遒劲的大字。牌楼前有两个花坛，内有一种不知名的大花，花瓣薄薄的，分红白两种。红的娇媚，白的淡雅。深绿的枝干精壮矮小，那么绿，好像轻轻一挤就能挤出汁水来。嫩嫩的青草密密丛丛。盛开的鲜花招来蜜蜂“嗡嗡”奔忙。

依依不舍地别了湖心亭，我们又坐船去三潭印月。西湖碧波万顷，阳光照得水面闪着点点金光，像是龙王爷脱落的片片金鳞。走近三潭印月的月形洞门，两旁翠竹迎客，门上题有“我心相印亭”的字样。一看，后面真有座亭子，飞檐挑角，朱红瓷顶，古朴清雅。亭里很多人都在拍照留念。我走到栏杆边，见有三个小塔，有大酒缸那么大，形状像田螺壳。据说在月夜，小塔会被月亮照得一片银白，在茫茫澄碧的湖中格外耀眼。

最后，我们还坐在围栏上观赏了花港之鱼的美景，漫步了四季吐翠的苏堤。

眼界大开观蝶展

唐娴

假期中，爸爸、妈妈带我去看了一次蝴蝶标本展览。

全世界的蝶类总共才 17 个科，这次展出的蝴蝶就达 12 个科之多，有 400 多个品种，其中还包括 20 多个珍稀品种。

在展出的蝴蝶中，要数阴阳蝶最奇异。这种蝴蝶左右两边翅膀的形状、斑纹有明显的差异。左翅呈雄性斑纹，右翅则呈雌性色彩。它同时具有两性特征。听解说，这是因周围环境的突然变化和自身体内遗传基因的变异等因素形成的。这种蝴蝶非常少，大约 600 万只当中才出现一只，因此非常珍贵。

最奇异的蝴蝶是阴阳蝶，最珍贵的蝴蝶则非金斑喙凤蝶莫属了。光听“金斑喙凤蝶”这名称，你就想象得到它华丽、高贵的气质。它不像一般蝴蝶随遇而安，它只生活在我国南方海拔 1000 米以上的亚热带原始密林中。在全世界，“金斑喙凤蝶”的标本不到 10 只。我国把这“昆虫王国的西施”列入一级保护对象，且给它戴上“中国国蝶”的桂冠。

蝴蝶翅膀色彩丰富，有的还发出闪亮的金属光泽，这是画图颜料中难得的。于是艺术家们就利用其天然的色彩和花纹，经过精巧的构思，将自然艺术和绘画艺术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幅幅别致新颖的“蝴蝶画”，《金鸡独立》、《湘江情》等，色彩斑斓，美丽动人。

蝴蝶飘舞于花间叶隙溪畔泉边，点缀着如诗如画的大自然。人们赞美蝴蝶，誉之为“会飞的花朵”。

这次观看蝶展，使我增加了对蝶类的了解，丰富了知识。

难忘大海

贺馨

聆听过很多赞美大海的乐曲，阅读过许多描绘大海的诗句，远方的大海，一直令我梦牵魂绕地神往。暑假，我有幸参加了在青岛市举行的“手拉手，爱祖国，爱海洋”军事夏令营。我终于领略了大海非凡的神采。

目睹大海浩瀚无边、波涛壮阔的气势，倾听大海奔腾不息、汹涌澎湃的波涛声，顿觉心胸开阔。远眺大海，无边无际，海天相接处，燃烧着艳丽的霞光。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洒向海面，给大海铺上一层红纱，此时的大海，安详而静谧；当轻柔的海风轻轻抚摸着海面，海面泛起粼粼波光，这时的大海，温柔得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可听导游介绍，大海还有另一副模样。当台风袭来时，一排排山丘似的巨浪汹涌地咆哮着，怒吼着，像是对敌人宣战！海浪撞在礁石上，掀起丈把高的水柱，这时候的大海，顽强得像一位勇士。

大海的壮阔美丽，令我们激动不已。我们忘情地在沙滩上嬉戏追逐着。松软的沙滩上，留下我们一串串或大或小的脚印。一层海浪涌来，脚印被带进了海里，沙滩上留下的是色彩斑斓的贝壳。它们有的像打开的扇子，有的像玲珑剔透的宝塔，形状各异，还发着奇光异彩。我们睁大好奇的眼睛、争先恐后地抬捡着。就连“横行霸道”的螃蟹，也成了我们的掌中玩物！呵，这是大海给我们的大方的馈赠呢，我们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

一周的旅程结束了，我们恋恋不舍地告别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告别气势磅礴的大海，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在远离大海的家乡西安，当我把贝壳贴近耳朵，我就听到了大海熟悉而热烈的涛声，好像站在海边一样。

过年的滋味

黄阿莎

春节，原来是一个亲人团聚的日子。可今年春节，爸爸却不在我们身边。

大年三十晚上，我和妈妈依偎着坐在火堆旁，一边叙旧，一边遥想着故乡的爸爸和奶奶。虽然红红的炭火烧得正旺，虽然门框上贴的春联在桔红的灯光下洋溢着喜庆的气氛，然而，寂寞和冷清还是偷偷地占据了我和妈妈的心房。思绪，像断了线的风筝，固执地向远方的亲人飘去……

在火光的朦胧中，我仿佛看到了儿时的自己，穿着大红袄，躲在爸爸身后，看着绚丽的烟火，笑着、跳着……

“莎莎，你说你爸现在在干啥？”妈妈幽幽地问道。我看了看被灯光映红了脸的妈妈，她正出神地盯着跳动的火苗。妈妈忘了，这个问题在今晚上，她已经问过我三次了。我知道，她并不在意我的回答，她也一定在回忆以前我们过年时，全家人快乐欢聚的情景。

电视里有人唱起了《今夜难眠》。楼下，不知哪户人家耐不住，早早地放起了鞭炮。过年的高潮就要来到。

其实，年，年年要过。每个家庭，过的每一个年，都有自己的特点。所有的喜怒哀乐，大概都离不开“亲情”这两个字。“亲情”，多么温馨的字眼！然而今年过年，爸爸不在我的身边，但我却明白了亲情在家庭中的重要，岂不是也有失有得？如此想来，也就释然了。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楼下的孩子欢呼起来。我在心里许下一个愿：希望明年过年，我们全家团圆！

“叮——”电话铃也响了起来。我紧握住妈妈的手，我知道，那一定是爸爸从远方捎来的祝福！

会“跳舞”的草

柳舟

去年暑假，我在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的美丽的西双版纳，见到了一种奇特的草，它被当地的人们称为“跳舞草”。

我是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见到“跳舞草”的。它是草本植物，高约两尺，每一根叶柄上长有三片叶子，一片长的，两片短的。太阳光直射着“跳舞草”，它的长叶子由耷拉状而平伸开来，两片小叶子微微地颤动；太阳躲进了云层，长叶子又耷拉下来，但小叶子仍在颤动。导游小姐说，如果有人对着这处草唱歌或奏乐，它会随着节拍而舞动。我想证实一下，就和导游小姐一起对着“跳舞草”轻轻地唱起了歌。没想到它真的随着歌声“婆娑起舞”。就在我和导游小姐对着“跳舞草”放声歌唱时，妈妈抢拍到了一张精彩的照片。

为什么这种草会“跳舞”呢？导游小姐说：“这种草为什么会‘跳舞’，植物学界至今还没有得出准确的答案。有人推测，是因为这种草的植物神经特别灵敏，一受到阳光、声音的刺激，就会轻轻地舞动。”

我陷入沉思。虽然世界上的万物无奇不有，但只要我们有心努力去认识它、探求其奥妙，就没有永远释破不了的谜。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得到这种草为什么会“跳舞”的准确答案。

蒲公英
秦宁妍

在我家门前的空地上，有一块碧绿的草坪，蒲公英虽只有不多的几株，却令我感到十分亲切。

蒲公英不喜欢炫耀自己，只是默默无闻地生长，哪里有土，就在哪里扎根。在没有风的日子里，它静静地“站”在那里，昂着头，向着太阳微笑。偶尔有风掠过时，它晃动一下身躯；一朵朵白色小绒球，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在风儿的带动下，翩翩起舞，为广袤的大地播下种籽。它从不为自己所生长的环境感到自卑，总是生气勃勃地向上，向上……

每当放学回家路过草坪时，我总要深情地望望那几株蒲公英——它多像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

三峡记游

龙腾

去年暑假，我同爸爸游览了被誉为“世界奇观”的三峡。

三峡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巫峡最长，近 100 公里，瞿塘峡最短，仅 8 公里；西陵峡最险，满是礁石、险滩。

我们从宜昌登船，到三峡要经葛洲坝船闸，我很高兴，因为我早就想看看船闸怎样过船。船闸可真不小啊，像一个水库。爸爸说：“大的还在那边呢，1 号船闸是过万吨货船的。”我看见一个船员用铁索把客轮系在一根看起来像有轨道的铁管上，便问爸爸那是什么。爸爸说，那是能浮动的锚，可随水位的高低而自动升降。我想，科技人员真是了不起，什么都设计、制造得出来。“龙腾快看！要关闸门了。”只见闸门被两只钢铁大“手”慢慢推紧，水上涨到指定水位，闸门打开，我们的船向西陵峡驶去。

西陵峡果然名不虚传。河水打着漩咆哮着奔腾，船驶过便掀起巨大的浪波。轰！一条大鱼被卷向高高的浪头，哗！又随水花隐入河中。轰！又一个浪头打来，给站在甲板上的我们免费洗了个淋浴……“快看，三峡工程！”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建设三峡，开发长江”几个大字。工地上，几辆重型起重机正在工作。车辆像鱼儿般穿梭不停，一片繁忙景象。

我正在回味船上广播里听来的神女十二峰和错开峡的故事时，船已到了瞿塘峡口夔门。50 年前，抗日名将孙元良曾在这里杀得日寇尸横遍野。船过时，我仿佛听到了当年枪炮的轰鸣声、抗日战士无畏的喊杀声……

三峡的景点令我难忘，而保卫、建设三峡的人更让我敬佩。再见了，三峡，我还会再来的。那时，我将以建设者的身份来为你的开发建设添砖加瓦！

南岳看日出

赵容浩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山下的旅馆里。第二天还未亮，我睡得正香，爸爸就喊我起床，说：“晚了就看不到日出啰！”

汽车沿着蜿蜒的山道开上去。山路一边是绝壁，一边是万丈深渊，下面黑糊糊的，使人看了心惊肉跳。我坐在车里，既为司机捏一把汗，又担心迟了看不到日出，心里很不宁静。

不多时，我们顺利来到山顶。汽车还没停稳，我就蹦下了车，迫不及待地跳上了望日台。山风吹来，顿感胸襟开阔，心旷神怡。眺望远方，在微明的曙光里，那白茫茫的浓雾，像无边无际的云海，涌动着翻滚着，如梦似幻……

“呀！快看——”爸爸指着远方的天际说。只见天边现出了一丝“红线”。慢慢地，那条“红线”向上凸起来，画圆了太阳公公那张还未完全睡醒的柔和的脸儿。

太阳公公终于醒过来了。他不愿意再躺在被窝里，顺手扯了条白云当毛巾，擦了一把脸。容光焕发的太阳公公立即光彩照人。

此时，云散雾净，万物尽收眼底。看，远处耸立的山峰连绵起伏，山上绿油油的是各种各样的树儿。太阳普照，给大地以温暖和生机。

看着这画一般的景色，我情不自禁地对着山那边竭尽全力大声呐喊：“哟——嗨——哟！”顿时，山那边也传来“哟——嗨——哟……”的呼应。就在我欢呼雀跃时，爸爸按下了相机快门，给我留下了一张精彩的照片。

打水漂儿

林晨

初冬的一个假日，碧空如洗，温暖暖的，正是户外活动的好日子。

我和表弟结伴来到河畔，漫步在高低不平的卵石路上。表弟问我：“你会打水漂吗？”我反问道：“你会吗？”“当然！”表弟得意洋洋，随手捡起一块薄瓦片，潇洒地把手一扬，只听“呼”的一声，那瓦片飞上了河面，它像弹簧似的，一触到水面，便又弹起来，越飞越远，越飞越快，好似一条鱼在河面上滑跳，身后，荡起一圈漂亮的波纹。我看呆了，想不到这小小的瓦片竟有如此的神力！“怎么样，不错吧！”表弟神气十足地盯着我。一种不甘落后的情绪支配着我，竟然不顾自己从没玩过这打水漂而公然向表弟挑战：“咱们比试比试吧！”“行！”表弟欣然同意，他一马当先，率先摆开了架势。表弟手起瓦片落，一连甩了三次，打出的水漂儿一个比一个飞得远。而我的，不是中途拐弯便是没飞两下就沉了。毫无疑问，第一局我败了。表弟不屑一顾地瞟了我一眼，轻蔑地说：“还比吗？”“夜郎自大！”我小声嘀咕。我何不模仿表弟的姿势试试呢？这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于是我斩钉截铁地说：“比！怎么不比呢？”第二局开始，表弟还打头阵。我捡了一块薄瓦片，站在一旁装着跳远，暗地里留神观察表弟的动作，只见他左右腿开弓，微微弯腰，侧着身子，右手肘部微弯，两眼平视前方，把瓦片向河面轻轻一甩，便大功告成。该我了，我学着表弟的样，嘿！还真灵，飞出去的瓦片落在水面上像触了电似的，一连蹦了好几下。表弟在一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满脸疑惑。我故意逗他：“开头我是真人不露相，你服了吧？”“原来你会打！”表弟笑着说。

夕阳的余辉洒在河面上，闪着粼粼的波光。我和表弟踏上归途。我想，我该把我打水漂儿的“秘诀”向表弟说说，他也许能得点启示吧。

学骑自行车

施巧巧

妈妈一直不让我学骑自行车，说我是近视眼，会撞人的。

因此到了初中，我还是不会骑车。

今天是星期天，我偷偷地约了建振带了车到学校来做我的“教练”。来到操场上，我叮嘱建振扶稳，迫不及待地上了车，但我的脚老踩不到踏板。建振问：“怎么啦？”“脚踏不到底！”“唉，你真是的，这可是小号的车啊！快把左脚往外踏，喂！你的屁股别抬起来！”

他拍拍我的屁股。我的手一紧，来了个急刹车。座垫上的我眼看要摔下来，好在被建振扶住了。

我有点泄气，建振说：“皇天不负有心人，你一定能学会的！”

“这还用说么！”我又振作起来。

又上了车。左脚往下，右脚往上，一下一上，骑了两回，自觉不错，就对建振说：“放开我试试！”

“你行不行？”

“大不了摔一跤，你放吧！”

“我可要放了！”

“oK！”

果然，我会骑了。我兴奋地东扭一下，西歪一下，车听话地随我扭来扭去。我敢说，刚学会骑车的人的技术谁也比不上我。

“喂！小心！”

“你放心吧——”

为了让他放心，我加快了车速，并且放开了一只手。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呼，只觉得路旁的树飞快地往后……我对建振大声说：“我骑得棒……吧”还没出口，车头一滑，只觉天旋地转，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车压在我腿上，痛得我直想哭。建振跑来扶起我，放好车，送我一拐一拐地回了家。

晚上，躺在床上，摸摸腿，还隐隐作痛呢！我想，万事不能骄傲，我还刚会骑车，就这么得意忘形，难怪要摔倒！想着想着，又高兴起来，这次学骑自行车，不仅学会了怎么骑，还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是一举两得呢！

心 债

王 竹

潘文与我同班。我们从小一起玩，早就成了好朋友。他长得白白胖胖的，唯独那双眼睛与众不同，毫无光彩，并且略显绿色。

那次，我到他家去玩，见他正聚精会神欣赏集邮册。我问：“你很喜欢集邮？”他点点头。我说：“我虽不爱集邮，却有一套英国发行的女王头像邮票，精美绝伦呢！”他一听来了兴趣，说：“借给我看看好吗？”我当时没有多想，便一口答应了。

回家路上，我猛然想起：这套邮票可是姑妈从英国带回的纪念品，十分珍贵，万一弄丢了或损坏了多可惜呀，怎么能随便借人呢！

后来，潘文又问邮票的事，我总是找理由推脱。

一天晚上，我偶尔看到那套邮票时，心里觉得不踏实，便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说：“一套邮票算不了什么，既然答应了别人，就应该言而有信。”我听后斟酌了一会儿，便决定把邮票送给他。可是，第二天潘文没来上学。他辍学了。老师说，为了治他的眼病，他父母带他到北京求医去了。

一个月后，潘文双目失明了，那些邮票，不，大千世界的万物都从他眼前消失了！他能承受住这个打击吗？

我欣然而许的诺言，成了我永远无法偿还的心债。

家庭篇

在无声的世界里飞翔

宋页罕

有一只鸟儿，还来不及学飞就被暴风雪摧折了翅膀，可她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下，她用那伤残的翅膀顽强地飞翔。

这只鸟儿，就生活在我身边。她，就是我那聋哑残疾的姐姐周慧琼，一个在长沙市盲聋哑学校读初中的16岁的女学生。她个头不高，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印象。听妈妈说，她出生8个月的时候，因腹泻注射庆大霉素伤了听神经，从此便跌入了一个万籁俱寂的深渊。

一个女孩子，将一辈子在无声的世界中度过，这意味着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难关与险隘。坚强的母亲下定决心，要像培养正常人一样，把她培养成才，成为残疾人中的佼佼者。开始，母亲大声对着她的耳朵教发音，可这对于一个全然没有听力的孩子，无疑是白费功夫，小慧姐只是不解地瞪大眼睛望着妈妈。妈妈没有灰心，自己琢磨着改变方法，教她照着自己的口型学发音。她千百遍地重复教一个“妈”字，小慧姐终于学会了，发出第一声“妈”。妈妈的眼窝里涌出了晶莹的泪水，欣慰地笑了……

爸妈上班去了，奶奶带着她，她在家需要什么，讲不出，只好放声哭叫。奶奶拿这给她玩，她不要，拿那给她看，她摔掉，怎么也猜不透她的心思。幼小的小慧姐心里有多少说不出的痛苦啊！

小慧姐从小求知欲特强，渴望读书。进入初中，她更加发奋。然而，一个聋哑人学文科还容易一点，学理科可就难了，她经常为一道题做到深更半夜。

有一次，她把做完的数学作业交给我检查，我发觉有一道做错了。我平时对付一般的生活哑语还可以，要用手势解释一道代数方程式的演算道理，就怎么也讲不清。比比划划了老半天，我额头上沁出了汗珠，可她还是不懂，我一下子泄气了。到了很晚，我睡了一觉醒来，只见她还在灯下孜孜不倦地反复演算，我感动地哭了。她这种顽强拼搏的学习精神强烈地感染了我。

小慧姐从小热爱书画，看见家里墙上贴的画，五颜六色真好看，就爬到桌子上，踮起脚尖用笔去填描，往往把一幅好端端的画涂得使人哭笑不得。爸妈发觉她对书画感兴趣，便经常带她上书店，买回字帖教她描红、临摹。在爸爸的精心辅导和严格训练下，她刻苦练习，用杯口粗的斗笔在门前水泥坪上蘸着清水练字，每个字大约有一张方桌那么大，直到爸爸认可才停笔。学校的周校长也是教书法的行家，他慧眼识才。重点培养她。14岁那年，她第一次参加省会青少年国庆节巨幅书法现场大赛，抖动巨笔，写下了“人残心红，身残志高”8个大字，令围观的人啧啧称赞。在这次与数百名正常人的竞赛中，她一个残疾女孩，竟技压群雄，荣获少儿组第三名。

小慧姐爱好广泛，见什么就爱什么，学什么就会什么。她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不仅会书法，还会摄影、跳舞、玩魔术。在一次残疾人书画颁奖会上，她认识了一位聋哑棕编老艺人，便拜他为师，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学棕编。一条条棕叶，勒得手指出血，可她一点也不在乎。她一边虚心向师父学习采棕叶和蒸煮处理棕叶的方法，一边注意观察花鸟虫鱼的姿势、形态，然后用笔画下来，再用棕叶把它们编织出来。不到一年时间，她的棕叶编织品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在1993年湖南省少年儿童书法、美术、摄影、作文、科技工艺品制作竞赛中，她的棕叶编织品荣获科技工艺品制作类唯一的特等

奖。一位叫捩尾 美的日本女士特意找到她学校，找到我家，要求购买她的手工艺品。

学无止境，小慧姐并未就此止步。她现在专攻美术，准备报考长春残疾人美术专业大学。带着这样执着的追求，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她顽强地拼搏着，走向明天……

特殊的一课

余辉

那次，我逃学回家，死也不愿再去学校了，因为我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很意外，赶了大半辈子牛车的父亲并没有打骂我，而是递给我一根光滑的牛鞭。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父亲却早套好了车，正往干粮袋里装烙饼。

“大，上哪儿？”

“拉煤。”

煤在黑山冲，通往黑山冲的，只有一条牛车道。

父亲坐上牛车，扬起鞭，“叭”的一声脆响，牛小跑起来。

太阳出来了，往西行的牛车的轮影被阳光拉到了车的前面。以前我上学是往南的，阳光总把自行车的影子投在我的旁边，车轮影成为两个椭圆。

天开始热了。望着渐短的车影，我心中增添了几分烦躁。

父亲喝住了牛，我也跟着下了车。父亲喝了两口酒，吃了一张烙饼。我吃了一张半——昨晚心情不好，没吃饭便躺下了。

老牛啃着路边的草，牛铃有一下没一下地响着。

又上路了，当顶的太阳烤得人肉疼。山越来越高，没有一丝风，人闷得难受。牛车发出眶眶当当的响声。

煤，山一样的煤，终于展现在我的眼前。灰黑的掘煤工三三两两地从洞口爬出来。这就是黑山冲，四周的山好高，只有一个路口。

我和父亲匆忙装好煤，踏上了归途。

回去的路更不好走，只好下车牵了牛，扶着车走。天好热，汗水在背心上蒸发了，结出一层盐花。

要是拖拉机能开进来就好了。可这四面都是高山，一道窄沟只能容下一辆牛车。

出了山，父亲又停下吃烙饼。他吃了一张半，我吃了一张。太阳在我的背后快落山了，大山的影子投在了广漠的高原上。路渐渐地宽了，我和父亲都坐上了牛车。

“明儿上学吧！”一直没开口的父亲说话了。

我没作声。是自己要退学的，怎么好意思又上呢？

父亲又沉默了。牛车在暮色中缓行，牛铃响得好脆。终于到家了。我丢下车绳，车也没卸，便歪在了椅子上。

第二天一早，他们把我叫起来说：“上学去吧，不要让黑山冲总通牛车。”

我低下头，接过父亲递过来的书包。

朝阳好红，自行车轮影形成的椭圆似乎跑得比往日更快，更欢……

期 望

彭国胜

“胜儿，快起床！”我还在梦乡回味着昨晚那顿年饭的香甜，爸爸沙哑的男中音便把我的耳膜敲响了。

“干什么呀？”我嘟哝着懒洋洋地穿上衣服。“车子油泵坏了，启不动，得趁早修好。正月的生意旺着哩。”爸轻言细语地解释。

爸是汽车司机，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经常起早贪黑，够累的。既然提出正月初一清晨就去修车，我不好也不能再说什么。匆匆洗漱完毕，抱上几捆干稻草便推开门出来了。

眼前是冰天雪地，那呼啸的北风就像锋利的刀从耳边刮过，钻心的疼。爸那七八十年代产的牛皮鞋踩得脚下的冰雪“咔咔”作响。正是这冰雪碎裂的声音，划破了山村正月清晨的沉寂。人们大都还在温柔舒适的梦乡里。除了北风的呜呜声和我们脚下坚冰的碎裂声外，大概就只剩下我们粗重的呼吸声了。

“这个时候你本来应该在家里烤火烤糍粑的。”爸爸终于打破了沉默。

“别这么说，爸。”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儿滚了出来。

“再过十来天你们就要开学了，学费还没有着落呢。”爸歉疚地说。

我和弟妹们的学费一年起码要2000元，这对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幸而爸爸有一门很出色的技术，我们才不至于中途辍学。

“爸，我看我就甬读了，跟您学开车吧。”

“咔嚓！”爸爸猛地刹住了脚步，脚下的一块坚冰一下子被踏得粉碎。他扭转头，像不认识我似的打量着我，那目光中充满着几多慈爱，几多愤怒，几多无奈，几多凄苦啊！

我非常后悔伤了爸爸的心，将头低垂下来，等着挨他的怒骂或者耳光。出乎意料，爸爸只是轻轻地劝慰着：“我开车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你们将来比我强？”说完，便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他微晃了一下身子，又踏着坚定的步子朝前走去。我分明看见，他的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我鼻子酸酸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滚下来，溶入了地上的冰雪之中……

旧布鞋

孙华

虽然脚上的风景不断变化，但我总舍不得丢掉它——一双旧布鞋。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看见奶奶在做一双布鞋，便问：“奶奶，都什么时代了，还做这种鞋干什么？”奶奶抚着我的头亲切地说：“你爸从小就喜欢穿布鞋，这几年不穿了，就染上了脚气病，穿布鞋会好一些。”我想爸爸那么大了，奶奶还这样关心他，奶奶真好。

几天过去了，一双崭新的布鞋做好了，爸爸接过来试脚，奶奶笑容满面地站在一旁，欣赏自己的杰作。爸爸花了老半天也没有把脚跟套上去，原来是奶奶把鞋样拿错了，做的鞋不合脚。爸爸刚想把鞋子脱下来，一看奶奶的脸上露出的笑容，忙改变了主意说：“咦，妈您看，真合脚，挺舒服的。”同时用裤脚掩住了鞋跟。奶奶笑得合不拢嘴，说：“好，合脚就行，我还真担心，上了年纪了，做的鞋怕你不合适呢！”“挺好的，好，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穿您做的鞋了。”奶奶笑得可高兴了。这一切都被我看到了，眼前立即浮现出奶奶戴着老花镜千针万线做鞋的情景。我想，要是奶奶知道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鞋不合爸爸脚，心里该多难过呀！

我灵机一动，缠住爸爸说：“爸，我长这么大还从没穿过布鞋呢，您能让我体会一下穿布鞋的滋味吗？”说完，我背着奶奶向爸爸挤挤眼睛。爸爸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爸爸对奶奶说：“您是心疼儿子，还是心疼孙子呢？”奶奶布满皱纹的脸上乐开了花，说：“我的孙子，要是你喜欢，我也给你做一双吧。”“不，我就要这双！”我赶紧说。“好好，我不要。”爸爸“依依不舍”地从脚上脱下鞋子。我急不可待地夺过来穿在我脚上。哎！你还别说，真合脚呢！我很认真地在屋子里走了一圈。奶奶睁大眼睛看着，比划着：“哟，怎么你们爷儿俩穿都合脚呀？孙子真个长大了！”说着，两眼眯成了一条缝。我和爸爸会意地笑着。

这双布鞋随我度过了一个春秋，现在已“退休”了，但我一直保存着。因为它凝聚着奶奶对儿孙满腔的爱，它将伴着我走过人生之路。

爸爸没有难住我

徐义情

放学回家，看到爸爸正在客厅里装一盏刚买回来的吊灯，出于好奇，我凑了过去。

爸爸说：“你回来得正好，帮我一起来装吊灯。这盏吊灯共有五盏灯，中间是一盏圆形的 220V30W 的彩灯，供照明用。

四周对称装着红、蓝、黄、乳白四色 220V15W 的彩灯，作为装饰。”

介绍完后爸爸问：“要是将这盏彩灯并联接到照明电路上，总共要消耗多大的功率？”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60W。”

爸爸说：“对，但这四盏彩灯主要用于装饰，消耗 60W 的功率太浪费，要减小它们的功率，应该怎么办呢？”

“这还不容易，将四盏 15W 的灯换成 5W 的不就行了。”我不假思索地说。

“办法是可以。但这四盏 15W 的灯不是没用了吗？想想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下可难住我了。一时我不能答复爸爸，便拿起纸笔画了起来。

我想：如果将四盏灯串联，经计算得每盏灯实际功率约为 0.94W，可能不亮，即使亮也会很暗，不行。将三盏灯串联后再与另一盏并联呢？这样接，一盏 15W，另三盏每盏约为 1.67W，亮暗悬殊太大，也不好。冥思苦想之后，我决定将四盏灯两两串联然后再并联。这样计算得每盏灯的功率都为 3.25W，亮度适当而且一样。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爸爸同意照我的方案接线。

爸爸接好电路时，外面已黑漆一般。我合上总开关，闭合控制灯泡的按键，日光灯照亮了整个客厅。四周的彩灯也发出了柔和的色光。

我们成功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吃饭的时候，爸爸还想难我：“将四盏彩灯由并联改成我们现在接法，要是每天用电 4 小时，一年按 360 天算，每年可以为国家节约多少度电？”

我用笔算了一下为 64.8 度。

我将答案告诉爸爸，爸爸笑了。

啊，那深沉的父爱

高艳梅

母爱，历来是人们热衷的话题，人们用美丽的字眼称颂她，用圣洁的感情赞美她，然而，在我的心目中，母爱是那样的陌生，父爱却是那样的深沉。

记得我8岁时，母亲大病一场后便精神失常了。从此父亲既要照料幼小的儿女，又要照顾生病的妻子；外要耕田下地，里要烧茶煮饭。因此，他虽然40刚出头，却早已两鬓飞霜，瘦削蜡黄的脸上皱纹密布，青筋暴露的双手长满了硬生生的茧皮。

父亲对我们的爱是那样的无私，为了不使我们因为母亲的病而失学，常安慰我们，要我们只要安心读书。每当看到我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时，他脸上的愁云便顿时消散，嘴角挂着甜甜的笑影。

父亲对我们的爱是那样的细腻。每天一大早，他一边急急忙忙地做饭，一边还用他那双大子笨拙地为我梳小辫。夜深了，他还在喂猪、洗碗。睡眼朦胧中，我看见了一双大手给我盖被子，那又是父亲。

父亲的爱又是那么宽厚。

一天早晨，我睁开眼睛，啊，天已经大亮，心想这下可坏了，一定会迟到的，于是生气地对父亲嚷起来。这时，父亲眼中流露出沮丧的神情，嘴巴抽动了几下，想说什么，但终究没说。我可不管这些，一赌气，便索性不吃饭，上学去了。正当我肚子里放“空炮”时，父亲送来了两个黄灿灿、油亮亮的面包，亲切他说：“快吃了吧，爸爸昨晚肚子痛，没睡好，误了叫你。”我接过面包，顿时一种内疚感涌上心头，胸口像堵上了什么似的，难受得很。自己为什么这么不懂事，什么事都得父亲操心？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泪禁不住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啊，我的好父亲，为儿女，您不知咽下了多少苦水，忍受了多少艰辛，您为我们操碎了心！我要刻苦勤劳，立志发奋，将来成为有用人才，好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手抱樟树泪双流

刘君

春节刚过，乍暖还寒。

爸爸妈妈正在对我上学一事进行激烈“研讨”。因为家里去年砌了新房，欠了一大笔债，现在我和妹妹又要读书，学费那么贵，家里一下子拿不出来。爸爸想让我去打工赚点钱补贴家用，可是妈妈不同意。妈妈吃够了没文化的亏，总想让我多读点书。

我无语走出家门，迎着料峭的寒风，一边流泪一边跑。跑到村口，我抱着老樟树大哭起来。

快黄昏了，我才回到家中。爸爸妈妈还在“研讨”，我出奇平静地说：“妈妈，算了，我不读了。爸爸你也别操心了，开学我就去办退学手续。”爸爸老泪纵横：“你懂事了，会体贴父母了。”接着，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孩子，你还是去读吧，今天晚上我就去借钱。”

全家默默地吃过晚饭，爸爸就出去了。我站在门口望着远去的爸爸，一阵寒风刮过，冷得刺骨。我连忙回屋抓起一件上衣向爸爸追去。在村头的那棵老樟树下，我递上衣服：“爸爸，穿上吧。”爸爸接过衣服，好一阵才说：“快回去，小心着凉。”

我没有挪步，看着爸爸那渐渐远去的微驼的背影慢慢变小，融入朦胧的夜色之中，泪水又一次流了下来。

春雨沙沙沙

陈桂华

屋外沙沙沙的雨声，屋内刺耳的麻将声中夹杂着惊喜声与叹气声，带给我深沉的思索……

当我对着微弱的烛光无声无息地流泪时，似乎又听到爸爸多次讲过的话：“天下雨，不打牌，做什么去？”我无言以对。只有怨这雨，下得太多太多了。

记得那天，下着细雨，爸爸妈妈便出去打麻将，直到天黑了他们才回来。我责怪他们，说他们不该这时才回家。他们却说我多管事，还说了许多的大道理，当然离不开“天下雨”。妈妈讲得特别多，好像她打打牌，晚点回来是天经地义的。从那以后，他们每天晚上都干着这样的“工作”，而且每天都是我独自睡后才回这家的。每晚都没电，一栋大屋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只有那孤烛陪伴着我。

有一次，我仍然独自在屋里，门虚掩着，一阵大风把门冲开，随即吹灭了蜡烛。沙沙沙的雨声、呼啸着的风声、发怒的雷声夹杂着撕碎天幕的闪电，在黑糊糊的夜里，仿佛都向我袭来，我吓得坐在那里一动不敢动，全身都已麻木。屋子里除了那扇时开时关的门“吱吱”作响外，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没有胆量去点蜡烛，更没有胆量去关门。只有那从心头冒出的泪花，在冰冷的脸庞不停地流淌着。“爸爸、妈妈，你们可知道女儿这时多么需要你们的爱呀！”突然，整个房间都亮了。啊！来电啦！我像从死亡线上逃出来似的，急忙关上了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该死的春雨一下就下个没完没了。每天晚上，我都要受一次惊吓。那天，我正在灯光下做作业，猛听到“叭”的一声，像是石子打落在窗户上。我的心马上提到了喉咙口，只听到“叭叭叭”的声音越来越密，最后，打在大门上，我双眼直直地盯着两扇门，惟恐从门里突然冒出个黑影来。“叭”的又是一声，真见鬼！是谁在雨天放鞭炮，我心惊胆颤地死死盯着有声响的地方。“叭”的又是一声，我还是没有动，只是呆坐着，许久许久……

蓦地，我终于鼓起勇气拉开房门，发疯似地呼喊着“爸爸——爸爸——”，然而回答我的却仍是渐渐消失在夜幕中的“爸爸——”的呼喊声。密密麻麻的细雨沙沙沙地打在我的脸上。

我默默地望着沙沙细雨，无声地说：“春雨呀，你能把淤泥洗干净吗？”

五毛钱 阙夕霞

天气燥热，我从家里往学校赶，走到街上，早已又饿又渴了。街上的小货摊真不少，各色各样，像磁石般吸引着我。其中一个桔摊，已经围满了人，时或传来“广东蜜桔，比蜜还甜”的赞语。围的人越来越多，好像买桔子不要花钱。我也动心了，赶着往里钻，一边从口袋掏出五毛钱硬币。我已经感到那蜜桔的香甜了。我拿钱的手已经伸出，只要主人一接，我就能吃上香甜的蜜桔了。然而，我猛地怔了一下，像受了铁烙似的缩了手，耳边似乎响过一阵指责：“你呀，要俭省哩！”我神经质般地回过神来，对呀，这五毛钱，可来之不易呀……

我记起昨天回家时的情景。

我走在山路上，后面传来一声亲切的呼唤：“姐姐！”

我回转头去，只见妹妹挑着一担炭，正吃力地赶来。几行汗水，在布满炭灰的脸上流淌，淌出几条汗道，散乱的头发也被汗水粘合成几大缕了。从离家5里多远的山中挑炭，已经够累的了，可她却还一个劲地赶着。我急忙回转身，去拿她的扁担，可她使劲推开我，死活不肯：“姐姐，你没做得惯，又走了这么远，比我累。”她紧走几步，装出轻松的样子，又说：“你看，我挑得起。”我知道妹妹的犟脾气，只好依她。一路上，跟在妹妹身后，我看到她换肩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显得越来越吃力，但她还不时问这问那：“姐姐，又考试了吗？”“姐姐，买菜票的钱还有吗？”我知道，她是憋着多大的劲在跟着我讲话呵！她在故意向我显示：挑一肩这样的炭，在她是满不在乎的事。望着她越来越湿的衣服，越来越勾下去的脑袋，我的眼睛模糊了。好不容易捱到家，妹妹顾不上擦掉脸上的汗水，便神秘地叫我进里屋，从枕头下翻出个小包，揭开几层薄纸，拿出一叠硬币，塞到我手里：“姐姐，这是我近来卖半夏子、雪花皮得来的五毛钱，知道你早就没钱买菜票了，给你吧……”妹妹一个劲地解释，似乎很对不起我。望着她那流满汗水的黑脸，我心酸了……我的家住在偏僻的高山上，这里赚几毛钱不容易，能读完初中的不多。为了让我能读完初中，妹妹主动辍了学。为着替我准备些菜金，她竟经常到山上钻棘窝……我不能再想下去了，热泪已夺眶而出，我转过身去……“姐姐，拿着吧，别嫌少，下次再多聚点给你……”我还能听完妹妹的解释吗？昨天晚上，我失眠了。“买桔子么，广东蜜桔，蛮好吃哩！”小贩的喊声中断了我的思路，我多么愿意再想想，多受受良心的谴责。妹妹，想起你，我真是无地自容！我小心翼翼地收起了这五毛钱，大步朝前走，虽然后来又路过几家桔子店，但我看也没看。我觉得这五毛钱太珍贵了，虽然它不足买几个桔子。

读报的故事

李凡

我爱看报刊。家里一旦来了报刊，我总是头一个翻阅。妈妈经常念叨：“你呀，真不懂事，正书不看，专门看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看你还想不想考一中。”可这仍减消不了我对报刊的热情。

我挚爱报刊，因它常常帮我解围，给我助威。

我起床后，往往不叠被子，也不知被妈妈说过多少次了。记得一天早上，起床后，匆匆忙忙的，又忘了叠被子。中午放学回家，妈妈又唠叨开了：“你看看你，这大的个头，还不知起床后叠被子！唉，真不知如何说你，如何说你。”妈边说边摇头，那样子很滑稽。我不紧不慢接过话来：“妈——妈，你怎么不多看看报呢？报上说，早上起床后，不宜马上叠被。因为人体晚上散发出的热气，是湿润的，还杂夹着不利于人体健康的气体，早上不叠，是为了让热气散去。中午叠最好！你看，我这不是在叠吗！不看报，真没说的，没说的。”我也学着妈的样子，摇摇头。妈妈无可奈何了：“你也真是，无可救药，撞上邪门了。”

我的房间内，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气息。东西乱丢乱放，加上不常整理，故房间里虽说不上乱七八糟，亦算得上五花八门。为此，妈妈也没少说我。今天是星期天，妈妈带些恳求的语气叫我：“凡凡，好女儿，今天把房间打扫一下吧！”“好！”我爽快地回答。说干就干，拖了地板，整理好床铺，清理好书架，就剩桌上还没来得及整理，就被同学强拉出门了。下午，妈妈换了一种语气：“你今天必须把房间打扫干净！”“已经很干净了，难道要一尘不染？”“那……”妈妈瞅瞅我的书桌，“那你把这期的《初中生报》拿给我看看。”书桌上乱乱的，妈妈满以为这下可用事实来教育我了。我将《初中生报》迅速地拿出，妈一时无言以对了。“怎么样？……报上说过，不要强制孩子把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只要他们能找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就行。你不看报，可不行呀！”“这孩子，书没读几年，歪理倒有几大堆！好了，好了，我不管了。”悻悻地，妈妈退出“战场”。

晚上预习完第二天的课文后，我打着哈欠，正要爬上床，却遍寻《百科知识报》不着。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把它从书包里拿出来，就放在书桌上。哦，一定是妈妈整理书桌时，把它拿走藏起来了。我悄悄推开妈的房间门。啊！我惊呆了，从不看报的妈妈，此时，手里正拿着《百科知识报》聚精会神地看着哩！我小心地摸到妈妈身后，一看，嘿，妈妈正在阅读《中学生也应多读读报刊》那篇文章！

山地丝瓜长我家

薛海峰

我嫂，是我哥去年到外地打工时带回来的一位贵州山区的姑娘。她皮肤黝黑，满脸雀斑。刚到我家时，说话叽里咕噜啥也听不懂。第一次见到她，我满心狐疑：听人议论，这些外地来的女人十有八九不正经，有的等你放松了警惕，便裹挟了主家的钱物跑得无影无踪。我真替我哥捏一把汗。

一天，我嫂突然对我说：“妹子，整天呆在家里实在闷得慌，明天你带我到集市上走走行吗？”想溜，没门儿！心里虽这么想，但我嘴上仍然找词儿搪塞：“明天我有许多家庭作业要做，以后再抽时间吧！”过了一天，她又开腔了：“妹子，邮局离这儿有多远？寄封信到我娘家大约要多少天？”怎么，想跟家里联系迷路？我立即将这“情报”偷偷地告诉了我哥。谁知他只傻乎乎地笑了笑，真气人。

转眼间，春过夏至。今年夏忙假回家，我发现篱笆上、屋檐下、山墙边、小河旁，处处爬满了青藤，藤上长满了锯齿型又粗又大的厚叶，心里好生奇怪：我家地上啥时冒出了这许多野藤？长在屋檐下那几棵，我曾试着使劲拔过几回，可那根仿佛扎进地下3尺似的，怎么拔也拔不出来。

放暑假了，我从学校回到家一看，奇了，那些粗藤竟然都爬上了人工搭成的支架，上面挂满了奇形怪状的丝瓜。有的足有四五尺长，笔直垂下，几挨地面；有的像一根粗大的弹簧，盘曲倒挂，煞是好看；还有的长得跟小孩腿般粗细，安详地躺在青藤绿叶上。环顾四周，整个院子简直成了一片丝瓜园。还没等我醒过神来，我哥早已一阵风似的从屋里迎了出来：“小妹，这么久没回家，变化不少吧！”不等我开口，他又美滋滋地说：“今年我家可抱了个‘金娃娃’啦！”“什么‘金娃娃’？”我问。他指着满园丝瓜不无自豪地说：“就是这些丝瓜呀！”他向瓜棚下瞟了一眼，“去年底，你嫂多次写信联系，她妈很快寄来了一包山地丝瓜种。没想到下种后，遇到我们这里的沃土和海洋性气候，它竟发疯似的长藤，开花，发疯似的结果。单头批就已卖了400多元！”“哇，这么多呀！”“大头还在后面哩！”哥指指园内，“这二批比头批结得更多，看来今年我家单丝瓜一项，收入1000元不成问题。所有这些，还得好好谢谢你嫂呢！”

“你胡诌些什么呀！”猛然间，我嫂手拿塑料绳从丝瓜棚下探出如同丝瓜花般甜甜的笑脸来。看得出来，她是在固定瓜棚。瞧她那忙碌的样子，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是羡慕、敬佩，还是愧疚！

我不想长大

黄彬

十三四岁，不要说我已经长大，我还小，我不想长大！

——题记

天边的第一抹红还没看见，公鸡便打破了黎明。

“哎，真烦。”小青翻了一个身。

“起来！这么大了，还睡懒觉。”床被震得晃了两下，小青只好睁开矇眬的睡眼，伸了一个懒腰，机械地穿上衣服，拿上“English”，“啪”地打开声音微小的收录机……

小青靠在窗前，咬着笔尖，不时地瞅着窗外，又不时地拿起笔“沙沙”地证着几何题。几经周折，小青笑着合上了书本，看了看窗外。窗外几个小孩子正在玩“过家家”的游戏，看着他们那一副天真可爱相，小青“蹬蹬”地飞出屋子，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正热闹时，爸爸唬着脸赶来了。

“作业完成了没有？竟还跟他们玩！”

“完成了。”小青哽咽着，像木桩一样立在那里，眼泪汪汪，挺委屈。

“这么大了，都快十四了，还不成器！”

爸爸恨恨地拽起小青的袖子……

小青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一本作文选，再也不敢看窗外。身后爸爸坐在那儿“监视”着，他已完完全全失去了自由，可他又是多么想看一眼窗外……

小青坐在那儿，面前有一摞完成了的作业，一本本《语文词汇大全》《数学小百科》《英语三千个为什么》《世界物理》……简直眼花缭乱。一个难得的星期日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去了……

“谁会在乎我，谁会理解我少年的梦，少年……”浑厚的男中音从邻居家传来，小青正听得出神，妈妈幽灵般地出现在身后。

“作业完成了没有？你不小了，还成天想着电视！快点上床睡觉，明天还要早点起来背英语单词，哦，我又给你买了三本英语资料。”

小青爬上床。

“啪”，关灯的声音。

“我不想长大，不想长大……”小青在梦里喃喃吃语，眼眶湿湿的，噙着泪。

夜，很深，很黑，也很静！

“神算”爸爸

刘杭

我的爸爸，人称“神算”。

第一次听人叫爸爸“神算”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我的印象中，“神算”总与“八字先生算命”之类紧相关联。我不愿爸爸有这么个“雅号”。

然而，没过多久，我的感受却完全变了。

我家住学校内，常看见隔壁邻居和老师来找爸爸“帮忙”，事后，也总听见人们夸爸爸“神算”。有一次，学生寝室发生窃案，爸爸被叫去“帮忙分析”了。等爸爸回来，妈妈问：“怎样了？”“查到了。”爸爸极平静地答了一句，就去忙其他事了。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加上平时耳濡目染多了，我开始有些喜欢“神算”这雅号了，而且由喜欢而诱发出浓烈的探究欲。

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爸爸外出办事刚回来，就吩咐我剥毛豆。他自己到房间里换了一下外套，来到厨房，一边系围裙一边问：“家里有人来过？”我说：“没有。”“你上午在家没有认真学习，是不是？”我刚想抵赖，他又说：“我知道你在家干什么？”我以为他是在唬我，便说：“我一直在学习。”“你在家穿了我的拖鞋是不是？”我的心里一紧，我的确穿过他的拖鞋，因为他的鞋大，穿起来挺舒服的。可兔子临死还要跳三跳，我立刻反驳：“不对，不对！”他看了我一眼：“还不对呢，这是一定的！”我反问道：“那你知道，我的5元钱放在哪？”他停下手中的菜刀，摇摇头又点点头，满有把握地说：“藏在画后面。”“你……你可真神！”他严肃而又风趣地说：“长两只眼睛就要多看，有个脑袋瓜子就要多想。”

我边剥毛豆边听着。“早上外出前拖鞋放在沙发下面，回来时，跑到了床下，家里又没有别人，当然是你干的好事。”哇，我一下明白了爸爸这个人称“神算”的秘密原来在这里。钱，我把它插进挂在墙上的油画后面。由于我个子小，够不着，便以床头为阶梯，刚弄好，爸爸回来了，吓得我惊慌失措，鞋子也忘了穿。他回来看我这狼狈相，又看到鞋子鞋头朝床，知道我一定上床做了什么。后来，我一提起钱，他就知道钱放在哪里了。他正是根据观察分析得出的结论。

爸爸思考问题常能把此事与彼事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思考。爸爸是个“象棋迷”，在他的影响下，我也迷上了象棋。闲暇时，我们常常“父女开战”，边下棋边听他说：“你呢，学习上要像下棋一样，考虑全面点，一道题最好能想出几种解法。”“做任何一件事，首先要考虑能不能做，做了有什么后果。”就这样，不管什么事，爸爸总能抓住机会，在有趣的说笑中教育、引导我上路和成才。

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爸爸，我还可以补充一点。爸爸的学历是“本科”——才上了小学四年级。他识的字不知有多少，光反写的字就能认识5000多个，别说那些正写的，因为他是一个汉字机械打字员。他是个当官的，但从来不摆官架子，也不享受官的待遇，因为他是学校文印小组长，比我还小一级呢，因为我曾是一个大班长。不过，我对爸爸很佩服。

做“神算”爸爸的女儿，真来劲！

青石坂 易儒思

青石坂是我村后坡的名字。我爱去那里，高兴时如此，伤感时也是如此。青石坂是我知冷知暖知心的朋友。

青石坂上有一个小凉亭，穿过亭子往两端延伸的是一条麻石路。我常想：斑驳的麻石如此面容，不知经历过儿多沧桑？青石坂藏着奶奶许许多多的故事。麻石路曲曲折折，奶奶的故事比那小路还长……

奶奶曾抚摸着那麻石上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沟坎，慈爱地告诉我：麻石上一条沟坎就是一道关卡，那么多沟坎就是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经历的坎坷。“兰儿，你敢闯吗？”“敢！”幼稚的我并未深味奶奶的话意，总是气壮地回答，然后一次又一次跨过一块块麻石，“奶奶，我能从那么多的沟坎上跳过呢！”

岁月似流垦般飞逝。人生列车驶入初中站。当第一次捧着奖状站在奶奶面前，奶奶高兴地说：“我看到你闯过了一道关卡。孩子，你走的路上还有千万道关卡，你得使劲闯呀！”

日子似树叶般稠，成长的路上，常有不如意的事。每当这时，我就会来到青石坂，向她诉说悠悠心曲；她也总是默默地抹去我眼中的泪花，抚平我心底的伤痕……

哦，青石坂，让我与你同行。相信回头时，已跨过那麻石上的一道道沟坎……

选 择

龙思娟

俗话说：“18岁的姑娘一朵花。”不假，姐姐美得醉人，能歌善舞，品学兼优。这使爸妈感到欣慰，他们预感到姐姐会成为大红大紫的大腕级明星。

高中毕业，姐姐凭着自己的音乐才能，毅然放下书本，要去闯歌坛。当时，爸妈都很担心，怕姐姐照顾不了自己，可姐姐还是南下了。她说她该“起飞”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姐姐终于来信了。她说眼前情况并不见佳，为了维持生活，正服侍一位孤单的残疾老人，日子平常，但凭着她对音乐的执着追求，相信自己的前景会一天天好起来的。爸妈看信后泪流满面，昔日要人照顾的阿姐现在要去照顾别人，吃得消吗？

日历又撕去了几十页，家里人对姐姐的思念日益强烈。终于，又来信了。“亲爱的爸爸、妈妈、妹妹：我仍然在服侍这位老奶奶。本来，几家歌舞厅是很高兴招聘我的，我原来也很想从歌舞厅起步，来逐步实现我的神圣愿望。但现在，看看这可怜的老奶奶，我动摇了。没人照顾她，她怎样生活？没人安慰她，她不痛苦吗？另找别人的话，一时半刻是找不到的……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想过，我必须留下来，我不能离开她，我愿放弃我的一切来陪伴她。虽然苦一点，但我会活得更幸福、更充实……”

信没看完，爸妈已成了泪人儿，肝肠欲断，想写信劝阻姐姐，或将她痛骂一顿，可最终还是没有。姐姐的性格很固执，她所选择的事情没有谁能阻止；况且那老奶奶也确实可怜，需要人照顾；再说……

消息不胫而走，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对姐姐这个出人意料的选择，几乎所有人都深感诧异。但是我想，阿姐的果决选择，是不是一种道德的升华呢？

人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房子风波

陆薇

夏日，我哼着小调慢慢腾腾地回家。一进院子，就见破碗碎片满地都是，屋内还不时传来丢碗砸锅的声音。

唉！又吵起来了。

十几天前，爸爸他们单位分房子，我家分了套三室一厅的住房，我家原来三口人挤在一个不足 10 平方米的小屋里，家中来客，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现在可好了，三室一厅呢，够宽敞啦！

可是，一晃就是 10 天，爸爸却毫无搬家的意思。妈妈犯了疑，再三“逼问”，爸爸终于招架不住，支支吾吾地供出实情——他已将新房让给了隔壁的老王。这下，妈妈可沉不住气，拉开了家庭“战争”的序幕：

“你有毛病怎么着？为啥把新房让给别人？”妈妈满脸怒气。

爸爸忙赔笑脸，跟妈妈解释：“人家老王困难，一家 6 口，儿子没房结不成婚……”

不等爸爸说完，妈妈抢过话头：“人家人家，你天天想的就是人家，也不为自家想想，3 人挤一间房里，做什么事都不方便，对薇薇的学习影响多大！”

爸爸气愤地站起来：“我是一个干部、党员，老王那么困难，我能不管吗？”

妈妈脸涨得通红，说不出话来。

想不到今天，他们又吵起来了。

我偷偷地透过门缝，小心翼翼地观察他们的迹象：爸爸坐在床边，一声不响地抽着闷烟。妈妈斜坐在他对面，冷眼看着爸爸。还是爸爸打破了这吓人的宁静，轻声对妈妈说：“我这样做，不也是向你学的吗！上次，你们单位评先进，你不是也让了吗？老王这么困难，我是领导，能不管吗？”

妈妈听了，叹了口气，面带余怒，不客气地说：“这次算了，下次可不能这样！”

爸爸一见妈妈“开恩”，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口里还不住地说：“知道，知道。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妈妈看到爸爸那滑稽样，忍不住笑了。

我站在门外，也偷偷地笑了，觉得妈妈的笑脸，照亮了我们不足 10 平方米的小屋。

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推门进去，看见满屋狼藉的东西，诧异地问道：“怎么回事？弄成这个样子？”妈妈忙掩饰说：“没事，没事，我和你爸在清理房子。”她又回过头来狠狠地对爸爸说：“还不动手帮我整理！”我背过身去，捂住嘴笑……

笼中鸟

李太山

书房的窗台上，挂着一只竹笼。笼子里囚着一只小鸟，如书房囚着我。

爸爸说我苦读寂寞，于是，买来小鸟与我作伴，3年了。

清晨，我高声朗读，鸟也欢快地鸣叫；深夜，我默默静思，鸟也寂静无语。

明天，我将参加毕业考试，鸟也完成了伴读的使命。

鸟是属于树林与天空的，我想。

我含泪打开笼门，犹如老师含泪向我们挥手。再见吧，我的小鸟；再见吧，我的伙伴。

小鸟惊讶地望着我，拍拍翅膀。然而，它沉重的翅膀又垂下了。我不忍心看它，把目光移向窗外。

“窗外的阳光很灿烂，该去晒晒太阳了。”我说。然而，我却仍会在窗下捧着书本。唉，我忽然害怕起来，害怕如笼中的鸟……

一百间房子的爱

袁美英

“爸爸，你爱我吗？”记不清是哪一年、哪个季节，我——一个充满稚气的小女孩，这样问爸爸。“当然！”爸爸灿烂地笑了。

我心里像浸了蜜一样甜，紧接着又问：“那么，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吗？”

“不止，起码有10间房子那么大，唔，不！有100间房子那么大！”

“啊！”我满足地惊叫起来……

就这样，我带着爸爸100间房子的爱在温馨如花的日子里渐渐长大了。

可是，最近却有人议论我不是爸爸的亲女儿！我竟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家里生活了整整14年？！倚在窗口，我默默发呆，就像一只迷失了归途的小羊羔。“怎么啦？”爸爸一句亲切的问话，使我一腔苦水随着泪水簌簌地流了出来……爸爸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将我说服。

今夜，凝望着窗外清爽的夜空，我顿觉自己像一只长不大的笨鸟。即使爸爸不是亲爸，也胜过亲爸了，不为别的，就凭那一百间房子的爱！

我的爸爸妈妈

许丽虹

有时，我喜欢爸爸而不喜欢妈妈。我喜欢爸爸骑车带我。我坐在前面，一路冲锋向前，有惊无险，够味儿。妈妈带我呢，只能坐后面，这已经没劲了，妈妈还时时回头叫我不动不要动，紧张兮兮的。

我喜欢跟爸爸一起玩。爸爸可以带我练两小时拳击不休息，再在回家的路上不管什么气温都买两大瓶“雪碧”。妈妈可不这样，我轻轻往她身上弹跳一坐，她就痛得半天发不出声来。天刚一擦黑，就站在门口大声喊我和爸爸回来吃饭，不管我们玩得兴致多高。

我喜欢爸爸海阔天空的世界。爸爸总是很忙，他晚上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想象他在加班呀、应酬呀什么的情景。妈妈的世界可小了，那天我说她一天到晚就只有上班、做饭、打毛线这几样事情，她还还不高兴。

当然，我也有不喜欢爸爸而喜欢妈妈的时候。

我不喜欢爸爸给我讲故事，照本宣读，干巴巴的，有时干脆把书扔过来说今天自学；妈妈讲故事可不同了，绘声绘色的，像鞠萍姐姐一样。

我也不喜欢爸爸训斥我。爸爸生气时双目圆瞪，像个凶神，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给我留面子，大声批评指责；妈妈也沉下脸来，但她跟我讲道理，总是表扬性地批评我，说像我这么懂事的孩子，一定会怎样怎样。

我不喜欢爸爸的满身烟味和硬茬茬的胡须，我喜欢妈妈头发的幽幽清香和乌黑柔美的眼睛。

说来说去，我离不开爸爸，也离不开妈妈。有时爸爸妈妈只顾自己说话不管我，我就冲过去捣乱。看着他们那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我真开心。

我的画家爷爷

唐娴

我的爷爷是一位著名画家。

1949年，爷爷刚从长沙中华艺术学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宣传队，用他的画笔画各种宣传画：《减租反霸》、《土地回家》等。

1952年，爷爷被调到报社工作。几十年来，爷爷走遍祖国各地，创作丰富，可说是“画稿等身”。

爷爷的画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去年，香港《大公报》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爷爷的《旅游速写》、《湘西苗乡风情画》、《三峡风情画》，在海外也产生了强烈反响。

我爷爷因为一心只想着画，出差时也曾闹过不少笑话。

一次，爷爷到葛洲坝写生，住在靠近大坝的小店里。客满，爷爷只好睡在临时搭起的凉板上。深夜，治安人员唤醒他，看他那一脸皱巴巴的衣服，一双破旧过时的胶鞋，治安人员满眼的怀疑，盘问甚紧。直到爷爷掏出了记者证，治安人员才不解地问：“您为何不住宾馆呢？”“这里离大坝近，便于速写。”爷爷平淡地说。

还有一次，爷爷到一个边远山寨写生，爬山翻岭、画了一天，回到小店时，爷爷又饥又渴。可服务员端来的却是馊饭。为对付肚子，爷爷大口大口地吃下去。后面的故事是爷爷拉了三天肚子，从这以后，爷爷每次出差，奶奶总要给他带上止泻药。

而今，爷爷退休了。可他却是退而不休，一天到晚，写写画画，比上8小时班还忙。最近，爷爷正准备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地理学教授（美籍华人）合著《中国旅游》一书。

几十年来，爷爷把热爱美术事业之情，热爱祖国壮丽山河之情，热爱生活之情，全部倾注在他的一幅幅画里。爷爷的朴素、勤奋、乐于吃苦的精神，使我敬佩。我立志，要向爷爷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像爷爷一样有成就的“女画家”！

小弟记趣

孟小力

放学回家，老远就听见屋中一个童稚的声音大嚷：“幽幽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不用问，准是弟弟这小子在奏“哀乐”。

“阿毛，开门！”“哥，你回来了。”弟弟连忙打开门，把我拖进屋里，按在椅子上，又倒了一杯水放在桌上。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只见弟弟笑眯眯地说：“哥，我跟你讲件事，能不能让我下楼玩一玩。”我看着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大手一挥：“去吧，不过只能玩一会儿。”弟弟一直到夜幕降临，才带着满脸汗水跑回家，他悄悄地把门推开一条缝，试探着伸进一只脚，侧身挤进门来。爸爸看见了，瞪着一双严厉的眼睛直视弟弟的一双脏手，“作业做完了吗？”爸爸厉声问。弟弟无话可说，又小声申辩：“哥同意了。”“去，把作业做完再吃饭。”弟弟如获大赦急忙跑到书房做作业去了。

弟弟刚读一年级，“官瘾”倒挺重。一天下午，他兴高采烈地放学回家。我们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他把缘由一说，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弟弟那组的组长要他代收作业，他却认为自己当了组长。每当我们一提起此事，他就说，“这有什么，我以后还要当干部呢。”更有趣的是他碰见爸爸同事时，神秘地说：“我是孟主任的儿子。”弄得爸爸哭笑不得。弟弟似乎天生是演喜剧的。

弟弟人虽小，却很鬼。一天晚上看电视，妈妈怕他看久了坏眼睛，就叫他不要看了。他嘟着嘴说：“为什么你们看得，我不能看。”但母命难违，他走到窗前去眺望远处的灯光。弟弟站在窗前，久久没有离去，只是他时而紧蹙双眉，时而舒心微笑。妈妈终于发现了秘密，原来弟弟通过窗户的反光在看电视，妈妈一把把他拉过来。弟弟说：“干什么，我在远眺呢，看了这么久的电视，得让眼睛休息休息。”妈妈说：“你别装了，老实睡觉！”弟弟吐了吐舌头，这下才真睡着了。期末考试完了，小弟成绩还真不赖，语文97分，数学100分，还评了“三好”。他那兴高采烈的模样，似乎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似的。

我有这样一个弟弟，他给生活中带来了欢声笑语。

魔 裙

徐鑫

小时候，我常见妈妈一到家就系上那条蓝花边围裙，一头钻进厨房，过不了多久，妈妈就像变魔术似的端出一盆盆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有一次，我禁不住好奇地问：“妈妈，这么多菜你是怎么‘变’出来的呀？”“变出来的？”妈妈先是一愣，随后神秘地贴在我的耳边说，“是啊，是‘变’出来的，就靠这围裙，那么一盖……”我竟信以为真。

第二天，我偷偷地围上那条蓝花边的“魔裙”，嘴里振振有词：“咚咚咚，当当当，魔裙魔裙，快快显灵……”但奇迹没有出现。

时间似流水。一转眼，欢快的童年过去了。

如今，已上初中的我又系上了围裙，嘴里还念着早已熟悉了“咒语”：“加盐再加糖，焖煮3分钟，一定喷喷香……”所不同的是，妈妈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也能“变”出几盆“美味佳肴”来！

学校篇

从“麻烦官”到“甩手掌柜”

艾文

我这小组长手下只有6个兵，当起来应该没什么麻烦，可谁知仅仅为发报纸一事，便伤透了脑筋。

班主任给我们班集体订了《中学生报》，偏偏又不是人手一份，按组平均分，我们组只能得4份。七个和尚四碗粥，你说让我为难不为难？唉，我最终也是同您想的一样，按号排，轮流来。这一轮不要紧，有了时间差，平日就爱找我茬的张刚偏说少了他一张，我赌气把自己的让给他，可不出十天半月，他又“卷土重来”了，你说气人不气人？没办法，我只好去班主任那里“打小报告”了。

小报告是上去了，更大的头痛事也便跟着来了。

你说张刚这小子可恶不可恶，竟连续三天放了我自行车的气，而且查出是他干的“好事”后，他还大眼瞪小眼地吼我：“芝麻官，有本事再去舔屁股啊！有本事让老师开除我啊！”让我有泪只能往肚里咽。想来当初那次他不小心将我的书本碰到地上，正为考试成绩不理想而心情阴暗的我，不容分说就气恼地劈头盖脸数落了他一顿，害得他在大众场合出了丑。想想，自己做得也够过分了。如今张刚要来报复我，我也活该要受回窝囊气了。

这次我偏没去打小报告，虽然张刚每天见了我还总像见了仇人似的拿白眼看我。没几天，又要发报纸了，我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一直觉得心愧，不但将自己的给了张刚，还夹了张纸条：“都是我错了，对不起！”你猜结果怎么着？他也给我回了张纸条：“没关系，这才够哥们！”真让人哭笑不得。

如今，我这个小组长再也没有麻烦事了，因为张刚这小子事事比我还积极，使我这个“麻烦官”快成为“甩手掌柜”了。

初三时代

周全

早就听老初三的“前辈”们说过，初三迎来的是惶恐和迷惘。当时间的鞭子把我赶入初三的大门，我的初三生活便在这种感觉中拉开了序幕。

黎明时，来到教室，天还未大亮。抖抖地划根火柴，点燃小油灯，霎时，一团昏黄而柔和的光笼罩着我。信手翻翻，不知该看物理笔记，还是该背英语单词。心中一阵彷徨，一阵迷茫，涌起一阵烦恼！

上课了，老师神采飞扬地讲解着，而我的视线却逐渐模糊起来：睡神降临了。猛然，耳膜停止了振动，我这才意识到老师已经讲完了，心中不禁惊呼：“不妙！长此以往，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又会延伸。”

当放学的铃声响起，夕阳再度落下，恐惧又袭上心头：一天又过去了，毕业考试又近了一天！

期中考试出榜，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毕竟没有白费功夫，我的成绩上升到了第九名。不想，猜疑竟也紧跟着来了。舞弊！同学们私下里议论我舞弊了！幸好老师大度，建议说：“为了检验同学们议论的真假，下次统考见分晓。”

肩头有太沉、太多的包袱，我活得好累，像一头被蒙了眼，在鞭子的驱赶下转圈的毛驴。家长的训斥，老师的期望，同学的目光……我多想逃避这一切，找个无人的角落，痛痛快快地哭，痛痛快快地喊，痛痛快快地笑……我不想让任何人了解我。

“要挺住，千万不能背思想包袱！”老师又安慰我，开导我。渐渐地，我也变得坚强起来，而且更加刻苦。

一盏孤灯，一杯凉开水，夜夜如此。

我品味到了另一种滋味：学习虽苦，却也苦中有乐。数学迷宫远比公园里的“八卦阵”引人入胜，英语课文中那种升降轻重的韵律，也不亚于名歌金曲，特别是在解出一道难题后，那种难以名状的喜悦，更叫人如醉如痴。

初三生活，远离了浪漫，远离了欢乐，但却迎来了成熟，迎来了收获。虽然，前面的路还很长，坎坷还很多，但我坚信，迎接我的，一定是更加辉煌的未来！

学生干部忧喜录

廖晖

说起当学生干部，我从小学开始到现在已有 11 年“于龄”了，深深体会到了做学生干部的酸甜苦辣。

记得读初二时，有一次，我开完年级学生分会工作总结会后，夜幕已徐徐落下，天空中的星星眨巴着眼伴我急匆匆地往家赶。回到家已很晚了，我急忙扒了几口饭就开始做作业，做完作业时钟已指向晚上 10 点 30 分。瞌睡已经向我挑战了，可我不得不完成最后一项任务——统计 8 个班常规评分得分并排好名次，为防止疏漏，在结果出来后我又复查了一遍，才放心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公布了结果。当我刚转身走时，后面有人在轻声说：“哼！怎么他们班（指我班）老第一，掺了水分吧！”声音很轻，可却清晰地刺着我的耳，一种异样的感觉油然而生。中午，好友关切地对我说：“别班不少在说你假公济私，往后注意点。”我吃了一惊，百思不解，到了下午，又有人质问我：“这周我们班没扣分，怎么第六名？办事公平些，别做得太现形！”猛然，我感觉一把锥子直刺我的心，很痛，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只能用笔倾诉：“我一直在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我所说的、做的都是如实的！为什么怀疑我？难道非要把每个班改成第一，自己班改成最末一名，才能证明我不循私情？”周记本上留下了我的心声。不久，又添上了春风般暖人的话：“干得很好！老师相信你，同学也相信你！干部，要能忍受误解与委屈！”老师的话如一股甘泉渗入我渴盼理解的心。是啊，我决不能辜负老师和同学的期望！我要用自己的热情与坦诚，用一颗宽容的心，去赢得大家的信任！

于是乎，我从反省自己做起，更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听取了广大同学的意见，工作扎实、检查认真……我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当我伴着阵阵掌声和一束束钦佩的目光走上主席台，从老师手中郑重地接过“优秀干部”奖章时，我的视线又一次被泪水模糊了……

担任干部，学习时间就相应减少，加上一天的劳累，多少对学习有影响，高一时，段考成绩出来后，我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居然被挤出了前十名，工作上“战绩显赫”，可学习成绩却成反比例地下降。学生以学力主，干部是同学的表率，学习更应好，可我……我感到苦恼，也感到羞愧。

不，我一定要赶上去，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我开始有计划地调整时间，调整自我。当同学们兴高采烈他说笑时，我强迫自己学习毛主席“闹中求静”的方法看书；当夜深人静，大家都带着一天的疲倦深深入睡时，我还在为一道难题而绞尽脑汁。早晨上学路上默背英语课文，已成为我必不可少的一课；晚上放学回家，让一无所学的内容在脑中过一遍，已是我的习惯；不放松课堂上的每一分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在工作中，我发现同样可以学到许多知识，将工作与学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往往事半功倍。

这样一来，生活更充实了，能力也增强了，我体味到了让自己处于繁忙的工作中的乐趣。

期考时，我的成绩大幅度提高，同学们赞叹：“真不错，工作、学习两不误！”我笑了，但其中也有我的苦与泪。

雨中小伞

曾辉

窗外，又下雨了，淅淅沥沥，好动听，好诱人。

那天下午，也下着这样的小雨，天气好阴暗，一个消息使我喘不过气来，一直是老师的“宠儿”的我，在学校作文竞赛中竟然一败涂地，作文跑题了，这是参赛学生中唯一的一个。

不知怎样背起了书包，走出了教室，独自踏着校园圆形的跑道，在绵绵雨雾中漫无目的地徘徊。眼前，是迷茫的一片，雨丝飘在我的头上，脸上，也打在我的心上，那样冷，那样沉，那样痛。我好想大哭一场，可心却不让我这样，只是在雨中默默地流泪，流着心中的泪，无声无息，只有雨丝知道，我的心在发颤，在哭泣……不知过了多久，我头上、脸上全都湿漉漉的。晶莹的水珠顺着脸颊流下来，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突然，我觉得头上没有了雨丝，雨停了吗？我抬起头，头顶多了一把紫色的雨伞，身后多了一个人——我的语文老师。我的心，霎时蹦跳得很厉害，我不知说什么好，唯有沉默。天地间静悄悄的，只有雨滴敲击雨伞的声音。我转过身，触到了老师温和的目光，忽然觉得，我有很多的“对不起”要对老师说，满腹的委屈随着泪水淌出：“邓老师，我没用，让您失望……”我尽力用平静的语气说，声音却在发颤。“曾辉，这么小的年纪，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这次小失败你不必大在意，让它成为过去吧，明天又是新的开始。生活，就像天气一样，有时晴，有时阴，就算是温暖的春天，也会有暴雨来临。最重要的，就是有勇气，去面对失败，被鲜花簇拥的人，一定面对了很多，付出了很多，包括失败……”

老师的话，就像眼前的淅沥的小雨，一直飘进了我的心中，我渐渐平静下来了。迎着小雨，我擦干泪水，抬起头，和老师一起，撑着那把紫色小伞，踏上了回家的路。

如今，我好爱紫色的雨伞，好爱小雨。

小雨，使我又回到雨中的那一份亲切，那一份温馨。

是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有晴天，也有雨天，但雨天过后，又是新开始，又有一轮光芒四射的崭新的太阳！

愿你拥有的更多

曾尧青

属于自己的东西，可能有很多，也可能不多。

当你心境开朗，洒脱快乐之际，会感到你拥有的，有许多许多，多得让你数不过来，多得让旁人羡慕不已；当你心情忧郁，多愁善感之时，会发觉你拥有的，只有自己一颗脆弱的心，少得让你怀疑以往的美景是否真实，一往情深的朋友是否依然。直到有一天阳光明媚，你的活泼、爽朗才又复返，笑容又在脸上飞荡……

其实，属于自己的，与不属于自己的，都只是相对的。随着岁月的飞逝，季节的变更，原本属于你的东西，在你心灵留下一道美好的风景之后，悄悄溜了；然而，失落中，你也许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发现一份你不曾拥有过的喜悦。你在叹息，又在庆幸。其实，人生有许多机遇，但也有更多的事要靠自己去奋斗，去争取。

然而我们能把握住的，只有今天的所有。我们无法挽留昨天，也无法肯定未来属于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珍惜今天的所有，因为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主流，是我们生命中最具充实意义的。许许多多的“今天”，组成了我们的一生。

也许，很多人都想着要好好珍惜，却总在不经意中，错失许多原本不该错失的时机。你的叹息，你的内疚，已无法让它重来一次，那么，我们只有擦干泪痕，勇敢地昂起头，用自己的智慧去追求，去探索，找到你理想的明天。

明天，愿你拥有的更多！

“糊涂”组长

洪琳

新学期，我们第六小组迎来了一位“糊涂”组长，她的名字叫成诚。

成诚个儿不高，一头乌黑的短发，整天蹦蹦跳跳，活像个男孩。看上去挺机灵的，不过，这位新组长上任第一天，就干了好几件“糊涂”事。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成诚也不例外。星期六早晨做值日，成诚给组员分了工，便和大家一起忙起来。只见她一会儿扫地，一会儿擦黑板，一边还督促检查其他组员的工作，真是认真极了，连一张没扫干净的小纸片都不放过。

两节课后，该上操了，成诚的糊涂病开始犯了。你看她，像往常一样说说笑笑，连蹦带跳地下了楼，等做完了操，才猛然一拍脑袋：“糟糕，忘了锁门了！”我连忙安慰她：“没关系，第一天当组长，难免出点差错嘛！”她却一个劲儿地摇头：“那怎么行，第一天当组长，更应该认真一些。”正说着，班主任迎面走过来，成诚一五一十地交待了自己的错误，结果自然是被老师训了一顿。可她却一点不生气，反而说：“老师这么一批评，我下次就不会忘记锁门了。”这个组长，被老师训了还挺高兴，真糊涂！

下午放学了，组员们做完值日都回家了。我刚要走，成诚说：“你再帮我检查一下，看哪儿没扫干净。”我说：“都扫干净了，你就别费心了。”她却不听，在教室里东跑跑，西看看，没想到，还真给她找到一个没有清扫的角落。她一边拿起扫帚，一边对我说：“你看，老师的讲台下面还有两张废纸呢！”“成诚，你不是要去看电影吗？可快晚了！”她愣了一下，说，“我一会快骑几下还能赶上。”这个糊涂组长，难道扫地真的比看电影还有意思？

等我们准备离校时，已经五点半了。“成诚，别忘了锁门。”“不会忘！”她说着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兜里。走了几步，又掏出钥匙放进书包，我不解地看着她，她笑了笑：“钥匙放兜里容易丢。”我也笑了，“你这次不糊涂了。”“那当然，我是难得糊涂嘛！”成诚笑着辩解道，忽然，她又跳了起来，转身向教室跑去，边跑边喊：“等等我，我的手套还在教室里呐！”

唉，这个“糊涂”组长！

天空，有一颗闪烁的星

谷 青

在我记忆的天空，亮着无数颗星星，每一颗星星，代表一个不能忘怀的朋友，在这些星星中，有一颗最小同时又是最亮的小星星，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名叫林峰。

他，又稀又黄的头发，个子很矮，穿着一件洗白了的灰色单衣，和一条补了好几个补丁的长裤。这一身打扮，给我留下了第一个印象：一个土巴巴的乡下孩子。

平时，我总是尽量不和他说话，他却浑然不觉。他说，他家住在离校很远的小村，每天必须起早，否则上学就会迟到。他还告诉我，他养了好多可爱的动物，像小猫、小狗，还有鸡、鸭、鹅……他常常请我到他家去玩，我都婉言谢绝了。要知道，从他家到学校的那条小路上，一下雨便泥泞不堪，摔跤是常有的事，他那条满是补丁的长裤上总粘着老黄泥呢。

记得一次春游时，同学们都穿得花花绿绿的，他进教室时，我不由得愕然了：和平时一样的打扮，手中拎了一个半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了三四个青绿色的苹果。他一进门就冲我笑：“嘿，你猜我带了什么？”我故意摇了摇头。他神秘地一笑：“苹果！这是我们种的呢，想尝尝鲜吗？”“真的？”我一听是他自己种的，兴奋得大叫起来。同学们都围过来，一人一小块把它们全都“报销”了，虽然又酸又涩，大家却吃得特别有味。他在一旁憨笑着，说：“明天我全摘来给你们吃。”

他就是这么一个乐观开朗的人，虽然生活艰苦些，却并不因此而自卑苦恼。我对他的印象，也渐渐好了起来。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冬天到了，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割一般疼。同学们都穿上了既好看又保暖的滑雪衫。林峰也换了一条没有补丁的长裤，和一件深绿色的棉袄。我说：“你今天简直变了个样！”“是吗？”他笑着，露出不太洁白的牙齿。

可惜好景不长，下午我再见到他时，不禁吃了一惊：只见那深绿色的棉袄已被勾破了好几处，露出洁白如雪的棉花。“哎，你这是怎么了？还没穿上一天，就弄成了这样……”他笑笑，说：“不小心挂的。”

几天后，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自习课，门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是校长，身后还有一位老大爷。那大爷指着林峰对校长说：“就是他！”说完，就紧握住他的双手，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第二天，校长在广播里介绍邓林峰的事迹。我这才真正弄清楚：是他，上学时不怕泥泞，天天背着一位残疾儿童上幼儿园；是他，见老大爷家的牛逃走，赶上去抓牛绳，被牛拖了好一段……

小学毕业前夕，林峰送给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友谊长存。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每当我看见空中闪烁的星星时，就不由得想起他来……

钱老师 文孟鹰

“钱老师姓钱，嘿嘿，也爱钱。”大家都这样讪笑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他不是严监生，就是葛朗台。这个中年丧妻的怪僻老头儿，自从他唯一的儿子在老山牺牲后，便慢慢变得令人难以捉摸了。

每天早晨，他总要拎着破旧的小菜篮在街上踽踽而行。

“钱老师，您又吃白菜啊！”“又”字拖得长长的。钱老师连忙回答：“白菜好，白菜好。”

“我说老钱呀，你这南瓜加辣椒，也该换换了。”

“啊，维生素丰富，好，爽口又送饭。”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话语，仿佛交响乐不同的乐章上的音符，可主旋律却是一样。退休后，是该悠闲悠闲的时候了，可，我们的钱老师仍常来到教室里，把课桌一推，摇一摇，喃喃说：“该换了，该换了！”转而又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要特别爱护公共财物啊！你们的课桌快不能坐了，礼堂又成了危房，可教育经费紧得很哪！”精神爽快的时候，他是特别要到街上去转一转的，回来总能确切地告诉大家：“撮箕涨了一块，扫把又贵了五角，唉，钱更不顶用了！”钱，钱老师又是谈钱！

一天，钱老师从县城回来就躺下了。老师们急着要把他送医院，他却摇摇头，嘴唇无力地翕动着：“我是从医院回来的，我知道到了晚期了，没有办法了，免得花钱，国家……”唉，钱老师，您怎么这时还谈钱呢？

校长被钱老师留在后面，钱老师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本存折，用颤抖的手交给校长：“……我死后，请把骨灰葬在学校后面的山上，丧事一切从简，积下的这5300元，旅置新课桌。”校长硬咽地转述钱老师的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痛哭唏嘘声中，彻底理解了钱老师。

师魂悠悠

殷建军

先生过世已两年多了。每当想起他，心头便会涌起无限波澜，有几分酸楚，也有几分悲痛。

先生姓王，长得挺帅，颇有书卷气。

先生教历史。平素里虽然寡言，但每堂课上，总生动别致，滔滔不绝。也不用带书，事件的梗概乃至细节他都能倒背如流，如数家珍。每每兴致所至，还旁征博引，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或是真善美在这里展现，或是先哲、伟人的思想、发明成果在这里重演。听先生的课，有如清泉在心间流淌……

先生曾在苏州求学四载，能说一口流利的苏州话。有时候，上课也讲上几句；平素却最爱说：“怪道哉，好白相的来！终究为啥体啦？”

先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没串过门，也极少与人闲聊。闲时，只读书看报或拉二胡……也间或去市场买买菜。先生治学、治教严谨，于己几近于苛刻。印象中，他仅仅迟到过一次，也就那么几分钟，然而他却向学生深深检讨，且主动向学校领导“交待”，扣发当月的奖金。

先生体弱多病，家境也不好，在学校可以称得上标准的“困难户”了。可先生却很少接受“救济”。学校住房紧张。好不容易新修了一幢教师住宅，按资历，先生是可以住新房的了，可他竟毫不在意，直到有人告诉他新房已分定而没有他的份时，他也只一怔，嘴里叨叨道：“怪道哉……终究为啥体啦？”一家三口，硬是挤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直到他住进医院。先生得的是癌症。

先生的最后一课最令人感动。他的声音似乎从未如此地高昂过，沙哑的份儿也越发浓了。有人劝他请假，他偏不依，踉踉跄跄地走进了课堂，站立在讲台上，面朝着 50 张熟悉的面孔，使出浑身的气力来讲。那是记忆中最长的一课，铃声响过一遍又一遍，他似乎没有听见；外面站着另一位先生，他似乎没看见。而他讲课又是那般吃力，对这一切，同学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大家明白，先生多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多传授一些知识……到后来，那声音极像是歇斯底里的呐喊。他脸上的汗早淌成了小河，嘴巴哆哆嗦嗦的，忽儿闭上眼睛，一头栽倒在讲台上……

先生去了，临终前他挂念着妻子，挂念着他那幼小的孩子，也挂念着他的学生，挂念着那场考试——“及格了没有？”——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先生死时仅 30 出头，有人评价说，先生其实很傻，工作太投入，他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也有人给他写了一首《毋忘草》的诗，其中几句是这样的：一朵圣洁的栀子花/在怒放的时候/突然被风暴摘去/不能重返枝头/已枯毙/但那用香郁聚成的记忆/并不肯死去/还留在这储褐色的土地……

先生去了。如今，先生之女也能写字、读书；先生的学生也毕业了，有的还上了大学。在填写志愿时，有好几位在第一志愿中填了苏杭的学府。

好人一生平安

刘军

那年仲夏，你大学毕业，放弃了留在城里的好机会偏要来钻这山沟沟；那年初秋，你便踏进我们的课堂，你教我们数学。

不用说你那潇洒的举止，也不用提及你那幽默风趣的话语，单是你那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的眼神便令我们好敬佩好崇拜。在那个小山村里，能与你这样一位举止、谈吐有修养的人在一起，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该是件多大的乐事啊。

老师，你还记得那个秋雨蒙蒙的夜么？那天，我因一道数学题解不出，便找到了你家里，你正在欣赏音乐，一见我来，连忙关上录音机，又是倒水又是让座，弄得我不知所措。我红着脸向你问了那道题。你不仅给我讲解那道题，还引出了许多种证明方法，一直谈到逆向思维训练……我听着想着，忘记了秋雨、黑夜，不知不觉村里传来了雄鸡的报晓声。那夜，我的思绪飞得老远、老远……

以后，我便成了你家中的常客。我觉得，只有在你这儿，才有我们年轻人息息相通的窗口，孤独的心一下子得到了抚慰，风雨途中仿佛找到了梦的归宿，再也不傍徨。日子久了，我也随便了许多，我们无所不谈。记得无数次在昏黄的灯光下，我把心事吐出，仿佛是你的知己，虽然，你是老师。

又是一个深秋的黄昏，我照例去你家。可这次你却失去了往日的笑容，神情沮丧了许多，呆呆地倚在窗前望着那飘散的秋雨，任凭秋风把你的头发吹得零乱；你那闪烁着青春流霞的眼光也颓唐了许多，就如秋风中独自吹响的竹笛，散发出丝丝忧怨。我轻轻地问：“老师，你怎么了？”你缄默不语。缓缓地递给我一封未贴邮票也没邮址的信。我疑惑地打开，读下去。啊，我惊呆了，原来竟是一封恋人诀别的信。望着窗前你昏暗的背影，我感觉到，这封信就如一盆冰水、一把锋利的刀，刹那间，无情地浇灭你的渴望，斩断了你的思念与企盼。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你转过身来，咽了口唾沫，青白的脸努力地想挤出些许的笑意。“为什么？”你反问道，声音极艰涩，“因为……因为我恋这山沟沟，因为我不听她的劝告，执意要来这里并准备扎根下去。昨天她又来劝我，可是下午给你们补课，没去接她……”

以后的路，你仍然还得走，我真担心你会被感情击伤。可出乎意料，第二天你却依然如故，谈笑风生。然而，看得出你正用颤抖的手、用理智的针去缝合内心深处的创伤。可你从不表露出来，怕影响教学，仅仅只是在某个下雨的日子才去品读一下那封冰雪般的信。你说：“它教会了我许多、许多……”如今，我就要离开你了，临别的日子，我欲语无言。老师，让我给你唱首歌吧，就唱你教我们的那首——《好人一生平安》。

我的老师

王 钦

长期随父亲东迁西调，所读学校多，所经老师就更多，只有刘老师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至今不能忘记。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0年春季。那一天，父亲带我到新学校新班报到，班主任就是刘老师。当我们走进办公室，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微驼的阔大的背。父亲说明了来意，并递上我的《小学生手册》。当翻看到我的成绩单时，他眉头微微皱了皱，并用眼角瞟了我一眼：“成绩较差，可要努力呀！……”我平常最怕也最烦大人说我成绩差，所以把头一偏。刘老师还说了些什么，也没听清，回家的一路上，我闷闷不乐。我预感到，以后的日子，会不好过，因为我“成绩较差”。

因是插班，我被安排坐在后排。我个子小，眼睛不太好，有时为了做笔记，要站起来看。有一次，当刘老师背对着我们板书时，我站起来，故意将椅子弄得很响。刘老师转过身，看了我一眼。当天放学，班长告诉我，刘老师要我到办公室去。我神情紧张地走进办公室，叫了声刘老师。刘老师叫我坐下，然后说：“对不起，让你坐在后排一个多星期了。刚才与班干部商量了，从明天起，你就调到前排吧。”当时，我既感激又羞愧。刘老师，你是多么细心呀！我们的一言一行你都观察到了，并认真对待。更重要的是，你并不因一个学生成绩差，就鄙视、遗弃他，而且同样地爱护、关心他……我望着刘老师阔大而微驼的后背，久久不愿离开。

刘老师对学生很严格，上课时要求我们全神贯注，决不许开小差，但他严中有慈。有一次，我和同桌在课堂上讨论关于飞碟的事情。他没有罚我们站，却要我们回答问题，我们上课没听，自然一窍不通。他没有责怪我们，却转弯抹角地给我们讲“猴子捞月”的故事。讲得我又好笑又脸红，我明白老师的苦心：上课讲小话，有如猴子捞月，自己费了精力，却得不到优异的成绩。打那以后，我上课再也不开小差了。

刘老师上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拖堂。下课铃一响，他就不由分说地把我们“赶”出教室，说脑子不能长时间使用，要出去活动活动，让脑子休息休息。

刘老师很辛苦，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为了使我的成绩提高，刘老师也没少费心血。除组织成绩好的同学帮助我外，他还亲自辅导我。我因转校，耽误了许多功课。为此，刘老师规定我每星期两个晚上，到他的办公室去，帮我补两个小时的课。补完课，他又亲自送我回家，然后再回到办公室，继续备课、批改作业。望着他埋头弓背伏案的身影，我真想也劝劝他：脑子不能长时间使用，刘老师，你要注意身体呀！在刘老师身上，我明白了什么叫“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刘老师是成千上万的平凡而普通老师中的一员，但他奉献的精神，博大的胸怀，对我们的爱心，使我们觉得他好伟大！我们将永远尊敬和爱戴他。

“613”情思

周炯

人的一生，是那样的漫长，宛若旅途，会遇到很多很多旅伴。有的，如同烟云，过眼即逝；有的，却化作一片美丽的贝壳，永远地留在了记忆的沙滩上……

时间流逝真快，一晃，离开我的“613”又是一年了。

我曾寄宿在学校里，就住613房，同宿舍的4个女孩子，性格迥然不同，然而，我们却融洽地相处着。

舍长陈敏，人如其名，聪明伶俐得很。她是校球队的主力队员，因此有着一副好身胚。每天她练完球回寝室，总要在那吱吱作响的木床上练仰卧起坐，常常吓得上铺的“娇小姐”黄媚尖叫不休。

黄媚虽柔柔弱弱，但学习上却不甘落后，是班上有名的学习尖子。特别是理科成绩特好，经常性地稳拿数理双百分。她虽沉默寡言，但热情、细心。一旦你遇到什么不懂的地方，她便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且像老师那样，不厌其烦、详详细细地讲解，一遍又一遍，直到你听懂为止。因此，被我们誉为“小老师”。

与黄媚相比，从潮州转来的靓女章亦茗的理科成绩就逊色多了。但章的英语呱呱叫。特别是那口较标准的美式英语，常令我相形见绌。亦茗努力，好学，常常在熄灯后又跑到路灯下跟着“随身听”练口语。为了激励自己更努力地学习，她还为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耶鲁章”，她说，是希望去美国那鲁大学深造。

当然，我还不至于忘了介绍自己，主性活泼的我，一天到晚笑口常开，自诩是“弥勒佛”，“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当然，本人还未发福到能跟弥勒佛媲美的地步。我很健谈，天南地北，古今中外，都略知一二。平常喜欢看书，零用钱大多用来买书。我的书柜前，常常挤满借书或看书的同学，因此，被舍长称为“图书管理员”。从书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找到了知音。书，也是使我成为每晚睡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关注的中心的有力后盾。和很多女孩子一样，我也喜欢吃零食，每天口里几乎都有太阳锅巴、太子梅之类。因此，同伴们毫不吝啬地赐我一个善意的绰号——“米老鼠”。我也乐得个“恭敬不如从命”，咳，米老鼠就米老鼠吧，咱还能上迪斯尼乐园呢！

每天早上，陈敏那木床发出的吱吱声，亦茗的“两个美国人对话”（她同时扮演一老一少两个美国人），黄媚的细声细语以及我这“唐老鸭”般的女高音构成了一曲还算和谐的晨曲。曲子奏完了，我们便在舍长陈敏的催促下去晨跑。我体质不算太好，开头几天，还能勉强跟着，眼巴巴地望着陈敏遥遥领先；后几天，我就忍不住怀念我那“悠悠被窝情”来，但总被陈敏强迫着去锻炼。她以身作则，每天提前叫我。有一次，她竟把我拽出被窝。倒也怪，从那以后，教室里那块记迟到的黑板上，我的名字再也没称霸一方了。

晚上睡前半小时，是我们宿舍最热闹的“新闻发布会”的时间。陈敏那爽朗的笑声，章亦茗那带着潮州味的普通话以及我的大吼大叫和不时爆出来的我嚼碎梅子核的声音，这些就构成了“夜曲”。通常是黄媚在那儿充满感情地吟“长恨歌”，陈敏在手舞足蹈地唱张学友的歌，我和亦茗就故意唱反调大声批判“追星族”，说张学友长得不如黎明，气得陈敏吹胡子瞪眼睛，跑下床来吓唬我们，一时笑声、叫声，好不热闹……更多的时候，我们在—

起侃大山：谈理想，谈人生，谈友谊……高谈阔论，争论不休，最后总是黄媚一句：“不早了，睡吧。”这样，有时也引来生活老师的查问。不过，“擒贼先擒王”，总是舍长陈敏出去“受训”，我们则赶紧装睡，为了迷惑老师甚至假说“梦呓”。

呵，“613”，我的寝室，我们快乐的天地，我的生命交响曲中的一个小插曲，我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这里有我们这样一群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性格的孩子，我们给这段生命历程划上了永难忘怀的一笔，写下了深情的一页。

铁面无私

张微

开学第一天，班主任就封了我个“笔筒官”——纪律检查员，他认为我有个“铁面无私”的好习惯。想不到几天后，同学们也送了个“包青天”的绰号给我。为此，我紧张而又兴奋，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班纪班风抓好。

一天，早自修时，班里出名的捣蛋大王李辉和几个男同学下棋。“李辉，现在可不是课间！”我向他出示了“黄牌”。“得了，干吗那么认真呢？老师又不在，不玩是笨蛋！”他嘻皮笑脸地不以为然。我见他忠言逆耳，就把名字记在纪律检查本上，准备交上去。这时，他才慌了，一个劲地向我讲好话。但我没有因他的好话而留什么通融的余地，因为事先我已经给过他一次改正的机会。

早点名也是由我负责。一天早上点名时，我的好友叶玲迟到了。后来才了解到，她头天晚上贪看电视，很晚才睡，睡过了头。一下课，她拉我到一边，把情况向我主动“坦白”，并请我手下留情，把她迟到的名字划去。因为迟到的人要罚写“说明文”一篇，说明迟到的原因和改正的办法，还要加做“值日”。我愧惜而同情地告诉她：“越是好朋友越要坚持原则，不能徇私舞弊。再说，你又没有特殊情况，完全是明知故犯，自作自受。”我还明确表态：“你是我的好朋友，做值日时，我们一起做。”但她却怪我不够朋友，不讲交情，而且好几天不理我。我并不后悔，但却伤心——小学时代结交的老朋友，已经快7年了，还不理解我的性格。

抄袭之风在我班盛行，其他班干部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我可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头把火就“饶”了10多个抄袭者。结果他们都吃了老师的“鸭蛋”，并都对我怀恨在心，可嘴巴讲得好听，仍称我“包青天”。

一学期下来，我几乎全班树敌，评“三好学生”和“优秀干部”都落了榜。妈妈说我芝麻大的官，何必死认真，到头来还不是亏了自己。但我却很欣赏“包青天”这个绰号，一来因为铁面无私不是坏事情，二来社会上的“包青天”多一些有啥不好呢？我想，以后同学们会理解我的！

受不了的“特殊照顾”

邓倩

不少同学都有上甲课赶做乙课作业的坏习惯。教语文的张老师多次批评，情况也没多大好转。有一天，她宣布：以后发现谁这样做，除了撕掉作业本外，还要做出深刻的检讨。

不知是得了健忘症，还是故意以身试“法”，在老师宣布戒律的第二天，李欣和王琦居然又在语文课上赶起了别的作业。听着张老师撕作业本的“哗哗”声，同学们私下交换着眼色，似乎在说：活该！谁叫他们“犯戒”呢？我虽然总觉得老师这样做不太妥，但见她说话算数，也心服口服。从此以后，课堂上赶其他作业的现象明显减少了。

又有一次，因为急着要交英语作业，我也在语文课上赶了起来。我的作业本当然被缴了。我很懊悔，想到自己的作业本马上就要粉身碎骨，眼泪忍不住就掉了下来。奇怪，我始终没有听到那撕本子的声音，只听到这样一句话：“如果邓倩同学在今天之内没有任何行动表示，那么，对不起，我就要撕本子。”我明白，这所谓的“行动表示”，无非就是检讨自己，保证今后不犯。老师在暗示我，要识时务，争取主动，就可以得到宽恕。

下课后，同学议论纷纷。“今天张老师干嘛不撕邓倩和王琦的本子呢？”“谁叫他们是差生呢！”……听着同学们的议论，我心里难受极了。老师，由于您的“特殊照顾”，我那本该撕得粉碎的作业本得到了“赦免”，可是，老师，您知道这样做给那些暂时后进的同学带来什么影响？您知道同学们对我的纷纷议论吗？还有您在同学中的崇高威望呢……我受不了这样的“特殊照顾”。

我跑到办公室，把自己想说的话一古脑向老师吐了出来。张老师沉思了一会，微笑着说：“你和同学们的看法都有道理，你能坦率地提出来，对老师也是一种帮助，谢谢！”

听了张老师的话，我心里舒畅极了。

山间小木桥

何永华

朋友，当你欣赏现代化的立交桥时，一定会想到横跨于滔滔江水之上的长江大桥、历史悠久的赵州桥、闻名于世的卢沟桥吧！也许还会想起与十八勇士血肉一起获得悲壮永生的泸定桥、吹响胜利号角的金水桥……但你是否想过还有一种最简陋的桥——山间的小木桥。也许很多人认为它不值一提，我却要赞美这普通而简陋的小木桥！

提起小木桥，山里人对它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一往情深。它不择地势，不选环境，横卧在山间的小溪上，横跨在荒野的沟壑间，甘居在偏僻的山间。由几根杉木（或杂木）并在一起，连接起小溪两岸，连接起崇山峻岭，连接起山间的各个角落，连接起外面的世界。小木桥是那样的平凡，又是那样的尽职。无论是酷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小木桥总是默默无闻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奉献自己。用自己的身躯支撑着山里人从昨天走到今天，从今天走向明天，从山里走到广阔的世界。当人们从它身上走过时，它总是那样的乐观，发出“嘎吱、嘎吱”的欢笑声，洋溢着自豪、幸福之感。

这就是山间的小木桥！我们一大批耕耘在山区教坛这块土地上的老师，不正是一座座这样的小木桥吗？他们在最艰苦的偏僻山村、最简陋的山村学校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着，用智慧和汗水铺设起知识的桥梁，让无知的孩子去攀登科学的高峰，这不是小木桥的精神吗？不正是这样的一座座桥才使文明的春风吹进山区的各个角落吗？

啊！我赞美小木桥，更赞美像小木桥一样默默奉献的山区教师！

背上的温馨

匡 澜

张家界，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当我从书上看到你迷人的风姿时，就幻想着哪天能走进你的怀抱，领略你的美丽和灵秀。今天，我作为县教育台夏令营的营员，终于来到了你的面前。

但面对峰顶黄狮寨，我茫然了。对患小儿麻痹症刚做了手术的我来说，这近在眼前的山巅，一下子变成了遥远的天涯！

“让我们把你背上去！”铿锵的声音响起，夏令营负责人金老师蹲下身说，“来，匡澜，再高的山峰我们也能征服它！”

伏在金老师的汗涔涔的背上，我无心欣赏眼前的山光水色。随着步步登高的石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幽远的昨天……

她是老师，她是姐姐

我进小学读书了。对这双臂夹拐的我来说，读书是难度很大的挑战。

我要上厕所，可班上的同学太小了，根本就背不动我。

正在我愁眉苦脸时，班主任张秀梅老师察觉了：“要上厕所，是吗？”我慌忙说不要。我宁肯憋着，也不愿让一个和我堂姐差不多年龄的人送我上厕所。“看你，小小年纪那么多讲究，来，我背你去！”

我听话地伏在张老师柔弱的背上。她背着我来男厕所旁边，先假装咳嗽两声，然后大声问：“男厕所有人吗？”半晌没有回音，张老师把头探进去，四下望望，确信无人后，赶忙跨进厕所，轻轻把我放下，扶我蹲好，说：“千万小心，手要扶稳，老师在门外等你。”我咬紧嘴唇，点了点头。张老师转身走了，我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同学的肩背是我启锚的码头

时光飞逝。我很难说清伏在同学的背上走过了多少路程。

廖建兵，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照顾我。考入县一中里，他本已分在令人羡慕的军校班。然而，他却说服了父母来到了我的身边，执意说：“我不能扔下你不管！”

记得有个星期天，我必须去学校参加英语比赛。碰巧爸爸妈妈都加班去了，而建兵是不会来了，因为昨天我俩闹了别扭，我不该在他那 60 分的试卷上画了只乌龟。窗外，下着倾盆大雨，我只能望雨兴叹。突然，那有节奏的、熟悉的敲门声响起，是建兵！没容我说一句话，建兵把那湿漉漉的带着他体温的雨衣套在我身上，背起我闯入那漫天的雨幕。

靠在北京教授身上走

时钟已敲响 12 下，北京来的教授依然没下手术台。这位教授是应邀到隆回参加某项会诊的。听说他治疗小儿麻痹症有独特的方法。

终于，教授出来了，他的脸上写满旅途的辛劳和工作一大的疲惫，但当他慈祥的目光看到我时，还是温和地说：“来，孩子，到诊断室去。”教授艰难地弯下腰，让我半靠在他身上，“屈膝，嗯，再迈一步。”他仔细观察我的反应，接着又捋起我的裤管在腿上捏摸着，然后说：“情况还好，三次大手术大概能恢复。孩子，别灰心，今天做些准备，明天就动第一次手术吧。”我感激地点点头，多么希望奇迹从教授的刀下出现啊！……

“来来来，同学们合影留念。”原来已到达山顶了。太阳高挂万里蓝天，面对眼底千重翠浪，我向着群山万壑放声高呼：“哟嗬嗬……嗬！”

大山雾，你好浓啊

陈标志

听校长说，县报社调你到编辑部工作。这当然是件求之不得的事。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中学民办教师，能到县城里去吃“皇粮”，是山里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福分——山里人一直是这么认为。

或许，是你几十篇教学论文和十几篇来自山村的新闻报道，才使得你再一次拥有进城的机会吧。这穷山沟里的泥娃子谁也不曾想到，老师你能在这大山沟里开辟一片文学创作天地，辅导学生搞文学创作，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写这里的山山水水，写这里的风土人情，写这封闭式的大山贫瘠。为了这大山的孩子，你不顾狂风大雪，摸索在被积雪覆盖的九折十八弯的大山羊肠小道上，去50多里的县城买书、借书。一来回就是两天，回来时，你简直成了雪人儿。当我们抚摸着还带有体温的书时，老师，在你的背后，大山般倔强性格的山里毛孩子，也会被感动得流下这两行滚烫的泪水……

毕竟，这一群群朝气蓬勃的山里孩子，没有辜负你的期望。在你辅导下的学生已在全国各类大小报刊上发表了作品。你创立的“四尖峰”文学创作小组，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获奖证书和编辑部的聘书像雪花一样，纷纷飘来。你为之而激动过，也冷静沉思过，也想到外面去看看，世界究竟有多大、多精彩。

对于这次调动，你为什么也没有表示？面对这张不寻常的通知书，你只是郑重其事地把它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一直压到调动的前两天。后来你突然抽了出来，难道老师真的要走下那三尺讲台，忍心离这帮泥娃子去县城吃“皇粮”？

晚上，我们噙着眼泪做了同一个梦。梦见老师挎着大包，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偷偷上县城去了……

我们这群山里孩子，用自己平时挖药赚来的钱，凑足托人到城里买了几盒风湿膏，偷偷塞进你的抽屉，作为分别时不寻常的礼物。我们但愿你去，又不希望你去，心里好矛盾。正值离别的时刻，我们只得暗晴在心里祝福你——老师。

欲行的前一天，你跟往常一样，迈着轻盈的脚步，登上讲台。一张慈祥的脸，一注柔和而亲切的目光掠过一张张真诚的脸。你没说什么。转身在黑板上道劲有力地写着“岁月诚然可以改变一切，却不能把磐石蚀剥成沙”，然后转过身来严肃地说：“根据教委有关指示：‘要致力发展山村教育’，我决定留下！”最后几个词说得很慢。霎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掌声下，有许多人瘪瘪嘴掉下了泪珠呵。

老师，我们知道你很珍惜这次机会，但你为了这山里未脱雏毛的孩子，为了发展山村教育，你决定留下与大山厮守在一块，老师……

大山毕竟是大山，灰蒙蒙而又群峦起伏的远景。伟岸的体魄和广阔的胸怀，膏腴这方瘠土，养育这山人家。“岁月诚然可以改变一切，却不能把磐石蚀剥成沙”。不知是大山的风，还是大山的雾，模糊了我们的眼睛。

啊，大山雾，你好浓好浓啊！

毛线衣 初初

天很冷，北风从早到晚刮个不停。有人从家乡给我捎来毛线衣。

毛线衣是新织的，鹅黄色，厚厚的，散发着芳香。我轻轻地抚摸它，泪水慢慢湿润了我的眼眶。那年冬季，我读三年级。看着同学穿着或红或绿的毛线衣，我很眼馋，回家就向母亲要。母亲没有答应，她没有钱，我便赌气不吃饭。母亲轻声劝说着我，并许诺今后一定给我织。我不高兴，端起饭碗往她面前一摔。碗砸到地上，破了，碎片飞起，击伤了母亲只穿了单裤的腿。血，流了下来，染红了母亲的裤脚。她弯腰抱着颤抖的腿，泪水似断线的珠子，喃喃地说：“孩子，妈一定会给你买的。”

这份愧疚一直萦绕着我，母亲不会知道。也许，她已忘记了那件让她伤心的事。她只惦记着，该给远方念书的女儿送寒衣了。穿上毛线衣暖洋洋的，不再感到冷。

信

周俊芳

收发室窗口有封信，“38班杜林收”几个字特别显眼。

38班班主任经过此处，目不转睛盯着寄信人地址：保丰。哼，这信好奇怪，离校这么近，为什么不到学校来找？杜林，她平时就散漫，会不会……如此一番“深思”，他迅速抓起了那封信，走了。

“杜林，你的信，保丰的！”班主任注视仕林的神色。“哦！就来。”杜林眼中一亮，跑了过来。“哼，还这么兴高采烈，迫不及待，这回看你怎么说。”

在班主任办公室里，杜林拿着信正准备走开。“回来！”邓老师严肃地说：“念来听听。”“这怎么可以……”“不要紧，念吧。”杜林犹豫再三，极不情愿地拆开封，可她怎么也念不出来。“怎么？哑巴啦！有啥难听的呀！”杜林脸红了。“好吧！成全你，我来替你念。”邓老师拿过信，他也没念出来，只是红着脸，上面只有一句话。

“——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杜林委屈地擦着泪，离开了。办公室里班主任木然地坐在凳上，信纸飘落地上。

礼 物 任 爽

“哎！小玲明天生日，你准备送什么礼物给她？”一个同学问我。

“送什么礼物给小玲呢？”我问自己。现在，学校流行“送礼”，每逢过年过节或同学生日，同学朋友间总要互赠一些小礼物。

放学回到家里，有心向爸爸要钱，又实在开不了口，前两天才因同桌生日礼品向家里要了钱。妈妈看我欲言又止满腹心事的样子，轻轻问我有什么事。等我讲明后，妈妈道：“孩子，同学生日表示祝贺没错，可也不必一定要花钱买礼品。你亲手做张贺卡什么的，不是更能表达你的诚意么？”我一想，觉得妈妈的建议很好，于是找来纸、布、剪刀、胶水，精心设计，认真制作，花了一两个钟头，终于大功告成。

第二天，当我拿着贺卡走向小玲时，见她的课桌上已堆了高高一堆各式包装华美的礼物。我对小玲说：“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昨天亲手为你制作的贺卡，希望你喜欢。”

那天我值日。

打扫教室时，在墙角，只见我送给小玲的贺卡正静静地躺在地上。我弯腰拾起，用袖子拂去贺卡上的脚印，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真不是滋味。

悔 恨

李宗辉

“李宗辉，93.5分，全班最高分。”政治老师边说边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但这目光使我的心更加痛苦……

上午，政治测验结束，我的心随着收卷老师的离去而揪紧。一放学，我独自来到老师办公室，想了解我的成绩。老师不在，摊在办公桌上的卷子还没评完。对照“标准答案”，我知道自己有几道题答错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直居班上前三名的我，这次考得这么糟，在老师、同学面前还抬得起头吗？他们会怎样看我？老师还没来，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一个念头跃入脑中：要是把错了的改几道，我的成绩就不会使自己难堪了。于是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着：“只改几道小题，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拿起笔，在胆颤心惊中，我将几道错题改了过来。做“贼”心虚，我头上直冒汗，不敢多逗留，匆忙逃离了办公室。

到了家，我倒在炕上，惭愧、后悔涌上心头。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一种珍贵的东西，过去曾经拥有的，现在我轻易将它抛弃了……

唉，这不光彩的93.5分！

我没有勇气向老师表白。我也无脸像以往那样向父母报喜。我悄悄地把试卷撕成了碎片……

我要寻找新的起点。

生 日

黄青

胡海一走进教室，就感觉到今天不一样，同学们都神秘兮兮地笑，好像有什么喜事似的；好些同学都带着心爱的东西，莫非今天班上要开展览会？

瞧，王平正摆弄一只文具盒，嗨，多功能的。盒上画了只吃竹叶的熊猫，真逗人喜爱。王平一按按钮，盒里神奇地弹出一支钢笔来。

胡海瞅着，心痒痒的。

中午放学时，胡海破例没有回家。见教室里只剩下自己，他便悄悄地朝王平的座位走去……

下午班团活动时，班主任笑容可掬地说：“昨天我给大家透露了一个秘密，胡海同学今天生日。现在请把送给他的礼物拿出来。胡海的父母去世10多年了，他是靠抚恤金养大的。今天大家为他庆贺生日，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大家纷纷把礼物送到胡海桌上，只有王平空着手，走过来，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本来准备了一只多功能文具盒，中午丢了。”

胡海一听，脑袋轰的一声，他不敢正视站在面前的王平，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

受 骗

王岩

早晨，我背着书包走进学校，看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柏油路，心里很感舒畅。猛然想起今日轮到我们班值日。本来这值日每六周才轮到一回，可我生性懒惰，怎么也不想干。我想：我不扫，反正有人扫，怕什么！

我躲着班长和同学，缩着脖子，一溜小跑向教室溜去。刚到教室门口，迎面碰上大脑袋、戴近视镜的鲍亮。我想躲已来不及了。“王岩！”鲍亮已经在喊我。我只得硬着头皮上前去。“你怎么才来？我都急死了。”“什么事？”我明知故问，想等他一说值日我就装肚子痛。“语文老师叫我们去！”我很惊诧，忙问：“有什么事？”他说：“你昨天作业没做完就走了。”我一愣，心想：昨天老师没布置作业啊！难道是我一时大意没听到？还是和他一起去看看吧，大不了挨老师一顿训，然后把作业补上。要是叫了不去，那可能就要倒大霉了。

我一路提心吊胆跟在鲍亮后面，见到老师怎么说呢？我心里没谱儿。到了办公楼，鲍亮突然向北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喊：“傻小子，你上当了，老师根本没叫我们，哈哈……”我一听，气得乱蹦，拔腿就去追他。追到办公楼后面的树林里，他停住了，笑道：“王岩，你又中了我的计。我是奉班长之命叫你来扫地的，怕你这‘小懒虫’不来，就用此法将你骗来。你也别生气，这可是你应该干的。瞧，我将扫帚簸箕都拿来了。”

我这才想起这儿正是我和鲍亮的清洁区。两把扫帚已整整齐齐地放在那儿。我虽然不想干，但已经来到这儿，再走，那就大不好意思了。我便拿起扫帚和鲍亮一起干起来……

扫好地，望着干干净净的地面，想：这地扫了和不扫就不一样，今后还是要主动打扫的好！

“说话不算数”的爸爸

张青青

我爸爸是一个现役军官。

作为军人，理应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他呢？

7月8日，是我的生日。

一大早，我便穿得整整齐齐的，同妈妈去买生日蛋糕。昨天，爸爸向我保证，这一次一定陪我过一个生日，一起切蛋糕，吃团圆面。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记得我10岁生日时，老家江苏盐城的亲戚都来了，可爸爸却带着部队，去了100公里外的长江，进行武装泅渡训练……近几年来，几乎我的每个生日，爸爸都不在家。这一次，爸爸说一定要陪我过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日，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我一路欢歌笑语，同妈妈采购回家。桌上有张便条，拿起一看，是爸爸留给我的：“青青：生日快乐！爸爸去执行抗洪抢险任务了，又不能陪你过生日，对不起！……”我坐在椅子上，伤心的泪水滚滚而下，心里真恨爸爸：还是军人呢，说话不算数！

中午，我看见院子里的解放军叔叔纷纷在捐钱捐物，妈妈也不甘落后。我心里想：灾区的小朋友多可怜啊！我砸碎了可爱的瓷娃娃储蓄罐，把所有的零用钱（共86.60元）捐献了出来。

晚上7点，我打开电视，“新闻联播”节目正播放李鹏爷爷在大堤上接见爸爸他们部队的新闻。呵，我看见爸爸了，爸爸满身泥水，正给李鹏爷爷敬礼呢……

我的泪水又一次流了下来。

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解放军官兵在滚滚的洪水中抢救人民财产的镜头。我心里油然而生一股骄傲和自豪：我的爸爸就是其中的一个！

琢园紫藤

李一枝

也许是因人及花，也许是因花及人，我爱师大附中琢园架下的紫藤。

春风轻轻吻，春雨悄悄润。一串串紫藤花，迎着春末的阳光缀满枝蔓。花密叶稀，仿佛一片淡紫色云霭浮于廊顶。流连于廊下，抬头细看串串紫藤花，每串大约三四寸长，由二三十朵小花自上而下缀成一个圆锥体。蝶形花冠，花瓣是淡紫色的，仿佛是大自然这个画师不小心将一滴紫色的颜料溅在花瓣上，紫色由边缘向花蕊渗去，渐渐淡化。远看，一串花宛如一串玲珑的风铃，朴质、淡雅。

紫藤花盛开时，芬芳宛如一曲轻快、抒情的小调在廊中萦绕，若有若无，忽浓忽淡；又如一股清澈的甘泉沁人心田，意味悠长。中午时分，太阳照在鲜花上，馥郁的花香与温暖的空气调在一起，好似芳醇的佳酿，闻一闻，心都醉了。

紫藤花将香味儿洒满校园后，随着绵绵的梅雨悄然飘落。

花落之后，是一派生机勃勃的葱郁。翠绿的叶子将廊顶盖得严严实实。利剑般的阳光从枝叶间穿过，只留下一个个圆形的光斑。雨季，她为我们避风遮雨；酷暑，她为我们铺展一片凉荫。长年累日晒雨淋的紫藤从不叫苦呻吟，或是居功索取。

每当我从紫藤下走过，享受一份清香，一份荫凉时，我总感到这紫藤似曾相识。呵！她就像我们亲爱的老师啊！为了我们将来成为跨世纪的人材，他们执鞭教坛，传道授业解惑，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像紫藤一样默默奉献。敬爱的老师，您就是琢园的紫藤，将爱的芬芳倾注给每个学生，奉献给人类最伟大的事业——教书育人。

90年来，师大附中的校友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其中凝聚了多少老师的汗水和心血。他们培养的学生在全国甚至在世界各个学科领域摘金夺银，举世瞩目。然而他们依旧如紫藤般朴质，依旧默默无闻地在桃李园中辛勤耕耘！我赞美紫藤，更赞美紫藤般乐于奉献默默耕耘的可爱可敬的老师！

SORRY

陈蓓蓓

盼望已久的课外读物终于发下来了。看完自己的书，我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眼睛。邻桌同学不知去哪儿了，我一瞥他桌上的杂志，哇，是我最喜爱的《辽宁青年》，不如我先拿过来看看吧！

我拿过书，正看得入神，班上有名的“小霸王”冷不防从背后走来。他见了我手中的杂志，便强行来抢。“嘶——”的一声，封面撕破了。我大吃一惊，愣在那儿，没了主意。“小霸王”也傻眼了，但随后，他屁股一拍，甩甩头，潇洒地走了。

我只好自认倒霉。望着邻桌空空的座位，我头脑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何不趁现在没人把杂志放回原处？我赶紧把它放在邻桌同学的作业本下面，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开了。

不一会，邻桌同学进了教室。当他发现那破损的封面时，气得在桌上重重擂了一拳，大吼起来：“谁？是谁把我的杂志撕破了？我决不饶他！”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这一切，都被站在窗外的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心头一颤：承认吧。但又一想：不行，他肯定饶不了我。再说，“小霸王”也有责任，他不说，是会有人知道的，还是不承认为好。于是，我最后一个走进教室，努力显出自在的样子去关心邻桌。可……唉，我心虚得不行。

整个下午，我都心绪不宁，总感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又好像有团阴影缠上了我，抹不掉，挥不去。而且，老师以前常说的一句话老在耳旁响起：做错了事，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快快认错……

熬到晚自习前，我再也坐不住了。终于，我鼓起勇气，大胆地走到邻桌面前说：“I'm sorry...”谁料不待我说完，“小霸王”竟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大声说：“这事不能怪陈蓓蓓！一个人做事一人当，是我抢坏了你的杂志。”说完，他又走过来对我说：“陈蓓蓓，very sorry！”

邻桌脸上也露出了宽容的笑。我们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社会篇

紫云英

刘灿

又是一个紫云英花开的季节，我坐在紫云英花丛中，静静的。失落的心期待着那个模糊又清晰、切近而又遥远的瘦小身影的出现，而她再也没有来过，等待便定格成寂寞且凄凉的风景。

张眼望去，花浪层层，苍苍沃野，数不清的是条条阡陌。我心如斯。无端而又无奈的思绪纷纷化开……

仍清楚记得，那是一个紫云英花开的季节。星期天的清晨，田野很静很静。当我走过那一片开满紫云英花的草地时，草地上早已坐着一个小女孩。她的头上、脖子上、手臂上都绕着紫云英花环，手里还在编织着，神情那样专注，那样认真，似在精心编织着一个梦。一层层薄雾萦绕着她，朦胧而又清晰。微风拂过花地，花浪泛起，在她的周围荡漾开去。眼前的她已不再是一位女孩，而是一位天使，一位紫云英天使，为这片草地增色的天使！我真想靠近她轻轻地问：“我叫你紫云英，好吗？”然而我没有这样做。我不想打碎这幅美景，更不愿打碎这个笼着轻纱的梦。我悄悄地走开了。

此后的第二个星期天，我又来到了这片花地。花也依旧，人也依旧，心也依旧。我和她谈了许多，也了解了许多。她偏爱紫云英，也拥有一个紫云英般绚丽多姿的梦。她的家境不太好，如果小学毕业不能升入市直重点中学，她的父亲就会让她辍学。当时我无法体味出那一颗幼小的心是如何承受这一心理压力的，更不敢去想象她那柔弱的肩膀能否承担起生活的重担。面对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我该做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我唯求自己的爱心能融化她心中的冰凌花。我告诉她：在浓浓的春意中，紫云英会越来越艳的，她的梦想也一定会成为现实。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此共贺成功，好吗？望着我真诚的脸，她忧郁的双眸掠过一丝惊喜，点了点头，会心地笑了，笑得很自信，那春阳般的笑，升腾为一朵骤然开放的紫云英。于是，我给她起名紫云英。

不误春时，不负东风。又一个紫云英花开的季节如约而至。我希望紫云英能永远有紫云英般的梦。那一年就是在默默的祈祷中度过，不知是喜，是忧，还是愁。那一天我去得很晚，她没有失约，在那里足足等了我几个小时。年年岁岁花相同，岁岁年年人不同。望着她怅然若失的样子，我的心震动很大。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艰难地笑笑，轻轻坐在她身旁。

良久的沉默。

“姐姐，我以一分之差落选了。以后，我不会再来这里了，这串紫云英留给你作纪念吧！”说完，她狂奔而去。她渐渐消失的身影，深深牵痛着我的心。层层花浪朝她奔走的方向翻腾着涌去。我没有流泪。也许是痛到极处，泪水也可以倒流吧。

我在风中伫立了好久好久。细看那一串紫云英，它蔫了，是泪干了还是春色已去？它在风中摇曳着，显得那般无助，那般无奈。我把它拾起，融入心中，嵌进记忆……风景依稀似去年，只是昔人已乘风而去，此地空余满地花。那未曾尘封的记忆如滚滚而来的洪流，汇成了一句句深沉的呼唤：紫云英，你身在何处？

在鹿儿岛的日子里

曾筱迦

应日本鹿儿岛市长赤崎义则的邀请，在长沙市张明泰市长的率领下，我们长沙市少年艺术团于10月26日清晨乘飞机抵达香港，然后飞过浩瀚的太平洋，赴日本鹿儿岛市进行友好访问。

鹿儿岛是日本南部一个美丽的城市。访问期间，我们除了进行三场文艺公演之外，还参观游览了市政府、市立美术馆、樱岛博物馆以及与市区隔海相望的樱岛火山和享有“南九州最大规模闹市”之称的天文馆繁华商业区等许多地方，参加了拜会市长、长鹿两市缔结友好城市10周年纪念庆典等活动，也荣幸地参加了有13万鹿儿岛市民共同欢度彻夜狂欢的日本民间传统节日——小原节。我们看到的鹿儿岛，是一个繁华、美丽、文明的现代化城市，是一个在绿树红花掩映之下透亮、洁净的海滨花园。

鹿儿岛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的美貌是每一个市民珍惜、维护环境的结果。记得到达日本的第二天，我们乘坐海轮前往樱岛火山游览，站在樱岛火山区眺望，市区晶莹透亮，显得明净、安详。但正当我们尽情欣赏的时候，火山居然喷吐出浓浓的烟雾，漫天的火山灰翻腾飘浮，顷刻间，市区罩上了一黑灰色的衣袍。待到黑雾滚过，市民便都自觉地出来打扫冲洗，直到市容恢复整洁。自动清扫已成为他们良好的习惯，他们懂得，这是一种义务，一种社会公德。我们去市立美术馆参观，看到路边有一条长约百米宽一条的水渠，成群结队，可爱的红鲤鱼在清澈见底的水中追逐嬉戏。奇怪的是，这水渠一无栏杆，二无遮掩，更无人看管，红鲤鱼垂手可得，可是，谁也不会去破坏鱼群的平静，鱼群在频繁过往的人流中，依然享受着人类赐予的安宁。鹿儿岛市民说，养鱼大家欣赏，环境大家爱护，城市自然就鸟语花香了。

鹿儿岛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市区内有轨电车的轨道纵横交错，道路房屋一尘不染。天文馆繁华商业区有两条长约两千米的横廊式街道，两旁商店云集、游人如织，尽管如此，整条大街却是杂而不脏，挤而不乱，一切都井井有条。他们的中小学，十几二十个人一个班，礼堂需要脱鞋而入。我们演出的剧场是该市最大的剧场，现代化的舞台大而明亮，水波式的升降幕银光闪闪，观众席的布置好似我国的人民大会堂。

日本是繁华的，现代的，但是留在我们脑海中最深刻的却是日本人民的情谊。他们表现出来的待人的礼貌、热情、诚恳，令我们不能不为之深深感动。在访问期间，我们所到之处无一不充满了热情、真诚、鲜花和掌声。这种感觉从我们一踏上香港飞往日本的飞机就感觉得到。日本空中小姐热情大方，不厌其烦，笑容可掬。在到达住所之前，门口早就整齐地站满了两排接待的人员，我们还未走近，便都弯下腰向我们鞠90°的躬，令我们这些娃娃兵真是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就连参观市政府那样严肃的地方也是一样，100多米长弯弯曲曲的走廊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夹道欢迎的人群，频频向我们鞠躬致意。有一次，我们和两所中学的学生联欢，我被临时拉上台介绍我们艺术团的概况，也向他们简述了在美丽的岳麓山脚下有我最可爱的学校，在那里，我们的老师辛勤哺育，我们的同学勤奋好学。想不到退场时我们被日本中学生紧紧地包围了，我的手被一双双友谊的手用力地握着抓着，久久也不肯松开。那情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令我记忆犹新。更令我难忘的是我们的第二场公演开始之前，那天骄阳普照，本来下午2点30分开演，但是12点以前，两千多名观众便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剧场外坪，等候入场。他们有

的坐在报纸上，有的坐在地图上，有的用纸遮挡太阳，有的用袋子遮挡太阳，还有的全家坐在私人小汽车上，那小汽车连成一片，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他们都静静地，有秩序地坐着，没有吵闹，没有喧哗。当我们看到这数千名骄阳底下静候的观众时，我们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情不自禁地滚了出来。恰好在舞台上有一个小节目是让我站在舞台中间，面对观众接受采访，当其中一个记者问我对鹿儿岛有什么印象时，我想起刚才的情景，想起数日来日本人民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好多好多令我感动的事情，便毫不犹豫地回答：“鹿儿岛人民对我们忠诚的友谊，给了我们诚挚的爱，日本人民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日本人民的深情厚意，我们将终生难忘！”事后，张明泰市长表扬我，说我讲得很好，讲出了大家的心声，为我们争了光。作为少年艺术团的学生团长，我在访问期间，接受了6次日方记者的采访，我很荣幸能作为中国学生的代表向日本人民介绍我的学校，我的老师，说出我的感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们的公演赢得了日本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每场谢幕时，观众都和我们纵情地唱起中国歌曲《歌声与微笑》和日本歌曲《红蜻蜓》，那热烈的场面，一次又一次地打动了我的心，也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访问的最后一天是我们最难忘的一天。在天文馆繁华闹市区，我们和数以百计的日本朋友依依惜别。我看到过许多送别的场面，但可以说，这是我看到的最令人感动的一次。我们的汽车还没到，附近便早已站满了送行的人群，他们一个个泪流满面，见到我们时，就像送别远去的亲人，抓着我们，抱头痛哭，泣不成声。其实，这些都只是与我们有过一面之交，有的甚至一面之交也没有的陌生人啊！我们上车后，他们又跳到窗口，抱着探身窗外的我们不放。有一位老爷爷则抱起孙子，让她把头伸进窗口与中国小朋友紧紧把脸贴在一起。车窗内外，中日两国人民抱在一起依依哭别，他们抓着汽车，久久不肯离去。汽车终于开动了。突然一群学生骑着自行车猛追汽车，不管交通阻障，不管人群堵塞，甚至在高速公路上不顾一切地向我们的汽车冲来。这时，车内哭声一片，车后喊声震天，我们不断地流泪，挥手……这感人肺腑的情景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回国后，别人问起在日本最想的是什么，我发自内心地回答，我最想读书，想我的学校，想坐在我们自己的教室里上课读书。是的，日本很发达，很富有，但那毕竟不是我的祖国。我要加倍努力学习，使我们的国家早日赶超世界上先进的国家！

萧情·亲情·赤子情

黄福友

第一次与这位老伯邂逅，实在是偶然之极。

夏日的一个清晨，因为起晚了的缘故，等素有晨跑习惯的我来到往常所跑的江北堤时，那里已是老人们挥舞太极剑的喧嚣世界。江北堤人多不好跑，暂且跑江南吧，尽管那里有些冷清，可不曾想到，就在这江南堤上最初是听到一段隐约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声音酷似箫声，委婉而又忧郁。向声源走近：是他，一位脸庞清瘦的老伯，正佝偻站在桥栏边，两手托着根箫管，深情地吹着，吹着。

我好不诧异。我所见过的老人，大凡在这个时候不是携儿孙悠然散步，便是邀集棋友大弈一场，而这位老伯真怪，竟于此时此地独自吹箫！陡然间，我对这位老人萌生了极大的兴趣，便悄悄地在身旁一边做着压腿练习，一边听他吹箫。

以后每天晨跑，我都跑往江南堤。目的自然是想多听一会老伯吹箫。渐渐地，我听出一些奥秘来了：好长一段时间，老伯吹奏的都是同一支音调凄清的曲子。老伯似乎也觉察到他吹箫时总有一个“偷听者”。到底有一天，他寻我算帐了。不过不是责备，而是纯粹的寒暄：“你觉得我吹箫怎样？”我回答说：“不错，挺感人。”老伯忽而黯然失神：“噢，‘不错’。要是他听到该多好！”我立刻敏感起来：“他是谁呀？”

沉默良久，老伯才缓缓说出一个令我十分震撼的事：“他是我儿子，在一艘外轮上当机械师。几年前就随船出海了，据说是要到美洲的一个国家。刚开始他一个月一封信寄回家，但不知怎的，信渐渐少了，最后竟音信杳无。不说儿媳急得三天就有两天跑邮局，就连我这个当爹的也时常失眠。我最担心的是他经不起外国花红酒绿的诱惑，干出对不起咱国家的事啊！我吹过箫，所以我就以箫声来缓解我的痛苦。”

可怜的老伯，竟以箫声来寄托他对儿子的殷切思念！我不知如何宽慰老人，只是近乎天真地幻想：老伯的儿子一定没事，且过得很好。

事实果真如此。几个星期后，我听到老伯忽然吹起了一支调子轻快的曲子。我想一定是喜讯来了。果然，老伯伯兴冲冲地告诉我：“有消息了！我儿子原来到了巴拿马的一个海港，并与当地的一家公司签约，合作搞船舱的一项技术改造。因为改造工作带有一定危险，儿子怕我们得知担心，干脆中断来信了。等改造工作进入竣工阶段了，他才寄信回来。这傻孩子也真是的，男儿应当以事业为重嘛，早一点告诉我们真相，我们也会理解他的。你说是不是？”

我欣然颌首。老伯更开心了，神采奕奕地再度吹起箫管。那箫声欢畅而清新，犹如在倾诉老伯对远在异海他乡的亲人的众多勉励。

往后一段日子，因为要考试，我一连好几天都没去跑步。考完试的第二天清早，我便迫不及待地奔往江南堤。老伯见到我，喜不胜喜，问我为何好多天没来，我把缘由回答完毕，他才郑重地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看：照片上，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站在轮船甲板上——不用说，准是老伯的儿子。老伯显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愉悦，满面红光，不无自豪地说：“前几天，儿子来信说，下个月就要回国了，临行前先寄回这张照片。”老伯愈说愈激动，嗓音几乎略微打颤：“他还说，他的技术改造已顺利完成！外国公司的老板想出高价，买下他的技术专利，被儿子一口拒绝了，儿子坚持要带回国——这孩子啥都

好，尤其这份骨气我最中意！咱中国人的创造，凭啥要卖给老外？把它贡献给咱国家的经济建设，说不定还能发挥大作用呢！”

老伯说到这里，又忘情地托起箫管欣然吹奏一曲，我很理解老伯此时的心境：儿子的成就，足以使老伯感到无上的荣光，老伯还能有什么可遗憾的？

我不敢断言咱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父子，但我深信：即使他们不为国人所知，就是他们的拳拳赤子情，也依然能流淌在滚滚黄河上……

平凡中的不平凡

黄敏

尽管经济发展了，尽管交通工具的品种日益繁多，然而在我们这个一向以历史悠久闻名的荆州古城里，还是经常可以看见满载着水泥、钢筋、预制板的马车。每当我上学、放学时遇到它们，总爱兴致勃勃地驻足欣赏。也许你会说：马车有什么好看的？还值得“欣赏”？其实不然，你没有注意到吗？长长平板车上，货物堆得整整齐齐，马儿微微低着头，勤勤恳恳地拉车。赶车人介于两者之间，放开喉咙大声吆喝着马。从中你难道体味不出一一种自然的、平凡的美吗？

瞧，那边过来一辆马车。“踢踏踢踏”，马儿的步子有条不紊，长长的、乌黑的睫毛下，一双大眼睛透出温顺、从容的光芒。赶车的小伙子双手紧握着手把，沾了灰尘的蓝色外衣掩不住他结实的身板，略带稚气的脸显示出青春的活力。好一个棒小伙！

紧接着又是一辆马车。嗨，这是一匹棕色的马儿，排列整齐的鬃毛随着马儿的步子，在微风中柔和地摆动。赶车的是一个约莫40来岁的中年汉子，额头上深刻的皱纹说明他已不年轻，但他很乐观，还哼着不知名的小调呢。

再后面的赶车人，是一位年逾五旬的老人，古铜色的脸庞被温暖的阳光映得发亮，人生的坎坷都印在额头和眼角上，可以看出，他的身子骨还硬朗，手背上突起了青筋显示出他很有力气。从他身上，丝毫看不出有些老人悲观、颓唐的神情，反倒显出一脸孩子才有的兴奋。他的马车后面，跟着一匹小马驹。小家伙额心长了一朵小“梅花”，边走边用不谙世事的大眼睛不住地东张西望，好像在观察这个不熟悉的世界。前面那匹枣红色的大马不时回过头用深情的眼睛望望自己的小宝贝，有时还温柔地叫几声，大概是示意小家伙快点走，不要掉队吧。

每一辆马车，不管人或者是马，神情姿态都各不相同，尽管平凡，却蕴含着一种自然、淳朴的美。

或许，正因为它常见，其中的美才没有被人们发现，这种美是广大劳动人民宽厚、勤劳、善良、朴实的美德的缩影。“伟大出自平凡”，请歌颂和发扬这种美吧。

从这一辆辆平凡的马车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平凡的本色。

春的眷恋 龙鸿祥

妩媚的三月。

我原本是个风景迷，当然不会错过这美好的时光，便一路品味着醉人的自然美。风儿轻拂，阳光柔照，一片灼灼的桃林像落日飞霞，且红光中点缀着绿；细看那花骨朵，有的羞赧，有的潇洒，有的娇滴，有的豪放，有的昂首张口，有的低头抿唇，风姿绰约。徜徉其中，真惬意不过。

“叔叔，小心！”忽然一声稚嫩的声音飘进耳朵。一看，一双脏兮兮的小手正拨弄着泥巴……哎呀，我差点儿踩着花盆。

“你在干啥？小家伙。”

“种花。”

嗨，胖乎乎的脸，天真的下巴，忽闪的眼睛，他不就是一朵花！本来还需园丁浇水施肥，可居然能种花了。

“小朋友，你种的花送给叔叔吧。”

“不嘛，送给我的老师，我好喜欢他哟，可我要搬家了。嗨，就种这盆好看好香的花，让花陪伴着他。”

多么天真无邪的童心！他在眷恋着他的老师，而且，他对老师的眷恋，浓缩成一颗饱满的花种，播在春的沃土中——不，是播在心的沃土中。

老师！他的话正触动了我，使我不由也想起我的老师。跟老师一别五载，可我时常想起他。记得我也是这么大时，当杨柳长出飘逸的绿须，桃李摆弄婀娜的风姿，淡黄的迎春花也不甘示弱竞相吐艳时，我的老师领着我种正品蜜桃。老师挖坑我培土，老师流汗我擦汗。种完后，想不到老师竟笑呵呵地拉我同树比高，勉励说：“小家伙，快快长，跟树比，看谁长得快。”我呢，也哈哈大笑，心里直想，不出几年，我就有又大又甜的桃子吃了，不过首先要摘几个蛮大的献给老师。如今，那株桃树已经开花。遥遥千山外，老师，你可知道，有一个人，每逢桃花盛开的季节就在想你，只是因为一无所成而害怕见你呀。那丝丝的眷恋，也已浓缩成一颗花种，在心中珍藏着。

不知何时，又飞起丝丝的雨，飘在身上，像清凉的甘霖流进心田，滋润那颗饱满的种子。我忽然悟到我和这男孩，不就是这风景中流动的色彩吗？

绿体艳装是春景的主体，雨丝是它演奏的琴弦，风儿是它柔曼的歌喉，我和他则是春景的升华，无疑，这是真正的春——心中明媚的春天。

我的邻居们

赵 玲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

小时候，我们家和几家邻居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家家都和和睦睦，碰到谁有困难，都热情帮忙，整个大院亲如一家。

秋天来了，下起了雨，天空阴沉沉的。不知为什么，这几天人们的脸也是阴沉沉的。

原来东边的小刘叔叔家嫌屋子太小，准备再扩建一间，于是就在他家正屋旁边又盖起来。可是他家原来就靠大门，这样一来，小屋把一半的大门给堵住了。大院里的人们每天进进出出都从大门通过，老人、小孩难行路，大人们上班难推自行车，各家都纷纷向刘叔叔提意见。

西家的李大娘说：“住得好好的，干吗要再建呢？这么多年了，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隔壁的李大伯给刘叔叔出了个主意：“小刘，你这样盖房既妨碍大家走路又不宽敞，还不如去村里批个地基，到外地盖去。”

可是，小屋却越盖越高，人们行路也越来越不方便。

一天下大雨，刘叔叔家旁边的沙子、水泥堆成一地，工具也没收拾好，横七竖八的。天快黑了，刘叔叔有事出去未回，他父亲刘大爷出门收拾工具，因路太滑，加上刘大爷眼睛不好，一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了，顿时额头上鲜血直流，邻居闻讯都赶来了。

“这怎么办呢？”

“小刘不在，还是快送医院吧。”大家都议论开了。

李大伯推来自行车，把刘大爷送到医院……

第二天刘叔叔办事回来，一进家门听邻居说父亲出了事了，急忙赶往医院。见李大伯正守候在刘大爷身边，刘叔叔紧紧握住李大伯的手说：“真是太感激您啦！”

“唉，邻居之间谁没有点困难？大家在一个院子里，就该互相帮着点，只是你这屋子盖的地方不好，这次要不是大家帮忙，刘大爷可就危险了。”

刘叔叔的脸微微泛红，嘴唇抖动了几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里噙着泪水。是感激，是内疚，还是悔恨？

过了一天，院子的大门又宽敞了，整个大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百年黄叶

黄煜炜

从加拿大来的庆成堂叔，第一次回国，正值国庆，爸妈和我陪他返故乡。故乡这几年变化真大，路修好了，茶厂办起来了，姑娘剪去长辫，卷发满头。我们下榻在亲戚新建的三层楼房里。乡下晚饭用得早，饭后我陪庆成叔出去散步。庆成叔对树木特别感兴趣。山里秋意早临，红的、黄的秋叶，在斜阳下交相掩映。庆成叔似乎对黄叶更感兴趣，凡是见到身披黄叶的乔木，他必定伫立观赏，还弯腰俯拾地上的落叶，不一会他手里就有厚厚的一叠各种各样的黄叶。

掌灯时分，庆成叔慎重地从手提箱里取出一件用黄锦包裹的物品，原来里头是一个精致的盒子，盒子里只装着一个巴掌大、黄灿灿的干树叶。庆成叔摊开捡来的树叶，以银盒子的黄叶作对照，最后露出失望的神色。见我们在一旁纳闷不解，于是庆成叔就开始介绍这片黄叶的渊源。

庆成叔说：“先父（就是我的堂叔公）少年时，因为国内不安定，举家出洋。临行时分，他在书房的北窗下捡到飘落的一片黄叶，放进小包袱里作为纪念。以后这片黄叶就伴着他度过几十个道路崎岖的春秋。老人家晚年不断关照，日后一定要找到当年浓荫覆盖、伴陪他读书的那棵大树，并且捡一片相同的黄叶装入银盒子带回来。忽忽已届百年，人世沧桑，不知道还能找到那棵大树否？”

父亲端详着眼前的黄叶，心里犯愁。他也多年没回故乡了，山林、大树、黄叶，对他来说都是陌生了，何况老屋早已坍塌，茫茫山林，何处去找这片黄叶的主人？“哦，有了！村头敬老院 90 多岁的周公公，是村里的人瑞，何不请教他？”父亲说。

周公公虽然拄着拐杖，童颜鹤发，但是眼不花，耳不背，精神很好。当反复看了我们带来的那片黄叶后，他说：“对了，这就是‘如来掌’的叶子，树长在村后山崖下。”

村长陪着我们乘小车来到北崖坡前，阳光下一棵黄灿灿的大树，鹤立鸡群，这就是村里唯一的名叫“如来掌”的奇树。庆成叔虔诚地录了像，拍了照片，向大树顶拜合十，恭恭敬敬地捡起三片黄叶，说：“两片作家父的祭品，一片按先人遗嘱，放在银盒子里，跟百年黄叶一道，留给晚辈。”

回家的路上，庆成叔跟村长商量着如何遵照老人遗愿，在北崖下“如来掌”前捐资建设一所学校的事宜。

这就是“百年黄叶”的故事。

热爱生命

叶轶尘

窗外，小雨沙沙地下着。我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落满尘土的日记，轻轻翻开了一页沉甸甸的回忆……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黎明，上学路上，我看到窗边，一个女孩正借助微弱的光亮读书。她发现了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她并不十分漂亮，但她的笑容很美。我放学时，她仍坐在窗边，我好奇地走过去，才发现她竟是坐在轮椅上。我的心猛地一震。一道闪电划过，接着，天空下起了小雨。我知道这是天在哭。女孩微笑着告诉我，她叫小雨。她正在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旁边，还有一本厚厚的字典和一个日记本。

后来我才知道，小儿麻痹症使小雨失去了自由，她不能上学，就靠一本字典阅读了许多中外名著，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小雨，还记得吗？那天我和你大谈刘德华时，你说你最崇拜张海迪和保尔，你说人向往窗外的世界但不为生命而后悔，你说你要微笑着对待每一天……那天，我才真正明白生命的含义。

花一样的季节，对小雨来说却已是深秋。在她家门口，我听到小雨说：“妈，我知道，我就要见到爸爸了，我从没给过你欢乐，我走以后，你会更孤独，我……”

我鼓足勇气推开门进去，灰暗的墙上挂着一个军人的遗像，大概就是她父亲吧。小雨躺在床上，单薄、苍白得像一张纸。她平静地告诉我她患了绝症，接着从枕头下掏出日记本送给我，说：“送给你吧，可惜我不能继续写了。”说完，她又艰难地对我笑了笑。

第二天，小屋里传来了她母亲的哭声，我知道，小雨微笑着走了……

打开小雨的日记，上面写道：“我热爱生命，但当生命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并不过分留恋，我要把微笑献给每一个爱我的人，不让他们再为我痛苦……”读着，泪水又一次蒙住了我的眼睛。

望着窗外的小雨，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小雨那坦然的微笑。

窗外，小雨沙沙地下……

亲自购物

毛欣

“明天是你艳姐的生日，你去买个小礼物送给她。”妈妈临出门这样吩咐道。

“买什么好呢？”我独自在精品店外徘徊。送相册吧，太俗气；送花吧，浪漫是浪漫，可太不实惠；送音乐盒吧，却囊中羞涩，何况，妈妈说过“不能太高级”。无意间，一布娃娃跃入眼帘。走进店一看，哇，这布娃娃，红脸蛋，大眼睛，带着顽皮可亲的笑容，可爱极了。对，就买它。艳姐不是喜欢布娃娃吗？

正欲开口，不料售货员小姐已看出了我的心思，热情地招呼道：“这娃娃不仅漂亮，而且质量也好，软软的，用的都是优质棉花、布料，送给女孩子最好了。这几天就卖出好几个了。怎么样，买一个吧……”她伶牙俐齿地说了一大通，使我感到不安、尴尬。“多少钱？”我鼓足勇气，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我感到额头上湿湿的，我想我一定是满脸通红了。真恨妈妈平时买东西总是给我代劳，弄得我今天这样狼狈。“这样吧，看你是学生，我也不喊高了，就45吧！”哇，这么贵！我看最多值20，她也“宰”得够狠心的，得费力压一压。可话到嘴边，怎么也说不出口。唉，先用用缓兵之计吧：“噢，不，我……下午再来。”

出得店门，我顿感轻松无比。心想中午向妈讨教几手压价绝招，再拖几个同学来壮壮胆。

下午，我拉了魏薇、小莉陪我买布娃娃。一进精品店，见售货员已换人，我心里一阵窃喜，想起妈妈传授的压价第一要领——不要让卖者看出你的心意。即使看中某商品也要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先看看其他商品，问问价，最后只略带地提一下看中的东西，让售货员以为你可买可不买，就会自动把价降低。我选了几样问了一下价，可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瞟着那布娃娃。魏薇更是糟透了，总是盯着它看。“这娃娃质量很好……”售货员小姐说。唉，第一步是失败了。

彼既知我，我也该知彼吧，得展开第二步——挑毛病，找借口，奋力压价，把她的“嚣张”气焰压一压。“这娃娃颜色太浅，不经脏。质量也一般，针走得太稀，而且还小了一点……”我故作老成地说。“小妹妹，这你就不懂了，做娃娃的布料颜色就是要浅，看起来才舒服，才觉得可爱，针线都是走的双线，你没见有些娃娃……”我说的缺点，在她口中一转都变成优点了。可恨的是，魏薇竟莫名其妙地点着头，小莉干脆低着头不说话。我，也无话可说。

两道防线都已被摧毁，先机尽失，我们就只有等着挨“宰”的份了。最后以38元成交。最可气的是，明明被“宰”了，她还说：“看你们是学生，就便宜点卖给你们算了。”像是欠了她人情似的。

商品大潮中，我们也许真该锻炼锻炼了；生活中，我们该学习的太多太多……

老 逗

宋波

“老逗”是我们村一位老头。“老逗”并非他的大名。只因他特别爱逗我们这群“小屁股”，我们就偷偷叫他“老逗”。

“老逗”总有60岁了，无儿无女，就一个人吃住，平时极节俭。

每当天晴的大清早，就会看到“老逗”提着筐，拿一把铁铲，在村前村后捡牛粪。时而站立，时而弯腰。当他弯下腰去，屁股上面的两大块补丁就露了出来。我们这群“小屁股”见了，总免不了一阵大笑。每当这时，他就会喊道：“小屁股。来来来，出个谜语你们猜，谁猜着了给糖吃。”说着，伸出黑乎乎的手来，似乎要抓我们。我们慌忙一哄而散。

一天放学回家，听家里人说，“老逗”的哥哥从台湾回来了。我好奇地向他家跑去。“老逗”家闹哄哄的，大包小包堆满在“老逗”的身前身后，可把“老逗”乐坏了。他哥哥胖、富态，显得年轻。相形之下，弟弟还老相些。村里的大人你一句、我一句，向他的哥哥问这问那，当然也少不了向“老逗”贺喜。几天后，“老逗”的哥哥走了。据说，临走前，给了“老逗”好多钱。

于是村里就传出“老逗”阔了的新闻。“……这下，他有钱了，好几千块哩！”“不，上万哩。”“他昨天买了几套新衣服，还买了好些好吃的东西呢。啧啧！啧啧！”

过了几天，村里又传出一则新闻，说“老逗”把买的几套新衣服送给了村里的几位孤寡老人。于是，人们又是一阵议论。

一个月后，村里有一次传出一则爆炸性新闻：村委会前天收到B地区抗洪指挥部寄来的感谢信，说是我们村的“老逗”给灾区人民捐献了5000元钱。

“他把他哥哥给的钱拿出来救灾，啧啧！”人们再一次议论纷纷，有人赞美，有人惋惜，也有人说他“傻”。有好事者当面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时，他说：“我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反正又不缺什么。人心都是肉长的嘛，灾区那边倒屋伤人，急需要钱。”一席话，平平常常，说得好事者哑然。

每当晴天大清早，他仍旧提筐拿铲，往返在村前村后的小道上。见到“小屁股”，仍逗。我们不再叫他“老逗”。他大名“宋贵平”，论辈分，与我们的爷爷同辈。

茶乡暮渡

汪巍

我的家乡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村前那条清澈的河有百来米宽，河深处一篙打不到底。

一只小小的木船，是两岸交通的唯一工具，就是风霜雨雪也不停止摆渡。村子这儿的渡口，用一块块青石砌成齐齐整整的台阶，一直伸进水里。两棵粗大的樟树，张开浓密的枝叶，像两把巨伞一样撑在渡口上空。河风吹拂，树叶沙沙响，河水缓缓流，渡船便从从容容地来回于两岸——这是随时都可领略的景致。

然而，采茶季节的渡口，却别有一番情趣。

黄昏，太阳失去了光芒，像一个红球浮在空中，云暗淡了，澄清的河水也暗淡了，那两棵枝叶浓密的樟树，更给渡口增添了几分暗色。这时，河对岸传来了几声“哦浒”、“哦浒”——这是“请摇船过来”的代语——随着这呼唤，船“哗、哗、哗、哗”地向对岸摇去。

这时，一群挽着圆竹篮、背着布袋的人影出现在对岸的山脚下，他们是暮归的采茶女。她们谈笑着朝河边赶来，没等船拢岸，就挤着在船上跨。

“娟娟，今天你可要打头称了。”

“哟，小芹这袋我提都提不动！”

“别敲人，我俩换一袋！”

船上，妇女、姑娘们不停地谈笑、打闹，欢快的声波淹没了万籁声响；只在笑闹稍停的片刻，才听得见摇橹“哗、哗、哗”，树叶“沙沙沙”；笑闹骤起，这里便又是她们的世界了。

“假忙三十夜，真忙摘茶叶”，这是村里姑娘妇女们一句口头禅。今年春茶大丰收，不起早贪黑怎么来得及！可是忙并没有使她们皱眉头，她们反而笑得更开怀。

“红球”落到了山后，山影渐渐模糊了，连渡口那棵大树，也融进了夜色。对岸又传来了“哦浒”声，船上点亮了马灯，向对岸轻轻摇去……

晚风轻轻吹

徐玲

小镇的夜色是迷人的。朦胧的路灯使人感到一种温柔的浪漫；晚风轻拂着秋天的树叶，发出微微的沙沙声。

一路上，我欣赏着这迷人的夜景，陶醉在美好的遐想中。忽然，我听见路边似乎有人在呻吟。我循声望去，昏黄的灯光下，一个50多岁的老伯坐在路旁。呀！他一定是摔伤了，不知伤得严重不严重。只见他两手在地上摸索着，然后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出于同情，我扶起了他。“谢谢！”他很感激，可他那双眼睛却呆滞地望着别处。此时，我才知道他是个盲人。

“老伯，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回家？”我问他。“我从亲戚家回来，谁知太急，不小心被木桩绊倒了。真得谢谢你呀。”说着，他弯下腰去摸索，我意识到了，连忙替他拾起探路的拐杖。

“噢，对了……”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轻轻地说，“这么晚了，要是有人经过这里，准会跟我一样，得想个法子把这木桩……”我呆了，有些不耐烦：“唉，您真是……天晚了，您家人会着急的。我送您回家吧。”“不不不，做人可不能这样哟！不能只想自己度过了关口，就不顾别人。”盲人老伯的一句话说得我无地自容。我快步跑到墙角捡起一块砖头，准备砸掉树桩。

经过一老一少的努力，木桩被砸掉了。可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回家的路上，我是这位盲人老伯的带路人；而在生活的道路上，这位盲人老伯却是我的带路人。

晚风轻吹，昏黄的灯光下，一大一小相互搀扶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青龙滩壮歌

何俊

看见了，我魂牵梦绕的青龙滩；看见了，莽莽苍苍的芦苇荡。

绿色的苇叶舒展开，像千万只小手，倔强地伸向蓝天；密集的苇秆迎风起舞，发出阵阵涛声，如一支激越的歌。远远望去，芦苇荡裹挟风，浑如一条巨龙在翻滚……这就是当年日寇斥以“民风剽悍，桀骜不驯，不能共荣”的青龙滩。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和《常德日报》社郑维元主任来到了青龙滩。它位于湘鄂接壤的“四叉沟桥”一带的湘北安乡县境内，属洪水泛滥、泥沙淤积而留下的一幅杰作。这块土地上的芦苇荡坦荡无垠，云遮雾障，留下了许多传奇式的抗日故事，更增添了青龙滩神秘的色彩。

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芦苇深处。郑主任推了推眼镜，向我诉说起一个当地妇孺皆知的故事。

1943 年 11 月的一天，落日的余辉如灶膛里最后一束火苗舔着如血的苍穹。日军 600 多人突然偷袭青龙滩。鬼子仗着有 20 多艘汽艇及精良的武器，包围了一支由八路军伤病员和当地游击队组成的 120 人的队伍。我军打退了日军 6 次进攻，并打死鬼子 68 人。子夜，日军拆毁了通向芦苇荡的唯一通道——断魂桥，并把汽油淋在干枯的芦苇上，几把火把芦苇点燃后，再用机枪疯狂扫射……就这样，120 名英烈将伤痕累累的身躯倒伏在不眠的青龙滩泥土上……

此刻，我的心潮起伏在芦苇滩阵阵涛声中。眼前，这里照着的阳光是绿色的，流水是绿色的，小鸟唱的歌是绿色的……在这片绿色的土地上，曾留下多少中华儿女血染的风采。

据县志载，曾经有个叫卢满五的游击队队长，在青龙滩一次与日寇的遭遇战中，为了保护 12 名八路军伤病员，他带领一支 65 人的游击队深伏芦苇中，神出鬼没，用鞭炮、唢呐、锣鼓等令鬼子兵魂飞胆丧，狂奔乱窜。突然，卢满五连开三枪，打死一个鬼子小队长、一个鬼子兵和一名汉奸。这样，一队鬼子兵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青龙滩上，还记录着日寇犯下的滔天大罪：6 岁的李满儿被刺刀挑死，70 岁的吴瑞卿老人被枪杀，15 岁的罗菊花被强奸后跳河自尽，21 岁的孟风强被剖腹身亡……

郑主任的眼睛湿润了，他伫立在那儿，似水乡一棵挡浪柳。蓦地，我心中不由得怦然一跳：青龙滩不仅铸造了前辈们刚毅的身躯和顽强的意志，而且孕育出了下辈们坚韧的筋骨及燃烧的灵魂！青龙滩上挺立的芦苇和一个个伟岸的身躯，坦然守卫在自己的土地上。蒙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今天，我们会以百倍的努力，在这凝结着血与汗的土地上奋发拼搏，为中华民族振兴奏出一首首富国强民的建设之歌！

“牛博士”

黄卉

我家旧居有一位姓牛的邻居，因为他好吹牛，所以邻居送他一个雅号——牛博士。

牛博士，40上下年纪，矮小身材，肉泡眼，红鼻子，脸上时常挂着得意的“博士式”微笑，说起话来嘴角后缩，唾沫直飞，加上一口焦黄的牙齿，你见了准会大倒胃口。

那时候我还小，听说他是“博士”，就对他十分崇敬。他也似乎确实了不起，种花、烧菜、天文、地理，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大楼里家家户户他都“挤”得进去。

三楼王大爷喜欢种花养鸟，牛博士进去了。

“哈哈，你这些花品种低下，尽是一些贱草末花。要弄些吊兰、牡丹来养。”焦黄的牙齿，飞溅的唾沫，“牡丹花中之王，吊兰呢，典雅别致。不过只怕你养不过来……”

四楼小吴家请客，牛博士挤进去了。

“唷，青鱼、大排，好，好！不过手艺还欠缺点，色、香、刀工、火候都差点……”又是焦黄的牙齿，飞溅的唾沫，红鼻子下挂着一滴晶亮的涎水，“早知道，我来帮你烧呀！我的红案手艺，还不差……”

有天，我在家里做地理作业，牛博士进来了。

“哈哈，你是五年级学生吧，五年级可是秀才啦，来，我出个题目考考你。”牛博士得意一笑，“你知道常州的‘州’为什么没有三点水吗？”我答不出，看着我的窘态，牛博士的肉泡眼眯成一条线：“哈哈，我告诉你吧，原来常州的‘州’是有三点水的，后来，皇帝游幸常州，见常州并不像无锡、扬州那样有大湖大水，就下旨取消了三三水……”

我似乎恍然大悟，但我又疑惑地问：“那么，扬州的‘州’怎么也没有三点水呢？”

牛博士一愣，继而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了。

蒋氏新说——访捕蛇者的后代

谢彬彬

物换星移，事过境迁。时代的长河又流过了一千多年，唐朝已成为历史中的一页，而永州这座古城却好似枯木逢春，在改革开放的劲风吹拂下，越发显得充满活力。

柳翁的《捕蛇者说》取材于永州这片故土，蒋氏冒死捕蛇的血泪诉说早已变得锈迹斑斑。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捕蛇者的后代还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永州城，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位老者的指点，寻访到了一家世代以蛇为生的蒋氏人家。

旭日东升的一个早晨，我来到了这座略带神秘色彩的农家小院。小院的主人——一位满头银丝的蒋氏老人，得知我的来意后，点头说道：“你可是找对地方了，我的确就是那捕蛇者的后代，可我们这一代早就不准上山捕蛇了，我现在的蛇，全都是家养的。”接着他便带我参观了他的饲养场：两间漂亮的瓷砖房，里面养的全都是蛇，花花绿绿的，分装在十几个大铁笼子里。这些蛇见有人进来，条条昂着头，吐着红色的舌信，还发出“滋滋”的声音，使我想起了《捕蛇者说》中的一段：“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我不禁害怕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这些蛇会钻出来咬人吗？”蒋老汉爽朗地笑着说道：“不会的，我用的是吻合得非常好的笼子，这些蛇纵然有通天之术，也奈何不得。”他说他养了几百条蛇，销路很好，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他准备明年办一个规模更大的养殖场，让生意做得更大。

从饲养场出来，到了蒋老汉的家，家里摆着高级组合柜，各种高档电器，颇有都市风格，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听蒋老汉对我说：“我家是祖传的捕蛇人家，这捕蛇也是我蒋家赖以谋生的手段。虽然一千多年过去了，可这祖传手艺没有丢失，相反，经过几十代人的不断摸索和传授，捕蛇的法子更是越来越灵了。‘文化大革命’那年月，我不敢捕蛇，怕被抓割‘资本主义尾巴’。直到改革开放的10余年来，我看咱们这地方蛇市场极缺，国家又允许发展市场经济，这才大着胆子搞了这么一个小型饲养场。谁知这招牌一挂出去，就有供不应求的好势头。沿海地方蛇需求量大，每年都要收购近10万条，据说这些蛇都被弄到餐馆里去了。我的蛇养得壮，肉味又细嫩，所以很快就成了抢手货。今天我的儿子就送货去了广东了，过三五天就回来，并且还能带回一大批客户，我忙得一年到头没空休息。眼看着这日子越过越红火，心里有了个奔头，就算苦点累点也值得。”蒋老汉兴奋而又自豪地说着，满脸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

“你这蛇种是从外面捉来的吗？”我问道。蒋老汉连连摇着手说：“我家世代都靠蛇为生，蛇这东西，看起来样子很可怕，可保护起农田、庄稼来，还立了几大功呢，又吃野鼠，又松土壤。上面也早已明文规定：蛇不准捉。我这些蛇种，全是从蛇岛上引进的。那地方的蛇可多了，只要你有兴趣，主人就会送你一些专供饲养的蛇，并教给你几种养蛇的技术。这可比我的老祖宗强多了！”“一条蛇市场上能卖多少钱？”“一般都是十几元吧，养得粗壮的还能卖到二十几元呢！”噢，原来蛇的价格如此昂贵，怪不得蒋老汉家是如此富裕。

望着蒋老汉，我不禁想起了《捕蛇者说》里那个整日担惊受怕，没有安宁日子可过的蒋氏。也仿佛看到了柳翁笔下那个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社会。而我眼前所见的一切，又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呀！相同的职业，不同的时

代，造就了完全不同的人。

告别蒋老汉，已是红日当空的时候了，街上人来人往，各自忙碌，呈现着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哦！我们伟大的祖国，告别了往日的种种苦难，不也像一轮耀眼的红日，正在冉冉升起么？

墓前大礼

彭蕃

若非一块块精美醒目的广告牌证实，我无论如何难以相信，眼前亲切揽我入怀的，竟是我梦萦魂绕千万次的韶山！

韶山的树是那样的青，韶山的花是那样的艳，韶山的水是那样的秀，韶山的人是那样的亲。南风絮语的夜晚，我慕名拜访了40年代驰名遐迩的韶山村党支书毛振南大爷。他哆嗦着苍老的嘴，激动而自豪地给我讲韶山的浴血史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韶山的改革史。他还摆出一桌地方风味，盛情地款待了我。席间，我向老人请教：“老大爷，我该怎样表达10多年来对韶山的崇敬？”

明亮的灯光下，老人沉吟半晌，嗫嚅着说：“前人栽树，后人歇荫。为革命，主席一家牺牲了6位亲人……感谢主席的父母，哺育了一代天骄，做晚辈的，你就去看看主席的双亲吧……”

经毛大爷指点，我豁然开朗。回旅社后，我躺在洁净的高级床上，辗转反侧，久不能眠，想起小学课本里八角楼上的灯光，想起毛主席小时候为邻居冒雨收谷的情景，想起电影《开国大典》《巍巍昆仑》《大决战》和电视连续剧《少年毛泽东》，还想起每年除夕，爷爷都和家人吵嘴，执拗地在堂屋正墙上贴毛主席像……

翌日，我起了个大早，到屋后采了两束葱郁的松枝，把它编成一个精致的圆环，然后向山腰走去。趁着山间袅娜的薄雾和游人未至，我拖起滞缓的步履，徐徐朝前移近，移近。到了墓边，我止住脚，默默伫立，久久凝望着两老合葬的圆顶水泥墓和主席当年撰写的碑文，一任哀乐般的凉风，轻轻梳理我那沉郁的思绪。啊，这就是毛泽东的父母！这就是韶山冲的荣耀！饮水思源，我们除了无比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外，也深深怀念长眠于松柏之中的两位老人。霎时，我热血沸腾，心跳怦然，酸涩的泪雨倾盆而下……

不知捱了多久，山涧涌动的松涛唤醒了我。我揩着泪，颤抖着走上去，将松枝环郑重地戴在坟顶；退回原地，我瑟缩着冰凉的身子，情不自禁地啜泣起来。泪眼婆娑中，我依稀看到1959年6月，那个睽违故园32载的身影肃立于此，喃喃道：“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依稀看到一对慈眉善目的老人，惊喜地望着山口，操起地道的南乡话叫道：“石三伢子，可把你盼回来了！”依稀看到那伟大家庭中英年早逝、音容宛在的6位人杰，在殷殷地劝勉后人：革命……奋斗……解放……依稀听到天安门城楼上那震撼寰宇的呐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蓦然，我双膝一软，趑趄着一下子跪倒了。接着，我虔诚地弯下腰，两手撑地，额头点地，竟一连行了九叩“大礼”……

小华又回来了

顾明

初春的一个早晨，初二（35）班教室里，书声琅琅。班主任唐老师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她的学生们，做了一个手势，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唐老师有些激动地说：“同学们，你们看，谁回来了？”话音刚落，一个熟悉的身影进了教室。“哇，小华，小华——”教室里顿时沸腾了。

王小华是初二（35）班的高材生，学习成绩优异，年年是第一名，而且，她热爱集体，乐于助人，是同学们公认的好学生。

可是“祸从天降”。上学期放寒假时，当小华捧着优异的成绩单兴高采烈地走近家门时，她听到父母的争吵：“不行，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小华读书了！我供不起！”这是父亲的吼声。“华她爹，就让她多读点书吧！多点知识，对谁都有好处！……”母亲苦苦地哀求。听到这里，小华捂着脸，转身跑到河边，坐在老槐树下，大哭了一场……第二天，小华拖着沉重的双腿，向河边走去。她代替了年迈的父亲，成了一个摆渡女，整天在河上来来去去。这样，迎来了新学期，迎来了春天。老槐树又抽新芽了，可是在小华的心中，却仍是严冬，她心中的希望之树，正逐渐枯萎。学校里，初二（35）班，此时却像捅了马蜂窝似的。王小华——这个高材生，竟两周没来上学！同学们议论纷纷，老师们也十分惊讶。班主任唐老师更是着急。她决定亲自去小华家一趟，弄清缘由。她相信自己的学生，没有特殊原因，绝不会这样的。

这天，唐老师来到渡口，当她看到摆渡的竟是小华时，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船上，小华将一切告诉了老师。唐老师决心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来到小华家里，唐老师开门见山：“王大伯，你还是让小华读书吧！小华人聪明，学习又好。”“唉，”王大伯长叹了一口气，“女娃到底是女娃，读那么多书干什么？”“为国家！”唐老师激动了，“我知道，你们家困难，小华的学杂费就让我来想办法。”“这……这怎么行呢？”“不要多说了！小华落下的功课，我帮她补，就这么定了。”经过唐老师的几番劝说，王大伯终于同意小华继续上学了。在门外听着的小华，再也抑制不住，推开门，一头扑进老师怀里哭了……

此刻，小华又回到了班上。她激动地说：“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欢迎你，小华——”“小华，你的学费，我们大家负担。”同学们你一言我一句，团团围住了小华。听着同学们关怀鼓励的话语，看到大家真诚的笑脸，小华又哭了，但那泪是甜的。

窗外，大地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生活写真二题

胡彪 观 棋

这个星期天十分无聊。

作业早已做完，昨晚贪看电视晚睡了，一觉醒来，已9点多。想出去遛遛，但太阳似乎故意跟我过不去，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正在房里烦闷时，一眼瞥见马路对面小店前两个中年人在下象棋。我是个棋迷，便走了过去。

“小子，几岁了？”左边那位瘦高的中年人瞟了我一眼。他脸皮白净，颌下垂一撮修饰梳理得十分整洁的小胡子，一摇一晃的，时不时用手抚摸一番，姿势挺潇洒的。

“13岁。”

“13岁，就会下棋，不错。”

你来我往，十几个回合下来，右边那个中年人被难住了。

“小胡子”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对我打趣道：“小子，你帮帮他，看我一胜二，怎么样？”

我瞅了“小胡子”一眼，在右边中年人身旁蹲下，看棋，思索。几个回合下来，围解：又几个回合下来，棋势对“小胡子”不利。我们转入反攻。不久，“小胡子”惨败在我们手下。

“啪！”“小胡子”突然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摔，那撮小胡子激烈地摇晃起来，白净的面皮胀得通红：“臭小子，再多管闲事，给你两个耳光。”我吓了一跳，再看“小胡子”的脸似乎变得十分丑恶了。我赶紧走了。

财生和气

“笨小子”是我三叔的外号。他读了9年书，没考上中专，在家待业，奶奶见他“没出息”，对他没有好脸色，不是训就是骂。

这天是国庆节，人们都上街玩。三叔也不例外，带了仅有的30元钱上街去了。他买了一件毛衣，便往回走。路过十字街口，他见许多人围在一起抽奖，心想：“我买衣还剩下2元钱，反正作不了大用，也试试运气吧！”于是，他买了一张，打开一对奖，惊呆了——中了特奖，一台摩托！

三叔领了摩托，不会骑，硬生生地推回家来。

奶奶见三叔中了特奖，赶紧杀了一只鸡，围着三叔左一个“宝贝儿子”，右一个“儿子宝贝”，没完没了……

在这个年代，就我所知，什么“和气生财”，我是没有见过，而“财生和气”，倒眼前就是一例。

走进农村大课堂

夏乐

爸爸是分管农村工作的，老说，有时间，带我到农村去看看。暑假的一天，他带我来到了市郊的一个村。

眼前好大一片深绿色的农作物。植株的叶有些像枫叶，其间点缀着红的白的花。“爸，这是什么庄稼？”我问。“你说呢？”爸爸反问道。“是黄豆？”“哎，黄豆哪有这高啊，真是个书呆子！”“那是……”我迷惑。“这是棉花呀！”爸爸手指着一个青色的桃状物，“这不是棉桃吗？”“对，生物老师还跟我们说过大桃、小桃、三角苞呢！”“嗯，你看，这就是三角苞。”爸爸手托着枝条上一绿色小苞说。我把它前前后后、仔细地观察了好几遍，点了点头：“真是立体三角形！”

“孙主任，这么热的天还下来。”一位中年农民朝我们走来，与爸爸打着招呼，“今年的棉铃虫可厉害啦！”“棉铃虫？是不是电视里‘虫情警报’中说的那种？”我着急地问。这时来了一位青年人，爸爸连忙介绍说：“这是农技员徐叔叔，棉铃虫的问题你得向这位老师好好请教。”“不敢当，不敢当！”徐叔叔笑着，摇着一双厚实的手。“这里有虫吗？”我一个箭步跳到面前的棉田里。“这块的防治工作做得很不错，虫子不多。”徐叔叔抬手指着，“那边有一块供对照用的实验田，我带你去看看。”路上，他向我们介绍了棉铃虫的情况。棉铃虫是棉花的第一杀手，一株棉花只要有一只幼虫，整株棉花就可能绝收，而一只成虫产卵期长达10多天，可产卵1500只左右，所以必须及早地消灭它们。说到此，徐叔叔大手一挥，有力而潇洒。听着徐叔叔的介绍，望着那片宽广的棉田，我将信将疑：一只小虫有那么大的能耐吗？

到了前期没采取治虫措施的实验田前，我确实吓了一跳：眼前的棉株上，蕾没了，花也枯了，几个百孔千疮、沾满虫屎的棉桃垂头丧气，几条满身花纹的“毛毛虫”，正从棉桃里探出身来打量着四周。“哎呀，毛毛虫怎么钻到这儿来了？”“不！”徐叔叔笑了，“这就是你要看到的棉铃虫。”“噢——”我又指着旁边一条浅绿色的虫子，“这也是吗？”“也是。”徐叔叔说，“棉铃虫的颜色也好几种，还有白色的，褐色的……”

已是正午，太阳似乎伸手可及。汗衫早已湿透，紧紧贴在身上，我心里直埋怨：这讨厌的汗衫，真烦人。

东边大田里传来微微的马达声。抬头一看，几位农民背着喷雾器正给棉花喷洒农药。一位浑身汗水的老大爷走过来对我们说：“这棉花真难种啊，清明前播种，经过现蕾、开花、结桃，要到九十月才吐絮，这一期间要防虫害，抗天灾……半年时间不容易呀！”听着老大爷沙哑的叙述，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棉桃，又回过头来摸摸身上的汗衫……啊！从棉花到织成汗衫，其中需要多少人付出多大的代价呀！猛然，我迅速掸去汗衫上的灰尘，觉得它是那样的珍贵。

“嗤——”老大爷的喷雾器又对着棉田喷出药剂，躬着身慢慢地向远处走去。

我紧跟着徐叔叔，更加津津有味地看着、听着，更卖力地捉着棉铃虫。

在学校的课堂上，老师苦口婆心的教授，固然使我学到了不少书本知识，然而，最生动、最深刻的一课却在今天。这里的农技员、农民教会了我在课

本上无法得到的许多知识，是他们使我懂得了要珍惜一切劳动成果.....

周末的渡口

梁兆铃

又是一个下雨的周末，河水又涨了起来。陈伯撑着一把红色雨伞，伫立渡口，睁大眼睛，搜索着远方。

他还会再来吗？

上个周末，也是这样的天气，陈伯急于要过河，可是河水淹没了桥，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少年撑着船来了。

“老伯，渡河吗？”

“是呀。”

陈伯上了船，见他挺可爱，便与他聊开了：“小鬼，念几年级了？”

“初二，”他边说边递给了陈伯一把红色雨伞，“别淋着了。”

陈伯感激地接过伞，问他：“你经常这么做吗？”

他细眉一挑：“不是经常。只不过我见周末放假，家里没事干，我就来。我知道一下大雨，桥就被淹，人们就没法过河了。”陈伯瞥见他胸前的团徽，赞许地点了点头。河不宽，很快到岸了，陈伯上了岸后，刚要掏钱给他，谁知他一撑船，离了岸，对陈伯说：“老伯，我不是做生意。这伞您也带走吧，每个下雨的周末我都在这，到时把伞还我就是。”说完便飞快地撑船走了。今天，陈伯是特地赶早来还伞、叙情谊的。风，夹着雨，河面已蒙上一层浓浓的烟雾……

小城花灯

刘蓓蓓

“正月十五闹花灯”，别有一番情趣。

我和爸爸妈妈吃过元宵，伴随着早春的夜幕，加入了赏灯的行列。那摩肩接踵的人群，犹如潮涌一样，把大小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鞭炮声、锣鼓声、唢呐声，使傍晚的周口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

小城之夜美丽动人，无论站在哪个地方，都能让你一饱眼福。商场、宾馆、银行等建筑物，披红戴绿，华灯齐放。马路两边摆满各式各样的彩灯。往这边看，有“双龙戏珠”，往那边看，有“麒麟送子”；往右边看有“女交警”，往左边看有“老寿星”，真是五颜六色，形态各异。变幻多端的走马灯，富有立体感的三梭灯，电动的玩具灯，活灵活现，争奇斗艳。接连不断的烟火升腾直上，声声脆响直冲云霄。布满在夜空的“石榴花”、“牡丹花”、“紫蝴蝶”和“白玫瑰”，栩栩如生。

你看，八一路的“双龙戏珠”别具一格，两条威风凛凛的蛟龙，鳞片洁白，银光闪烁，两双骨碌碌转动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两条蛟龙张着嘴，舞动着龙爪，围住一颗红色的“宝珠”，像是正在思考着锦囊妙计。长长的龙须微微地颤动，有力的龙尾摇摆搅动，大有翻江倒海之势。咳！这不正是龙的传人——华夏子孙轰轰烈烈闹春潮的雄姿吗？

再瞧，中州路中段的飞鸽灯也颇具风采。那雕刻精美的和平鸽，托着一个巨大的圆球，四周用美丽的花边笼罩，象征着人类对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对和平幸福的追求。

今年灯展的品种是繁多的，但最漂亮的要数“荷花仙子灯”。只见一个宽大的水池中，竖立着一朵朵色彩绚丽的荷花，碧绿的荷叶像一个个晶莹的大圆盘，滚动着一颗颗透明的水珠。荷花忽而展开，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忽而闭合，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岸上花团锦簇，彩灯周围有规律地喷着水花。这时，荷花慢慢上升，“荷花仙子”徐徐挺起，她那插着金钗的乌黑的头发，把那如花的脸庞衬托得更加美丽；天蓝色的衣裙随风飘动，如仙女下凡。这时的“荷花仙子”，好像知道大家都在注视着她，小巧玲珑的双手一拱一拱的，像是在向大家恭贺新年好……

“咦！那不是米老鼠吗？”一个小朋友惊喜的声音，把我的目光转向另一盏花灯。哈哈！果然是米老鼠。这位大明星西装革履，张嘴高唱丰收之歌，正在给观众做精彩表演，另外两只米老鼠正在为“香港回归祖国”献计献策呢！夜深了。月亮高挂在空中，洒下银辉。它也被小城的花灯陶醉了么？我恋恋不舍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味着小城花灯的美丽，联想到小城近些年来飞速发展，我情不能自己，高歌一曲“愿小城明天更美好”！

让 座

张建

那天清晨，我乘车去姑妈家。车上人多，车行了好久，我才挤到一个座位。刚坐下，我便看见车门口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我想让座，可又不太情愿，便索性闭起眼睛装打盹。

突然，后面座位上有人说：“大爷，您坐我的位子吧。”我转过脸一看，原来是个清瘦的少年。老大爷走过去说：“好孩子，那我就谢谢你了！”

那位少年起身站在我身边。我仔细打量了他一下，发现他左腿的裤管空荡荡的。顿时，我感到脸发烧，脑子嗡嗡作响。他是个残疾人还把座位让给别人，而我对那位老大爷漠不关心，是多么自私啊！

我不再犹豫，连忙站起来给他让座。谁知他却涨红着脸，婉言谢绝了。这让我很不自在。车到站后，我目送他那一拐一拐的身影，一直到很远很远……

命 文日超

江半仙算命一生，不料一日掉进阴沟，再也没能站起。死时对瞎眼儿子信生说：“此天数也，阎王叫我三更死，就不能到五更天。”说完，两腿一伸，安然归天。

江半仙没留什么遗产，只传给了信生两块阴阳板。从此，信生坐在了父亲的位置上，兢兢业业，风雨无阻，继续父亲的老行当。他父亲曾给他算命，说他只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所以传给他算命的本事。他把那些阴阳五行、占卜、麻衣手相记得滚瓜烂熟。他也从不去怀疑父亲的话，去奢望别的东西，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在父亲的位子上，对人说些他自己不甚懂的玄机奥秘。他本来极聪明，读书过目不忘，学什么精什么，但他相信这是命，也就从不敢妄想别的东西。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给自己占了卦：想知道自己的命是否真的如父亲所言，然而，结果大出意料，他是状元命。他认定是自己错了，又卜了一卦，没错，他是状元命。他懵了，这怎么可能呢？然而这时他已年过花甲，行将入土了。

此后，信生不再卜卦，整日呆在家里，逢人就说：“我是状元命，我是状元命啊！”

没多久，他死了，始终没能圆他的那一卦。那两块阴阳板仍紧紧地被他捏在手中，随同他一起埋葬了。

卖冰棒的小男孩

赵沛侃

假日的一天，我和好友们兴致勃勃地去百丈岩水库参观游览。

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直达百丈岩水库。一下车，还没有等我清醒过来，就被一群孩子围住了。他们一个个都光着头，穿着裤衩和褪了色的背衫。每人的脊背上都背着冰棒箱，争先恐后地向我们围上来。“买冰棒吧！买我的，买我的……”我看看这张张可爱的小脸，真想把每人的冰棒全都买下来。

站在最外围的是一位七八岁的小男孩，身瘦如柴，汗水把他的背衫湿透了。在太阳的暴晒下，他简直像个“小黑人”，大概是人小没力气，只好呆呆地站在外面，眼馋地看着我们，见我看他，急忙向我投过来讨好的笑脸。猛然一股热流涌上了我心头。我拨开人群，走到“小黑人”面前问道：“多少钱一支？”

“二角。”

“来两支好吗？”

小黑人脸上显露出欢喜的神情，忙说：“好的，我马上给哥哥拿。”

接过冰棒咬了一口：“好甜，真冰爽。”我连连赞许了几声。

“小黑人”看我吃得津津有味，他笑了，笑得很开心。

我掏出一张伍角钱的纸币，递给他。他没接，摇摇头为难地说：“我没零钱。”

“算了算了，不用找。”

“那怎么行，哥哥你是外地来的，车费又贵……”他边说边把钱递回我。我把钱塞到他手中，转身就走了。走出很远，还见他站在原地望着我。

我顺着山路爬上了百丈岩瀑布的出口处，观看了水库和瀑布。

下午二点左右，我们返回到了山脚。刚要上车，忽觉衣襟被人拉了一下，我转过身一看，是个陌生的小孩。未等我开口，小孩就说：“哥，你走了不久，小明（小黑人）他中暑了。他不能亲自把零钱交给你，就叫我帮他送来。他还让我替他说声谢谢。”他说完，把壹角钱塞进我的衣袋。我来不及说什么，小孩“哧溜”地钻进了人群。

多可爱的孩子呵，我们还能替他们做些什么吗？

杜鹃花开

王嵩

每当我捧起珍藏在身边的那本红色日记簿时，总爱不释手，记忆的河里便荡起一朵绚丽的浪花——

去年暑假，我随母亲去杭州看望姥姥。那天上午，我们在济南下了汽车，再换乘南去的列车。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母亲突然病了，肚子疼得难以忍受，冷汗珠子一个劲地从额头冒出，还未进车站候车室，便动弹不得了。我望着母亲蜡黄的脸色，又心疼，又焦灼，环视四周无一熟识的面孔，这可咋办呢？我初来省城，也不知医院在什么地方，一时，我呆住了，为母亲的疾病忧虑起来……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一位年龄 20 岁上下，身背黑包的姑姑走了过来。她一见母亲的病态，便伏身问道：“大婶，怎么啦？”并毫不犹豫地说：“在这儿稍呆一会儿，我去去就来。”不一会儿，姑姑领来了一位拉三轮车的伯伯。她和我把母亲扶上车子，干脆地说：“快，大婶病重，到医院去！”

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姑和我照护着母亲来到了一家医院，经诊断：母亲原来患了菌痢，病情严重，要立即住院。在姑姑的操持下，母亲住了院，输上了液，这时我才把提在嗓门上的心放下去。当我问起姑姑的大名住址时，姑姑说自己是纺织工人，别的就什么也不说了。于是，我便亲切地称她“鹃姑”了。晚上，母亲好多了，我就劝鹃姑回家。鹃姑却说：“我这几天休班，伺候几天不碍事的。”打那，鹃姑就守候在母亲的身边，买饭、拿药、端便盆……说句掏心话，母亲大便脓中带血，还散发了种难闻的腥臭，就连我这作儿子的有时看了也想呕吐，可鹃姑竟毫不在乎，一点也不嫌脏，端便盆时脸上还总堆个笑……

七天后，母亲出院了，鹃姑买来蛋糕和许多水果送给我们母子，并一齐来到了火车站。母亲感动得泪光盈盈，紧握住她的手说：“姑娘，你在哪个工厂工作？留个地址吧，日后俺母子好报答您的大恩呀！”这时，鹃姑才说了实话，她不是济南棉厂工人，是利用班休从南京回青岛探亲的。今天，她买了去青岛的车票。鹃姑对着我们母子莞尔一笑，说：“大婶，您病刚好，身子骨还不硬朗，要多保重。”我听了她这些话，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的喉咙硬咽了，竟连半句话也说不出……

这时，鹃姑掏出一个红色日记簿塞到我手中说：“嵩子，路上要照顾好妈妈，我走了。”说完她朝站内跑去……

一声长鸣，列车徐徐开动了。鹃姑从车窗探出头来，摇着手向我们告别……

我望着远驰而去的列车，拿出鹃姑送给我的那个笔记簿，眼里噙着泪花。这时封皮上的那几束杜鹃花仿佛开放了，它开得是那样鲜艳、火红、美丽、诱人，我闻到了杜鹃花蕊散发出来的一股股奇异的芳香……

田爹爹

王刚

也不知怎么，就想起田爹爹来了。都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想起他老人家，总要回忆半天，除去时间的原因，还因为他实在太普通了。真的，他属于那种丢到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型号。

田爹爹是我们院里前任门卫，60多岁，开朗，热情，秃头，脑袋看上去很尖，一副度数极深的眼镜总伴着他那已经变浑浊的眼睛，暴牙，牙齿很黄，嘴唇常包不住那牙。他出奇地爱笑，于是牙有更多的机会向人们一展丰采。他背有点驼，身子骨却很硬朗。每天一早，总见他提个“半导体”在院里转悠。老头子孤身一人，挺会活的。每天晚饭，离门卫室很近的我家总能嗅到一股浓烈的臭干子味。要么就是那种臭腌鱼炸后似醇非醇似臭非臭的怪味。那是人家的下酒好菜，却让我们全家至今对臭鱼臭干子过敏。作为门卫，田爹爹是模范，他对工作极认真。刊物分发、处理从未出过错，因此大家都信赖他。可那次整整一个月我没有拿到自己最爱看的《奥秘》，于是我去查问，田爹爹居然说已拿走了。怪事儿，我并没有拿呀。于是，我立刻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他老人家，继续问，还是没有，仍说早拿走了。我越发气起来，要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刊物，一期都没缺过，可这次不但没有，还冤说已拿走了。从此我开始怀疑田爹爹的工作能力。每次见面，田爹爹和我打招呼，我总是爱搭不理。他像对别的孩子那样用白花花的胡子茬扎我，我也连忙走开了……

见对我的“挽救工作”失败，田爹爹也不由得尴尬难受。每次见我，他脸上有些不自然，并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桌前——他在开始寻找那份丢失的杂志，希望有一天杂志会奇迹般出现在某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当然，这一切我都看到了，但我并没有因此原谅他。原因仅仅是那本我最喜欢的杂志。现在想起当时，怪怪的，也不知为什么，竟有那么强的报复心理。

不久田爹爹调走了，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也许是“衣锦还乡”吧。但临走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田爹爹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有歉意，疑惑，也有问候。我一扭头进了家门，动作很坚定，绝没有商量的余地。我想身后的目光一定很失望。

自此再也嗅不到臭鱼臭干子味儿；自此再没有了白花花的胡茬；自此再也没有一老头提个“半导体”在院中转悠……

别一日，家中大扫除，在母亲床头我找到了那本《奥秘》，忙问及母亲，答曰：因第二天出差忘记转给我了！

顿时天旋地转，我眼中一片潮湿。

海的女儿

李一枝

去年暑假，我去了南戴河，第一次见到了魂牵梦萦的大海。站在海边，我头一次感到自己的渺小。

在海边玩了几天，每天都有新感受。那是怎样美好的时日啊！终于得回家了。临行前，我准备买点纪念品回去送给朋友们。我走进海边的一个集贸市场。小商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让我不知买什么好。终于，我被一个小摊吸引住了。那摊子实在简单：两个小篮，一块塑料布，布上整齐地摆着许多美丽的贝壳。摊主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她穿着一件红底白花的小褂，红色的马裤下露出黑黝黝的健壮的小腿。小女孩没有穿鞋，大概是整天都在海边跑的缘故。她蹲在摊边，两只小手扳着脚趾头。我在摊边蹲下。小女孩见了客人，望着我，高兴地问：“你要贝壳么？”听我说想买，她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道：“这是珍珠贝，这是孔雀屏，那是宝贝螺……”贝壳的确好看，我细心挑选起来。“这些贝壳都是你拣的吗？”我问。“当然，这是俺一大早赶潮拣的呢。”她扬起头，自豪地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我挑选了十几个，付了钱，便离开了小摊。

我边走边玩赏着这些贝壳。突然，我发现一个珍珠贝缺了个小角。扔掉吧，可惜了；送给朋友，太不好意思。我决定回去找小女孩换。

返回集贸市场，小女孩正在收摊儿。我赶紧走去对她说：“可以换一个么？”小女孩先是疑惑地望着我，明白过来后，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没有了。”我不相信，“你刚才还有很多呢。”“可是有两个人全买走了。”“哼，哪有这么快，一定是不想换。”我心里嘀咕着，“我再给些钱换一个不成么？”“不，不是的！”她受了委屈似地申辩着，“真……真的卖光了，你明天再来吧！”哼！小气鬼！我转身就走。

第二天清晨，我又来到海边，看这最后一次早潮。大海到底有多宽？我极力跳到最高，极力朝远望——广阔的海与广阔的天一齐向远方延伸着，延伸着……

“姐姐！”轻轻的喊声打断我的思绪，原来是昨天卖贝壳的小女孩。她的脚上沾满细沙，马裤被海浪打得透湿，额前的刘海被汗水和海水凝成一绺一绺的。她拉过我的手，把一个贝壳郑重其事地放在我手上，说：“对不起，昨天真的卖完了。这个是我从家里拿来的，给你吧。”她松了一口气，“我还得去赶潮去呢，再见！”小女孩冲我一笑，向远处跑去。我仔细端详着手中的贝壳。它的背面洁白无瑕，宛如一面用白玉琢成的扇子。翻过来，贝壳的反面泛着大海一般蔚蓝的幽幽的光。啊！这是一枚多么奇异，多么罕见的贝壳！我轻轻抚摩着，竟是如此光滑细腻，贴近鼻翼闻一闻，一点咸腥味也没有。我明白了，这是小女孩的爱物！我想对小女孩说点什么，但她的身影已在远处缩成了一个小红点。远处，早潮正带着一线线白波款款漫来……

一则电视广告

毛瑜

电视是很好的宣传渠道，许多广告通过电视媒介传给观众，商品也随着走俏。但现在有些电视广告使人难以接受。就拿这个广告来说吧：几个中国小孩拿着饼干，喜滋滋地说：“真正的美国口味，我爱吃！”这真有些荒唐，难道“口味”也必定是美国的好？

有一位高级厨师说过：我们中国人的饮食讲究“味”，重视“烹调”，而西方饮食只有“烹”没有“调”，但食物的“味”要靠“调”。他说他在美国吃牛排，从纽约吃到洛杉矶，到处都是个味。可是，中国，菜有八大菜系，风味独特，各具特色。

我没有去过美国，不知他说的是否属实。但中国饮食的口味，却是中外人士有口皆碑的。

这则广告的目的，无非是宣传饼干的口味好。但口味好非要用“美国”式的才能突出？这岂不有点“月亮都是美国的圆”的味道？

我想，如果真的把食物（包括饼干）的口味都改成美国式的，把中国茶换成咖啡，把筷子换成刀叉……把一切民族的特色、传统都扔了，做这则广告的人，也未必乐意！

也许，“真正的中国口味，我爱吃！”更能让广大的观众接受。

岳阳天下楼

次仁江增

岳阳楼位于岳阳城西，与岳阳市一中隔路相望。岳阳楼下瞰洞庭湖，遥对君山，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视野开阔。与江西的滕王阁、湖北的黄鹤楼，合称“江南三大名楼”，素有“岳阳天下楼”的美称。

暑假的一天，阳光灿烂，岳阳市一中西藏部举行夏令营活动。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岳阳楼公园。公园里人来人往，有黄皮肤的，有白皮肤的，还有黑皮肤的，他们对岳阳楼的宏伟壮丽赞不绝口。

岳阳楼分三层，采取不规则的四柱结构，飞檐与楼顶均盖着黄色的琉璃筒瓦，太阳一照，金光闪闪。正门上方挂着一块牌匾，写着“岳阳楼”三个镏金大字。走进大门，正对门的壁上镌刻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此文形象地描绘了站在岳阳楼上所见的洞庭湖不同景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千古流传的名句。脚踏光洁的木板楼梯登上楼去，在第三层楼内俯视浩瀚的洞庭湖，只见波浪滚滚，一派壮阔景象。相传，岳阳楼是三国时吴国鲁肃为检阅水兵而建造的阅兵楼。如今的湖面上，船只来来往往，可以想象当年鲁肃号令水军出战时那种战船齐发、鼓角喧天、旌旗蔽日的场面是何等壮观。

整座岳阳楼，建筑工艺精巧，造型优美，结构严谨，浑然天成。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么宏大的建筑，竟没有用一颗铁钉，没有用一道横梁，实为我国古建筑物中所罕见的。不觉一天就过去了。回望夕照下静静的岳阳楼，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岳阳楼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

“和尚”三爹

杨璐

长沙县春华镇洞口村外，有一座山冈。半山腰上，青松翠柏环绕着一拱青石板彻围水泥盖顶的坟墓。清明前后，来扫墓的人络绎不绝。你也许会想，这坟里躺着的，不是一位曾经权势显赫的要人，就是一个几孙满堂的老者。但你看看碑文，就会发觉，这里长眠着的，原来是一位独身老人。墓碑上刻着：张公松云之墓——洞口村全体村民敬立，1994年2月。

张松云何许人也？为什么一村之民为他建坟立碑？说起来话长。如果你到洞口村来打听张松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你要是问“和尚”三爹，这方圆几十里的老老少少，却无人不晓。其实，“和尚”三爹就是张松云。据说张松云小时候常去白云寺玩，寺里的慧民禅师看他颖慧忠厚，戏言要收他做弟子。虽然不曾受戒剃度，却因他独身一人，终生未娶，人们便称他为“张三和尚”，到40多岁时，尊之为“和尚”三爹，渐渐地把他的大名给忘了。

三爹在学校当工友，从小学到中学，一干就是20多年。人们都说当工友又累又脏又呕气，可三爹却干得乐呵呵的。他为师生种菜做饭，就像为自家人操劳一样，起早忙晚、不知疲倦。有人说，三爹种的菜园像花园，真是一点也不夸张。园子里的菜蔬四时不断，八节长青。花开时节，引来蜜蜂、蝴蝶翩翩起舞，一畦畦的菜花鲜叶茂，就像一首首清新的诗。不要说去摘菜，就是到园子里走一走，也觉得心旷神怡。很多人说，三爹为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学校里的师生，校园周围的乡亲，谁有个头疼脑热，三灾两难的，三爹心中都有个数。不用你开口，茶水汤药，钱粮财物，就送到了你手里。尤其是学生伢子，没有一个跟三爹合不来的。

人道孔夫子有门徒三千，三爹虽然不是先生，但敬慕他的弟子只怕连他自己也数不清。单说有一个叫张力的学生，进中学不久，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为了不使张力失学，三爹用自己菲薄的工资替张力交纳每期的学费，支付生活费。张力也争气，考取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张力参加工作后，对三爹的资助铭记不忘，常常回来看望三爹。

在认识三爹的人的心目中，三爹是个善良忠厚的大好人，按说这样的大好人，活他100岁也不嫌多，谁料三爹刚填好退休登记表，还未来得及告别工作一辈子的学校，竟在农历癸酉年大年三十晚上，无疾而终，与世长辞了。讣告发出，大家有如痛失亲人，涕泪淋漓。一些远地的人闻讯，也赶来参加三爹的追悼会。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三爹的难得之处，感人之处就在于他一辈子默默无闻、心甘情愿地做好事。他虽然没读过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也不会高谈阔论共产主义的大道理，但他一生奉行的，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百姓，用他一生的奉献谱写了一曲不朽的乐章。他的美德对后人的影响，将同刻在墓碑上的名字一样长存。

愿更多的人了解“和尚”三爹这个人，愿更多的人学一学三爹无私奉献的精神。

随爸爸下乡

柳舟

大年初四，我有幸随爸爸和他的一些老知青朋友，来到二十几年前他们曾经劳动生活的地方——常德县黄土店乡。

我们在汽车里颠簸了近4个小时，终于来到了黄土店乡。

我们每人在镇上吃一碗面条后，大家就分散到自己曾经下乡的地方，去看望父老乡亲们。

我们一行除了爸爸和我外，还有一位叔叔和阿姨，他们以前和爸爸都在一个生产队劳动。在路上，碰上一位认识的老农民。他本来是要进城去办事的，见我们来后，二话没说，就带着我们去一家家拜访。

我们首先来到老支书家。这位老支书大约有70多岁，他见到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握住我爸爸的手，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没想到你们还会来看我。”

我看到晒谷场上有一头牛，觉得很新奇，想与牛合影，又害怕牛斗我。老支书赶忙跑过去帮我牵着牛，叔叔也跑来站在旁边替我壮胆，在“咔嚓”一声中，我与牛合了一张影。随后，我们来到一位老生产队长的家里。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谈起20年前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在他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我爸爸睡的那张床。

我们又拜访了几位老农，大家几十年不见，兴奋地交谈着，回忆过去的日子，畅谈今天的日子。知道还有些农民生活仍很困难的时候，爸爸他们马上拿出一些钱来，并且和农民们分析农村当今的形势，商量脱贫致富的办法。

我坐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谈话，深有感触：父辈们过去确实走过一段艰难、坎坷的历程，而曾经与知青们朝夕相处的农民们那种勤劳、善良、乐观的精神，又多么令人感动和钦佩。

晚上，应一位老农的热情邀请，我们去他家喝擂茶。大圆桌上，摆满辣椒萝卜扁豆丝等农家土特产，大家以香喷喷的擂茶代酒，一边谈一边笑，融洽亲热得像一家人。

第二天，我们要走了，许多农民提着各种农家土特产来送我们。大家情真意切话离别，我灵机一动，“咔嚓”一声，摄下了这珍贵的场面。

弯曲的小山路

唐中华

“呱……”一只乌鸦站在挂满桐子的油桐树上叫着，声音是那样的阴森悲凄。

她站在坡上，泪眼凄迷，望着那条通往学校的小山路。明天，就要永别那条路，嫁给那个偏远的小山寨里给了继父 2000 块的大男人……想着，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父亲的坟上。

“爸爸，我不要嫁人！我要读书！你为什么抛下我一人不管啊？！爸爸——”她伏在坟上嘶哑着嗓子哭喊着。几天来，她总是哭，可泪水打不动继父那颗被钱迷惑僵硬的心。她木然地坐在坟头上望着山路，任凭那泪水无声地流着……

突然，她紧盯着山坡头，那不是——是她，没错。“黄——老——师——”她叫着不顾一切地奔去，不料脚被石子一绊，摔倒在田埂上，她立即爬起来又跑。她一头扑进黄老师怀里，哭着喊着：“黄老师，我要读书！我不嫁人！”

“别哭，别……”

“老黎，听说你不让孩子读书了，要她嫁人，是吗？孩子还小，这样做违犯了婚姻法，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再说，多学点知识对她将来也有好处啊！”

“……读是可以，但我没有钱给她交学费！”

“这样吧，学费由我出！”

她伴着黄老师走了很远。

“回去吧，学习要努力啊！在家里要多做点事。”黄老师抚摸着她的头。她强制着将出眶的眼泪，紧抿着嘴点了点头……

她站在坡上，弯曲的小山路上，黄老师那披着秋阳余晖的背影，愈走愈远……

后 记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由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主持编选。在协会的倡议下，会员单位中有 100 家自愿参加了编选工作。各家自编一卷，全套文库共 100 卷。

各家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导向正确、思想健康、文字规范、格调高雅、贴近少儿、体现特色的原则，筛选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代表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之作，因此各卷都有一定的质量。当然，由于各个报刊的主客观条件不尽相同，质量上也就难免存在差距，但是总体看来，这套《文库》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报刊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少年儿童报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足迹。

编辑这样一套《文库》在我国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不足，可能有不少谬误，敬请各方人士和小读者指正。

《文库》卷目中，各卷的顺序是按以下原则排列的：按报刊的性质分为 8 类；同一类中，中央单位主办的在先，地方单位主办的在后；同是地方单位的，按所在行政区划的顺序排列；同在一地的，按创刊时间的先后排列。

《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同心出版社的支持，在编辑过程中，一批少年儿童报刊界的老编辑审读了各卷文稿，特此致谢。

1997 年 3 月

